

【梁惠王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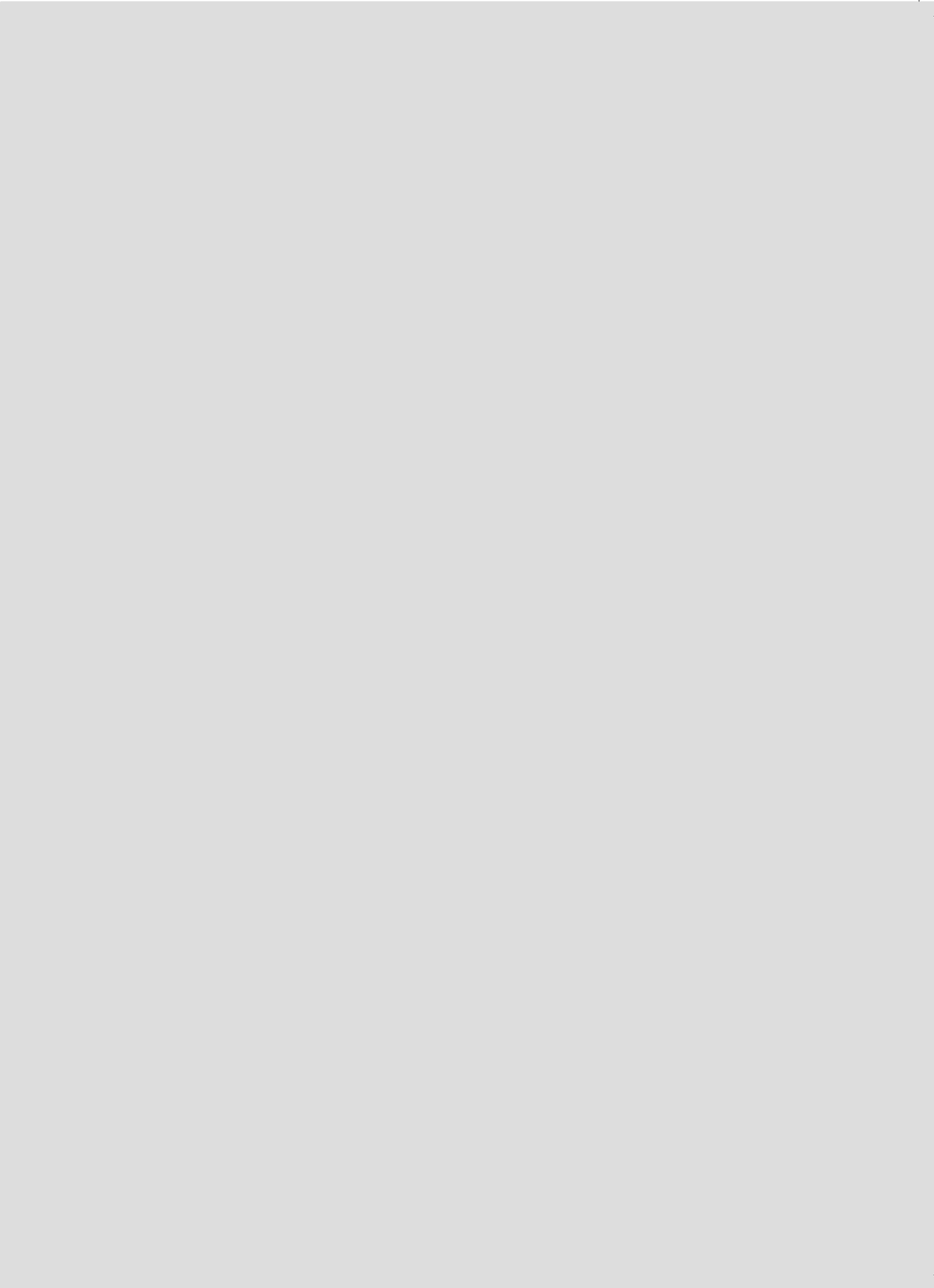
徐醒民先生講述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於寡人，然天下之不似大君，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圖，方七十里。」

孟子研讀講記

(一)

雪明講習堂 印行



孟子之一 目錄

前言 一

梁惠王上

- 一、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五
- 二、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 一七
- 三、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二九
- 四、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 四五
- 五、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五一
- 六、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五七
- 七、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六一

梁惠王下

- 一、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一〇一
- 二、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一一三
- 三、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一一七
- 四、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一二九
- 五、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一四三
- 六、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一六一
- 七、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一六五
- 八、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一七一
- 九、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一七五
- 十、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一八一

目錄

十一、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	一八五
十二、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	一九三
十三、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	一九九
十四、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二〇一
十五、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二〇五
十六、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	二一一



孟子研讀講記(一)

儒學小組 敬記

前言

《孟子》這部書加上《大學》、《中庸》、《論語》，合起來一共四部書叫做四書。我們過去讀書人，從小開始讀書的時候，讀了《三字經》、《百家姓》這一類的兒童讀本之後，接著就念四書。《孟子》也是在四書之中，過去讀書人很重視這一部經，因為孟子是跟子思學，是子思的學生，子思就是孔夫子的孫子，他是跟孔子的大弟子曾子學來的，曾子就把孔子的道，也就是學說思想一以貫之，能夠傳下來。所以四書《論語》是孔子的言論記載下來的一部書，《大學》就是曾子著作的，曾子把孔子所講的道，很完整的在這一部書裏面，寫得非常扼要，可以說是可以代表儒家的道。子思寫的《中庸》，他是用另一種方式，也把孔子的道、他的學說思想，很完整的把它傳下來。孟子生的時代是在春秋之後的戰國時代，孟子的家鄉是在鄒——現在山東省的一個鄒縣，古時候這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不足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個魯國的附庸國，到後來就變成跟魯國併在一起了，現在就是山東省的鄒縣，

一個縣，孟子就是這個縣的人。

孟子一共寫了七篇文章，這七篇文章就是一部《孟子》，古人注解把每一篇分成上下兩篇，七篇上下來說有十四篇。第一篇就是〈梁惠王〉，〈梁惠王〉就是因為這篇開頭的這一章，這一章就是「孟子見梁惠王」，這個題目也跟《論語》是差不多，《論語》比如說上論開始的時候〈學而〉篇，〈學而〉篇就是因為第一章就是「學而時習之」，就用那「學而」兩個字做這一篇的名稱。《孟子》也是這樣，在開頭這一章，「孟子見梁惠王」，就把梁惠王做這一篇的名稱。

再解釋梁惠王，梁惠王本來是魏國的，魏國在春秋時代是晉國，晉國在那個時候，本來這個國家有六家的卿大夫，到後來逐漸逐漸併吞成為三家的卿大夫，這個三家卿大夫是韓趙魏，魏早期的時候是跟韓趙，他們都是晉國的三家大夫其中之一。到了戰國的時候，這個三家各自都獨立了，成為國家了，這就是到了戰國時代。因為在春秋是五霸，五個大強國，到了戰國的時候就是七雄，有七大強國，魏惠王也是七大強國之中的一個國。後來為什麼稱為梁惠王呢？原來他的位置是在山西，

在山西省那個地方，後來在他做惠王的這個時候，他就把他的首都遷到大梁，大梁是在現在河南省的開封這個地方，因此他遷到大梁這個地方，他就稱為梁惠王。惠是一個諡號，他另外有名字的。王，我們知道稱為這個王，就是在三代的時侯，夏商周天子，夏朝的天子，商朝的、周朝的天子，才能夠稱為王的。三代以前的，像伏羲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他們叫五帝，稱為帝。從夏朝開始稱為王，叫做三王的時代。後來到了東周，東周雖然還是周天子的天下，但是天子的勢力已經很衰了，他們都是由這些大國家，春秋時代就是齊國、晉國這些大國諸侯，依靠他們來護持天子，否則這個天子就做不下去了。在春秋時代就有像楚國，他就首先稱王，到了戰國的時候，這些國家陸陸續續的都稱王，所以在戰國時代，這些國君也都稱王，因此在這裏梁惠王他是一個國君，不是天子，我們首先明瞭這一個歷史的事實。

這一篇開頭一章就是「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這個人，他處在戰國時代，他跟那個時候各國君主是一樣的，都是注重講功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功利主義，功利擺在前面，所以他跟各國君主都是同樣的見解，他們所實施的政策、用的

人，都是注重功利這一方面的事業，用人也是要講求功利。既是講求功利，要求人才了，（梁惠王）除了在他自己國家之內，還又向外面各國來邀請很多有道德的人，到他這個國家裏面來，幫助他來治理國家，希望有一些外面的人來，把他這個國家治得很好。他所謂把國家治好，就是在這個功利主義思想大前提之下，把他的國家治得很強、很富足，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之下，孟子就到了梁國見了梁惠王。我們現在就看這一篇了。

梁惠王上

(一)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我們看第一章。我們現在先把這一章經的文字看一看。「孟子見梁惠王」，孟子到了梁國來，既是梁惠王請外面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來了，孟子既然來的話，梁惠王就接見孟子。孟子見到梁惠王的時候，「王曰」，梁惠王就說了，「叟」，叟這個字

就是稱呼老年人，如同我們現在就是稱呼您老人家，或是您，這就是叟的意思，叟這個字當老字講。王跟孟子說了，您老人家「不遠千里而來」，孟子從山東到河南，這一條路是很遙遠的，因此就用千里來表示從很遠的路到梁國來。不遠就是說你不怕這麼遙遠的路，不辭這個遙遠的路程，而來到我這個國家裏面來。既是不辭遠路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想您老人家既然來了，會給我這個國家帶來很有利的這些利益的事情來了，所以利吾國，這個利字當動詞講，有利於我們這個國家。你看，這個第一句話，就是利字當頭，講這個利。

我們知道孟子的學術思想，他既是跟子思學來的，子思是根據曾子學來的，曾子就是直接從孔子那裏學來的。孔子的學術最重要的是教人家學做聖人，學聖人在《論語》裏面講，孔子自己說「志於道」，整個的儒學最高的目的就是教人家學道，道成就了就是學成聖人，聖人他在人間一切是自由自在。像我們普通人，你說是官位做得再高，古時天子，那可說是官做到極處了；財富，發財發得再雄厚，你拿現在來講，全世界第一號財富的人，每年世界有個統計，今年現在又統計出來了，全

世界第一號的豪富就是比爾蓋茲，他的財富說是五百六十多億美金，那可以說是多得不得了了。但是要問古時候做天子的、現在全世界的大富翁，雖然了不得了，但有一樁事情辦不到，到了壽命終了的時候，一死這個死字他沒辦法。要死的時候，歷代的天子，古今中外的，你說他的權力那麼大，他沒辦法，他那個權力可以壓制他所有天下的人民，但是壓不住這個死字，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全世界首要的富翁，要死的時候，你的錢再多，也買不到請一個最好的醫師來把你治得不要死，你的錢再多，也請不到這樣的醫師來。所以這個死字，死亡的生與死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解決。但是就我們中國文化來講，孔子是把歷代帝王聖人的道，到他這個時候，他集其大成。集大成最重要的是教人家學道，學道明瞭道就能夠成就聖人，成就聖人人生死問題就解決了。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特別是講儒學，必得了解孔子的道。孟子呢，他就是繼承孔子這個道。道有層次的，道一般人你一下子學、開始學，不懂，那麼講德，道德的德。講德一般人也很難懂，然後就講仁。仁，孔子就講「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仁以下就講世間一切的學術，科學的、哲學的、藝術的，在平日之下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一切藝術，都是用一個藝字做代表，「游於藝」。

孟子講這個道，講的學術就從仁上面開始講。仁，他覺得一般人還不大容易明瞭，就加上義字，仁義。所以我們就看，當孟子聽到梁惠王一問，您老人家到我們梁國來，對於我們梁國是有利的嗎？這一問的時候，正好跟孟夫子的仁義、講仁義相反的，所以孟子就說了，「王何必曰利」，惠王你何必講這個利字呢？假如你專門只講這個利，不講別的事情，所以孟子講，你何必一定只講這個利呢？除了利之外，還有別的更好的東西，那就是說「亦有仁義而已矣」，除講利之外還要講這個仁義，講仁義而已矣，「而已矣」就是能夠講仁義所以把一切都包含在內了，所以已矣。你只講利不講其餘的話，你這個利很有限的，而且副作用很多。你如果講仁義的時候，你所要求的這個利，自自然然的包含在這個仁義之中，講仁義所得的利是真正的利，不是你所講的那種急功近利，眼前所看的那個小利。仁義，你要講求的話，他給你這個國家帶來這個利是真正長遠的利，是真的利，所以孟子答復這兩句話。這兩句話就是這一章經最重要的一個主題，主要的意義就在這兩句話之中。

下面孟子就是一條一條的跟他分析、跟他解釋。首先孟子就說了，「王曰」，你

啊、指的惠王，你要是說「何以利吾國」，你做國君的說何以利吾國，你國內的大夫、卿大夫，他也跟著你說了，「大夫曰何以利吾家」。這個家是大夫之家，大夫之家是什麼呢？那個時候，國君封一個大夫給他一塊土地，這個大夫他子子孫孫就在這塊土地上成為大夫之家。那是封建社會，封建封了大夫，大夫有了家，你國君說何以利吾國，大夫他也可以說何以利吾家。大夫以下的「士庶人」，士就是一般的讀書人，庶是一般普通人，庶當眾字講，眾就是民眾。一般讀書人以及一般民眾，他也跟著說了：「何以利吾身」。這樣一來，好了，「上下交征利」，征這個字當取字講，交這個字就是上下互相取的意思，上下交征利，在上面的人要向下面取利，下面的人要向上面爭取這個利益，這就是上下交征利。這樣一來，「而國危矣」，你這國家就危險了。

先把這個上下交征利，就由於你提到一個利字，這個先說出來。然後就舉一些事實來，為什麼是國家有危險呢？在春秋時代就有弑君，弑就是殺，臣子把君主殺了，春秋時代就有了，到了戰國的時候就更多了。孟子說了，「萬乘之國」，萬乘是

什麼呢？乘是車輛，在這裏是講兵車，兵車就等於現在的戰車一樣。在那個時代按照制度，按照種田的土地面積來講，上了多少的面積，種田的人多少家數，然後對國家他要繳納一個是稅、一個是賦，稅是維持國家正常的財稅，賦就是準備動員作戰，用在軍事上面。這個賦按照一定的土地，到了什麼程度的時候，能夠徵收到一萬輛的兵車叫萬乘，萬乘之下有千乘，千乘之下有百乘。用戰車做一個代表，萬乘是什麼呢？天子。天子他所得的賦，可以出一萬輛的兵車，各國的君主就是諸侯，他有一千輛的兵車，諸侯之內的大夫之家，他所得的賦稅能夠有一百輛的兵車。所以拿這個做代表，百乘是代表大夫之家，千乘是代表一個大國的國君，萬乘就是代表天子。明瞭這個之後，我們就看孟子說了。「萬乘之國」，萬乘之國就是天子。「弑其君者」，把天子殺了，是誰呢？「必千乘之家」，必然是千乘之家，指的是國君，這個國家的國君。這個在歷史上有事實的，在春秋時代已經有了，春秋時代以前，比如說夏朝，夏朝出了個后羿，后羿就把夏朝的天子殺了。夏朝天子是萬乘，那個后羿算是個諸侯，那就是這裏所講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就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國君被人家殺害了，是誰呢？不是別人，就是他國家之內他所封

的這個大夫——大夫之家。這裏需要解釋一個名詞，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家指的是國君，國君為什麼不講國只講家呢？在那個時代，國君這個國既是天子所封的，封給他之後，他這個國、這個國君，這個國就是他自家的，就是他自己的，全國就是他的一個家，所以這是千乘之家。把這一段解釋之後，從歷史上講，孟夫子所講這有事實，在過去的歷史弑天子的是國君，到了春秋以至於戰國，弑國君的——把國君殺害的，就是國內那些卿大夫，很多。

下面他就分析給梁惠王聽了，「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按照那個時候俸祿來講，就等於現在這個國家制定的，在民主國家做了總統，他一年的薪俸多少，就拿美國來講，各州的州長他一年的薪水多少，下面的地方官薪水有多少，都有比例的。在古時候，從天子到國君到大夫，他們的薪水都有一定的比例的。這個比例是什麼呢？十分之一，諸侯的薪俸是天子的十分之一，諸侯國內的卿大夫所得的俸祿，他所得的薪水是諸侯的十分之一。所以這裏這樣說萬取千焉，一個諸侯、一個國君，他跟天子比較的話，他取得天子的十分之一的俸祿。千取百焉就是指的

卿大夫講，卿大夫跟國君比較起來，他所得的俸祿有國君的十分之一。這就是「不多矣」，不算是不多，不算是不多就是很多了。你想想看，萬乘的天子，你國君得了他十分之一，可以說是很多了，卿大夫得了國君十分之一的俸祿，也是很多了，所以是不為不多矣。

但是呢，孟子從一般人都有不好的習氣——惡習氣，惡習氣是什麼呢？貪心太重了。在別人看，你這個國君得到天子十分之一的俸祿，已經是很多很多了，但是他還是貪得無厭，卿大夫也是如此。貪得無厭，你要怎麼樣的教他不貪呢？這個不是講利益、講功利，能夠教他們不貪，講功利是不可以的。所以他說「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就是誠然的意思，是真正的話。你這個做國王的人，真實的話，你要是真實的只講利——先利，你對一切人，你自己做一切事情，就把利字放在前面，就叫先利。後義是什麼呢？把這個仁義放在後面，孟子就說你真實的、你真正要是把這個仁義放在最後，一切事情都以這個利字當頭，放在前面，那好，不奪不饜。那就照應上面講的上下交征利了，而國危矣了。上下交征利就是互相爭奪，不爭奪

不感覺滿足，那個饜當滿足講。就國君來講，十分之一他不滿足；卿大夫的十分之一他也不滿足，所以一定要爭奪，奪得比他更多。

下面就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把利字放在前頭，就引起上下爭奪，上下爭奪，你的國家很快就亡了。下面，你要避免國家危險，那怎麼呢？要講求仁義。仁義這個仁字，仁是從那裏開始？從家庭父子、父母兒女，從這開始。父母對於兒女講這個仁慈，他是必然有仁的。兒女對於父母盡到孝道，孝是什麼呢？《論語》裏面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就是仁的根本。所以在家庭裏面，父母兒女之間講究孝慈，孝慈就是仁。所以《中庸》裏面講，仁是什麼呢？「親親為大」，親親就是家庭倫理講孝講慈。再講到義，義在五倫裏面講，五倫是家庭裏面父子、夫婦、兄弟這三倫，家庭以外呢？社會，一個是君臣，一個是朋友。古時候君與臣，明君要用賢臣，賢臣一定選擇明君，他才去做他的臣子。如果不是明君的話，真正一個讀書人他不去做他的臣子，所以明君與賢臣這個君臣之間，他是道義之交，道義之交這個義一切合乎正義。朋友也是，也是道義之交，朋友，《論語》裏面講「無

友不如己者」，無友不如己者的友，就是選擇朋友都是合乎正義的，大家所講的、所求的都是道義，這才能結交為朋友。所以這五倫在外面講的話，要講究這個道義、講究一個義字。這兩句話就是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從來沒有一個講仁的人，而遺棄了他的親——遺棄了他的父母。一個講求仁德的人，他知道小的時候，父母把他養大，辛辛苦苦的。他自己長大了，事業有成就，能夠自立了，但是父母老了不能做事情，這個時候兒女能不養活父母嗎？這是天經地義的，兒女奉養父母也是一個仁。仁是孟子所講的良知良能，從良心裏面出現的。所以一個有仁德的人，他拋棄了他的父母，遺棄了他的父母，有這種事情嗎？所以孟子說「未有」，沒有。再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一個講道義的人，而把這個君主的危險、君主所交辦的事情，他敷衍，他不忠誠的對待他的君主，有這樣的臣子嗎？沒有。

所以這樣看起來，「王亦曰」，你這個做國王的人也應該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你應該說像我所講的亦有仁義而已矣。應該講仁義，何必一定要講這個利？把利字放在前面，這是要不得的。

這一章講完了，最重要的，孟子開頭，他的著作七篇之中第一篇第一章，就把利與仁義這兩者辨別得清楚，利害就在你是一個明君，是不是講求仁義？你把國家治得好治不好？就看是講仁義還是講利。修道的人更要辨別這個仁義和這個功利。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上】

(二)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我們現在先看經文，把經文的文字先看明白。開頭這一句跟第一章是一樣的，「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這個時候是在梁國，這一次見到梁惠王。這一次「王立於沼上」，沼是池沼，大的池，「顧鴻雁麋鹿」，池沼外面有一座大的園囿，園囿就是大的公園，相當於國家公園那個規模，但是這裏不是公園，是梁惠王私人的一個大

的園，園裏面有池沼。他在池沼上面顧，顧就是在那看，看什麼呢？有鴻雁，鴻雁是在空中飛的鳥類，麋鹿是在陸地上行走的獸類。舉鴻雁、麋鹿這兩種代表其他的各種珍禽異獸，他這個大花園裏面，各種珍貴的鳥獸很多，所以這裏拿這個鴻雁麋鹿做代表。顧就是在那裏欣賞，看這些鴻雁麋鹿。

孟子來見梁惠王，梁惠王就問了，「曰」，這個曰就是梁惠王說的話，梁惠王就問了，「賢者亦樂此乎」。賢者是梁惠王稱呼孟子，前面第一章稱叟，稱孟子是老人家，這裏是賢者，就孟子的道德方面尊稱，稱他賢者。賢者就是你這位大賢人，亦對於這裏，我這個花園這裏面這些好的禽獸，也感覺很樂嗎？樂此，對於這裏也感覺很樂嗎？下面就是孟子對他講的話。「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你問我賢者亦樂此乎。本來梁惠王賢者是稱呼孟子的，孟子在這裏答復梁惠王的話，就不單指自己，他把這個賢者推開來說，推開說是什麼呢？指的做國君的人。賢者而後，你問是不是樂此，樂是像這樣的池沼，池沼旁邊花園裏面的這些珍禽異獸，誰不樂呢？大家都感覺很樂，都很喜好歡樂這個環境。但是有個前提，要是一個賢者，「賢者

而後」，必得是成為一個賢者，必得是個賢人以後，而後就是先是一個賢人，成就賢人之後，「樂此」，這個樂此，這句話有條件的。有什麼條件呢？你必得具備賢人這個條件，才能夠談得上樂這裏的鴻雁麋鹿。反過來講「不賢者」，比如說做國君的人，他是個賢者，做了賢者之後，他才能夠樂這裏的鴻雁麋鹿等等，這些好東西。反過來說不是賢能的、不是個賢者，這個國君不賢，不賢相對的來講，他就是沒有品德的人，沒有品德的人是怎麼樣呢，「雖有此」，雖然他有這樣美好的一個池沼，這麼大的花園，有這個，此就代表這個好的大園囿。「不樂也」，不樂也並不是說這國君在這裏不快樂，不是如此。不樂也就是說你做一個國君，不是一個賢君，而是一個暴君，對待國民是暴虐的人，是暴虐之君，你有這樣好的一個花園，不樂也，你樂不長久，不能在這裏一直樂下去。為什麼呢？從歷史上講，一個暴君他這個政權不會長久，所以是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不能夠在這裏一直樂下去，這個很重要。

下面孟子就舉出詩，詩是很重要，詩的用途很廣。這個詩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詩經》，孟子就舉《詩經》說了。「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

成之。」這個詩就是現在《詩經》裏面有〈大雅〉，《詩》裏面有〈國風〉、有〈小雅〉、有〈大雅〉。〈大雅〉裏面有一篇詩，叫做〈靈臺〉。孟子就舉出〈大雅〉〈靈臺〉這一篇詩，這篇詩裏面就有這幾句話。「經始靈臺」，靈臺，是周家在武王伐紂之前，文王在西邊是個小國家的國君，文王是後來周家有了天下的時候，武王追尊文王，追尊一個王，原來他是一個西伯昌，是伯。文王在那個時候，在西方他的國家裏面，他繼承他父親給他國君位置的時候，他要建一個臺。這個臺是做什麼用的呢？就等於現在的天文臺一樣，觀察天上的氣候、氣象，我們現在看天文臺，主要的是看氣象，附帶的看看地有沒有地震這一類的。在那個時候，除了看氣象之外，最主要的是觀察天上的星斗，觀察天上的星斗及四時的風雲氣候，建了這個臺有這種用處。「經始」，開始，經開始，比如說我們現在建築房屋、或者其他的各種工程，你總得要先設計。就拿建築房屋來講，還要請建築師來設計、畫一個藍圖，這叫經始。經始靈臺，在開始這樣做計畫的時候，到後來「經之營之」，經之營之計畫做好了，建築這個臺子，圖也畫出來了，要用多少材料、多少人工，也都計算出來了，那就營之，就開始動工來做了，營之。營之，你要有人來做，叫那些人來做呢？這

些民眾，「庶民攻之」，庶民就是民眾，庶當眾字講，眾民，很多國內人民，攻之，攻之就是營之，攻當治字講。他來治之，就像建築房屋一樣，房屋由設計師設計好了之後，由營造商按照圖來治作、來建築。營造商不一定自己動手，他要招募很多工人，這些工人來自民間，由這些庶民來做這個臺叫攻之，那就要很多。「不日成之」，成就是完成，不日就是沒有很久，不用很久的日子，不用很長、很久的日子，很短的時候成之，這個臺就建築完成了，這是一篇詩裏面前面的四句。

再繼續，繼續四句說，「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前面四句那個臺已經建築成功了，建成了。建成了之後再追溯前面在建築的時候，開始建築的時候，就是「經始」，「勿亟」，勿亟這個亟字就是催得很緊急，勿亟就是文王跟那些工人講、跟那些庶民講，大家不要太辛苦，你慢慢的做，不要緊急、急急忙忙的，大家勞累得太過了，不必。這叫勿亟。這是文王告訴那些庶民，你們保持體力，不要辛苦太多，勿亟。在開始做的時候，文王就是照顧那些庶民。可是，「庶民子來」，文王這樣愛護建築這個臺子那些庶民，就如同家裏父母愛護他的兒女一

樣，深怕他兒女在工作之中身體受了傷害，所以告訴他不要那麼趕工。可是庶民呢，文王這樣愛護他，庶民就把文王看作父母一樣。庶民子來，他們這些人來做〈靈臺〉，就如同幫助自己的父親來完成一樁事情一樣，這叫子來，如同兒子來替父親辦事情一樣。你看看，這詩裏面是講文王怎麼樣對待他的國民，他的國民又怎麼樣受他的感動，拿他當父親看待。這在詩裏面表現得多麼深刻，這是講在建築的時候那種狀況。「王在靈園」，靈臺，這個臺叫靈臺，園呢，園是整個大的花園，這個臺上面，在這個靈園，「麇鹿攸伏」，麇鹿是母的鹿，鹿有公的有母的，任何動物都是兩性，麇鹿是母性。攸伏是什麼呢？攸是很安閒自在的伏在那裏，沒有站的，伏在地上，文王在那裏看，母鹿在那裏很安然自在的伏在地上，因為這個鹿一見到人就害怕，鹿是一見人馬上就逃走了，但是文王在看，這個母鹿伏在地上。還有一個意思，為什麼只講母鹿呢？母鹿在這裏，牠懷孕了，這個靈臺、這個園圃，對於這個鹿牠的生活環境非常好，非常適合牠在這裏生活活動，牠在這裏能夠很悠閒在那裏懷孕，所以伏在那裏很自在的享受好的環境。

下面兩句繼續說「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濯濯就是講麀鹿這個母鹿懷孕的時候，或者沒有懷孕的這些鹿，身體養得很肥，肥是吃得也好，身體長得也好，很豐滿，這叫濯濯。除了這個以外，也表示麀鹿在這個環境之中，很悠閒自在，有一種歡喜的狀況，這叫做濯濯。鳥類，「白鳥」像鶴這一類、鴻雁等等，「鶴鶴」，鹿這一類身體養得很肥、很豐滿叫做濯濯。鳥類這一類，牠吃得也好，身體也長得很美好，叫做鶴鶴，叫白鳥鶴鶴。這就是文王在靈囿欣賞麀鹿、白鶴。麀鹿、白鶴在這裏那樣安閒娛樂，都是得到文王仁君，才能享受這樣好的環境。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靈臺那個池沼，池沼就是前面梁惠王在沼上那個沼，就是大的池、水池，這裏是講在這個沼上、在靈沼上面，於物魚躍。文王一站在靈沼岸上，看看沼裏面的、水裏面那些魚類，除了魚以外，還有龜，還有其他很多水族類的動物，這就拿魚做個代表。文王一到靈沼上，一看於，這個於讀鳴，於是一個語助詞，就是嗚呼那個嗚字，一個讚嘆的語氣。於物，物是當滿字講，這個靈沼、這個池沼裏面養了很多很多的魚類，物就是代表很多的意思，它這個字本

身就是當滿字講，滿在這裏講沼裏面魚類很多。很多的魚、還有其他的動物，一看文王來了，就非常歡喜，歡喜就像這個魚跳起來了，躍，躍就是從水裏跳起來，於物魚躍。這就表示文王他的愛護人，這個仁德不但對於他國內的庶民仁慈愛護，就是對於鳥獸、水裏的水族動物這些魚類，讓牠們都受到感應，當文王一來的時候，牠們都歡喜，像這魚都歡喜跳起來了，從水裏面跳出來了。

這個就是佛家講的眾生都有佛性，鳥獸魚這都是眾生，佛性不但我們人類有佛性，鳥獸蟲魚都有佛性。就儒家的學術來講，都有聖人的本性。比如說子思作的《中庸》，《中庸》裏面講「天命之謂性」，天命之謂性就是我們眾生都有本有的性，人有天性，鳥獸魚類都有這個天性。都有天性就中國文化來講，這就是聖人，成聖人就憑這個天性成就的。現在在這個鳥獸動物來講，牠既有有聖人之性，現在聖人文王來了，互相交感。文王聖人能感動鳥獸魚類，鳥獸魚類都有這個本性。所以在佛家講念佛法門，念佛法門自己念阿彌陀佛，老老實實的一心在那裏念，一心念就自己不要起雜念，淨念提起來佛號，這就是自己的淨念跟佛、跟阿彌陀佛發生交感

的作用，這就是感應。他這個道理也是如此。

上面的詩舉出來以後，孟子就講「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文王用，以當用講，使用庶民的力量為臺為沼，來建造這個靈臺、建造這個靈沼，「而民歡樂之」，這些庶民都歡樂，歡樂之，歡樂在這個靈臺大家都歡樂。歡樂什麼呢，「謂其臺曰靈臺」，叫這個臺，謂就是叫，叫這個臺叫做靈臺。「謂其沼」把這個沼就叫做「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這些庶民，樂指這裏，這個靈臺裏面，內外這些花園裏面，有麋鹿、有魚鼈，麋鹿是這個花園陸地上的動物，魚鼈是池沼裏面、水裏的動物，大家都在這裏樂。接著是說這樣好的這個臺、這個沼，不只一個人在那裏樂，是庶民在這裏樂，所以再說「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古之人就是指的文王，文王以外還有其他的明君，他們與民偕樂，偕樂與一般民眾同樂，一同在那裏歡樂，故能樂也。照應前面賢者而後樂此，所以能夠長久的在這裏樂下去，賢人、明君跟他的庶民一同在這裏樂，唯有如此才能夠樂。

再就反面的意思，「湯誓曰」，〈湯誓〉是《書經》裏面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成湯

王伐夏桀王的時候、放桀的時候。夏桀王是個暴君，他要把夏桀王政權推翻的時候，他動員帶領軍隊誓師，誓師對天宣告，這個叫湯誓。在湯誓裏面有這幾句話，「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害在這裏讀曷，曷這個字就是遏止，這事件不能做了，把他遏止下來，遏止遏這個字把左邊走字邊不要，右邊那個曷字，這個害字就跟那個曷字是通用的。害就當曷字講，是曷喪，這個「時」當是字講，是就指的這個日頭、這個太陽，太陽何時才喪失掉了。這個意思從那來的呢？夏桀王曾經自己比喻，天上有太陽，我呢有民眾，我有人民，我就是太陽，天上的太陽要滅亡的時候，我就滅亡，天上的太陽沒有滅亡的話，我就不會滅亡，夏桀王這樣狂妄，他說的這個話。說了這個話，那時候一般人民不聊生，大家很怨恨，就說這個太陽，那是比喻的話，時日這個太陽什麼時候你才滅亡呢，我就寧願跟你同時滅亡。因為現在民不聊生，大家活得太痛苦了，也不想活了，我就願意跟你這個太陽一同同歸於盡，一同死掉就算了，可見那時候夏桀王的民眾怨恨到什麼程度了。因此成湯王討伐夏桀王的時候，在他誓師裏面就引用這兩句話，表示夏桀王無道暴虐，應該要滅亡。

孟子在這裏舉出這兩句話來說明，下面就說了，孟子評論的話，「民欲與之皆亡」，就像夏桀王那個時代，一般民眾就想，他活不下去了，就想與夏桀王皆亡，一同滅亡了，嚴重怨恨到這個地步的時候，你做國王的人，「雖有臺池鳥獸」，雖然有池、有鳥、有獸，這一方面指的文王的靈臺、靈沼，一方面照應前面梁惠王的沼，雖然有臺池，臺池就是靈臺，池就是池沼，這裏面有那些好的鳥獸，「豈能獨樂哉」。不是一個聖人的君主，而是一個暴君，招致民間的怨恨，怨到那種地步，雖然有好的臺、好的池、那些珍禽異獸，你能夠獨樂嗎？一個人在這裏樂，不會長久的。把這個理論說給梁惠王，讓他聽。

孟子的確是大賢人，處處講究這個仁義、講這個教育，他就拿這個仁義，舉出這些歷史上的事情來教化梁惠王，讓他做一個明君。他要是做了明君，他的國內一般庶民當然就好了，真正受到利益了。如果不如此，像梁惠王只講一個利，而且那個利不是長遠的利，眼前的那個小利，他雖然有個園囿，他不能享受很久。孟子拿這個道理來勸告他，還是叫他學仁義。我們學道的人，要想學聖人，雖然我們現在

不做國君，也沒有從事政治，可是我們如果有什麼好處的時候，不要自己享受，比如說我們做生意發了大財了，我們這個大財，我們自己一個人享受多少，多餘的你不如把這個拿出來救濟他人，你這樣就是仁義。講到從事政治的話，你一切都是要學古時候仁君施行仁政，果然這麼做，你就是學聖人，這就是我們學道的人，要從這方面來領會。

(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

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這一章我們一小段一小段的來看，「梁惠王曰」，這是孟夫子到了梁國，梁惠王這次又跟孟子談話，他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寡人就是梁惠王自己稱呼自己，他說我對於我的國家，我想把我的國家治得很好，可以說盡心焉耳矣，我把我的心用得很多，都是用在老百姓，希望如何利益老百姓。怎麼樣盡心呢？「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內，梁惠王他本來就是魏國，韓趙魏這三國的魏國，後來因為遷到大梁，現在叫做河南省開封這個地方，所以他稱為梁，魏國在黃河以北，舊的時候都稱為河內，河東就是在大梁，他現在的首都。他說在河內就是黃河以北、也就是河南省以北那一帶，他說那裏年歲收成不好——凶年，凶年就是農作物遇到或者是旱災、其他的影響，所以這一年沒有收成，叫凶年。這個時候

怎麼呢，他移其民於河東，把河內的民眾遷移到河東來，河東也是黃河以東。「移其粟於河內」，同時把其他的糧食移到河內去，因為河內凶年，有一部分人遷移到河東，還有沒有辦法遷移的，把其他地方的糧食移到河內來，這樣可以說是盡心了。「河東凶亦然」。如果說是河東遇到凶年的話，也是這個辦法，亦然。他說「察鄰國之政」，察是他自己觀察，觀察與他接近的鄰國，他的鄰國的政治「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不只一國，比如說秦國齊國不少，還有楚國等等，他們這些國家的國君所辦理的政治，無如寡人之用心者，他們那些國君都沒有像我，寡人就是惠王自己，沒有像我這樣的用心。「鄰國之民不加少」，但是像這樣觀察的結果，鄰國那些國家他們的民眾沒有減少，「寡人之民不加多」，我的這個國家人民沒有增加多起來。「何也」，這是什麼道理呢？什麼原因呢，他問孟子。

「孟子對曰」，孟子就答復他說，「王好戰，請以戰喻。」王就指的梁惠王，他說你是好戰，梁惠王在戰國時候，大家都知道他是好戰的，好與鄰國作戰。既是好戰，請以戰喻，我就拿作戰來說給你聽一聽，請你聽聽作戰的比喻。「填然鼓之」，

填然鼓之是什麼呢？鼓是在作戰的時候，古時候兩軍擺下陣，古時叫打仗，打仗就是兩邊都擺開陣仗，然後擊鼓，擊鼓在開始作戰的時候，雙方的戰鼓擊得很兇，填然，填然就是形容鼓的音聲擊得很猛、很密集，叫填然。填然鼓之，戰鼓打得那麼密集，填填然在那裏打。「兵刃既接」，戰鼓一開打的時候、一攻擊的時候，雙方面兵刃，兵就是武器，刃就是刀這一類的，既接，兩軍就是交接了、就是接戰了。接戰的結果怎麼樣呢？「棄甲曳兵而走」，有一方作戰敗了，打了敗仗，打了敗仗就是往後撤退了。棄甲，甲，作戰的時候身上穿的盔甲，頭上戴的帽子叫盔、胸前、身上披的穿的叫甲、鐵甲，防對方的攻擊。打了敗仗的時候，把這個甲就拋棄掉了。曳兵，兵是武器，曳兵，或者是拖著兵器往後走。「或百步而後止」，棄甲曳兵往後走的時候，或者是走了一百步然後止下來。「或五十步而後止」，或者是走了五十步而後止。走了一百步就是他開始先往後跑，五十步而後止是他比較後，比較在後才往後跑，這個時候走了五十步的軍人他就笑百步，他說你呀膽子小，往後跑這麼快，則何如呢？這意思孟子就問梁惠王，像這樣往後逃五十步的人他笑一百步的人，這個合理不合理呢？他說「不可」。「曰」就是惠王說的，不可以這樣子。為什麼呢？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直當但字講，或者是當特別的特字講，他只是，但也好、當特字講也好，我們好懂的話，只是沒有跑一百步而已，但是雖沒有跑一百步，你跑了五十步，是不是跑啊？跑了五十步往後跑也是往後逃走啊，所以這樣說起來你怎麼能夠笑一百步的人呢？「曰」，這個曰是孟夫子就說了，「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王你如果知道這個道理的話，那就是說五十步不能夠笑百步，你無，你就不用希望、望是希望，你就不要希望你的民眾多於鄰國。這是什麼道理呢？前面講的那個比喻，現在就是說你知道這個比喻的道理，你前面講你對於你的國家、國民，你是用盡了心思，既把這心思用在老百姓的身上，你希望你的國家民眾比鄰國要多，但是從你懂得五十步不能笑百步的這個道理之後，那你不要存著這個希望，你不要希望你的民眾多於鄰國。

為什麼道理呢？下面他再舉出例子出來，孟夫子說話非常善巧，可以說有特別好的辯論才華，他知道這個道理用直接的說明，對方不那麼容易了解，所以再舉出例子，舉出事實的例子來讓他了解。他說「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不要違背

農人工作的時間，農人工作的時間就是從事農業，在內地古時候一年農作是一季——一季，這一季春天是耕種，夏天是除草，秋天是收穫。這個三個時期，春夏秋這三個時期都是農忙的時候，農人特別忙，這是農時，國家不能違背，就是說你在這三個時期，不要叫農民來替國家辦事情，讓農民辦他自己的春耕、夏耘、秋收，這三個時期讓他們自己全副的力量用在農作上面，如果真的這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穀，就是拿這個穀代表所種的稻米以及其他的作物，就拿個穀來做代表。不可勝食也，勝讀平聲讀生，勝當盡字講，勝食就是吃完了、吃盡了，不可勝食也就是吃不完的意思，你如果不違農時的話，讓農民耕作得很好，收成好，糧食就是吃不完的。

「數罟不入洿池」，數這個數目字現在有好幾種讀音，在古時候這個數字讀促，促罟，罟是一種網，數罟就是這個網的孔很小，很細的那個網。這個很細的網來捕魚，不入洿池，洿池就是水不流動的池塘，那個池塘的魚養大了才能夠把牠撈起來，用魚網把牠捕、把牠撈起來，如果說是還沒有長大，那個小魚不能夠把牠捕起來，

因此有這個限制。有這個限制的時候，撈大魚只能夠用大網，網口很大的可以撈大魚。網小這個數罟、細網，它就不是如此，它就連小的魚也把牠捕上來。如果你把小的魚捕上來，好了，這個一網打盡了，大魚小魚通通都把牠捕上來。只撈大魚的話，小魚還可以繼續長，你現在把這個小魚也撈起來，裏面就沒有魚了，所以有這個限制——數罟不能入洿池，不能到洿池裏面去撈魚，這樣的話「魚鼈不可勝食也」。那個洿池裏面魚鼈還有很多其它水族動物，只要數罟不入洿池的話，小的魚鼈可以在那裏慢慢的長大，等牠長大了再捕上來。這樣這個洿池裏面經常的有魚鼈，這樣的魚鼈不可勝食也，一般人對於魚鼈這一類的就吃不完，大的吃完以後，小的又長大了，這是不可勝食也。

再說「斧斤以時入山林」，斧是砍伐樹木的那個斧子，斤也是那個斧的一類，這個有大有小的不同。這個入了山林砍伐樹木，砍伐樹木也有一個時間的限制，以時，以時就是在一定的時候才能夠到山林裏面去砍伐。什麼時候呢？春天夏天樹木都在生長的時候，這個時候斧斤不能夠到山林裏面去砍伐，到了什麼時候呢？到了

秋天樹木凋零的時候，樹葉凋零就表示樹木不繼續生長了，這個時候斧斤可以到山林裏面砍伐樹木下來使用。如果守著這個時候以時，遵照這個時候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些木材、樹木，木材，材是什麼，可以做種種的用具，木就是可以做材，也可以不做材料，用作燃料等等，這叫材木。不可勝用也，如果你保持住以時入山林的話，山林裏面那些樹木在春夏之間都能長得很好，到秋天砍伐一部分，到明年的春夏又可以繼續生長，這樣的話你的材木也就使用不盡的。

這三種，一是糧食、一是做菜餚用的魚鼈、一是做一般木材用的這些材木，只要你能夠守著這個原則，「穀與魚鼈不可勝食」，米穀、魚鼈不可勝食就是吃不完，「材木」也用不完，「不可勝用」。這樣的話是，「是」就是指的上面這兩句話講的，「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你治國你把你這個心思用在國民身上，你說你盡心焉耳矣，怎麼樣的盡心？這樣的盡心。這樣的盡心可以使得一般民眾他的養生，養生是養活自己、自己家裏的人、父母，這一家的生活都能得到安養。喪死，父母之喪、父母死的時候，也能所需要的，例如說是材木，材木要做棺槨這一類的，都可以辦

理這些喪事，不至於缺乏。因此你這樣的話，使得你的國民養生喪死沒有憾，憾當恨字講，沒有遺憾就是沒有恨。反過來講，這些問題不能解決的話，民眾活都活不下去了，父母之喪也不能辦理喪事，這個時候民眾當然對於你這個國君當然有怨恨的。你能夠辦到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這是實行王道，王道不但是做天子要行王道，做國君也要實行王道。實行王道怎麼實行法子呢？那就是要實行仁政。仁政這個仁，比如說你做國王，你做國王不要想著自己怎麼享受，你前面講的你盡心焉耳矣，你盡心為著民眾生活、養生喪死，你的心思就放在民眾這個身上，讓他們養生喪死一切沒有遺憾，這是你仁政一個開始。也就是說你實行仁政，政治也行王道，基本的就是教民眾養生喪死無憾。有這個基本的治理基礎了，然後一步一步的，王道很多，仁修滿了以後就是等於道德了，你是有道之君了，但是這個是王道的開始。

再說，「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畝之宅，這是按照古時候那個井田制度來講的，井田制度土地規劃的時候，能夠種農作物的土地劃成九

個方塊，劃出的結果就像一個井字，井字中間一塊這是做公家用的，四邊一共有八個方塊田，八個方塊田就是授給一般農夫，讓他們自己耕種，這是私人的田。中間的一塊是公家的田，旁邊八個區域這個田，一家農夫可以分一塊，可以說是有一百畝。在這個一百畝之中，每個農夫一百畝之中，可以提出五畝，五畝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就在田邊二畝半建築一個住的房屋，在這田的附近，他可以在耕田的時候住在那裏。另外兩畝半就是建築在社區裏面，這個社區是一個村莊這一類，合起來有五畝。在五畝之宅，宅就是住的房屋旁邊種的桑樹，種樹只能在住宅區種樹，不能種在田邊，種在田邊的話，種的稻穀這一類受影響。所以他只種在五畝之宅房屋的旁邊，利用這個土地來種樹。種的什麼樹呢？種的桑樹，種了桑樹以後可以養蠶，以桑樹葉子養蠶，然後抽絲做成帛，這個絲織品。這樣的話每一家的農人種樹可以養蠶，五十者，年歲到了五十歲的時候，可以衣帛矣。衣帛可以穿上好的、保暖的衣服了，衣帛這個帛就是絲織品。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家裏養的畜生，畜生不外乎是養的雞、豚（是豬）、

狗、彘(跟豚一樣也是豬，有小有大的不同)，畜是畜養。家裏養的雞豚狗彘，無失其時，也要講究養的時候。養的時候是什麼呢？就讓這個雞豚狗彘，讓牠們繼續能夠繁殖。繁殖比如說雞讓牠能夠生蛋、然後再孵卵、再抱出小雞出來。狗也是如此，豬這一類可以讓牠懷孕，什麼時候懷孕，懷孕之後什麼時候生產，你這個家裏養的這些畜生，都要懂得什麼時候待牠好好的，讓牠自己能夠繼續的繁殖，這叫不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養了這些家裏的畜生，養得很好，只要讓牠繼續能夠繁殖的話，七十歲的人可以食肉了。古時候吃肉也不是每天的吃、經常的吃，這個含有很多的意思。儒家的學術思想也是不鼓勵吃眾生肉的，動物肉也不能夠隨便吃，什麼時候吃呢？在祭祀的時候、在有重要的客人來的時候，招待客人，或者是過年、過節的時候，可以吃動物的肉。但是到了年歲七十歲的時候，年紀老了可以不限時候，可以吃肉了。七十可以食肉的話，這要家裏的雞豚狗彘能夠養得很好，讓牠能夠繼續繁殖。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百畝之田，就是井田制一個農夫之家，他能夠接受

國家分配給他一百畝農田。一百畝的農田，你政府裏面，就是國君不要奪他的農作的時間，這樣的話讓他在春夏秋這個三時，他可以春耕夏耘秋收，這個時候他的農作物收成很好，「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數口之家就是農家他家裏的人口，有的有好幾口，不一定的，有的是八口、有的是六七口，這叫數口之家。這個數口之家你只要不要違背他農作的時間，不要奪取他的時間，他這個家就可以沒有饑了，就是有得吃了。

除這個以外，你做國君的時候，上面所講的都是民生——民眾的生活，民眾生活解決之後，那就是教育很重要。所以「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庠序是什麼呢？周朝的學校叫做庠，殷朝的學校叫做序，孟子在這裏把周朝殷朝兩代的學校合起來講，那就是說你要辦教育，舉辦學校這個教育，你要謹慎的辦理。謹慎的辦理是怎麼樣呢？最重要的除了培養那些受教育的學生們如何從事他們技能的教育以外，最重要的是講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孝悌之義，申之以孝悌之義，教學生懂得孝道，悌就是如何尊重自己的兄長，把這個孝悌之義教好了以後，學生

在家庭裏面懂得如何孝順父母、尊敬兄長。再把這個道德教育推廣到社會上，這個就發生很大的影響，怎麼樣呢？「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能夠謹庠序之教，孝悌之義都教育好了以後，這些頌白的人，頌白就是到了年紀的人頭髮就慢慢的變白了，變白是變了一半，頭髮一半的白髮，一半還是黑髮，這叫頌白。頌白之人在古時候大概是五十歲以上的人，五十歲就開始頭髮慢慢白了，白到一半到後來完全白，這裏指的一半，不必等頭髮完全白了，只要這個頭髮白了一半，拿年齡來講，五六十歲這樣年齡的人，他可以不用負戴於道路矣。負戴於道路就是運送這些東西，比如說糧食、其他的用具。負是背在背上，戴是頂在頭上，頌白之人就不必在路上運送東西了，他就可以不用做這些事情了，因為這個體力已經慢慢衰了，所以不必負東西、戴在頭上戴東西。

「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到了七十歲，穿的這個帛、穿好的衣服，能夠吃肉。黎民，黎是頭髮黑的年輕人，他們吃得飽、穿得暖，叫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你能夠這樣，老年人可以不用工作，可以衣帛

食肉，年輕人也不受饑寒這樣的苦，果然這樣做的時候，然而你不王者未之有也。你在你的國內不是一個王者，或者是不能夠王天下，天下的人不歸於你，孟子說我還沒有看得到，沒有這回事情，那意思就是說只要按照上面去做的話，你一定是一個王者。

下面從反面來講，孟夫子的文章、說話，那可以說是非常好，「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如果說狗彘食人食，家裏養的狗養的豬，牠們有牠們吃的東西，牠跟人的食物不相同的，如果說因為年成好，人的糧食很多，讓牠們狗彘這些動物來吃人的糧食，而不知檢，檢是檢肅，不能因為糧食富足了，就讓狗彘也來吃了，這個時候應該要講究把這個糧食儲存起來這一類。如果不如此，讓狗彘來吃人食。還有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塗是路上，道路上有人餓死了，國家不知道把國家儲存的糧食拿出來救濟一般飢餓的人。這樣做的時候，結果「人死則曰非我也」，國內的民眾死的時候，你做國君的人說了，不是我要他死的，「歲也」。歲是這一年的農作物沒有收好、沒有收成，這是饑荒之歲。「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你這樣說那個路上餓死的人，你沒有拿國家的糧食出來救濟飢餓的人，同時你平時也不知道儲存糧食，你說造成飢餓的不是你，責任不在你，是這個年歲不好，這個就如同刺人而殺之，你拿一個武器把人家刺殺了以後，還說這不是我殺的，是兵，兵是武器，是這個武器來殺人的。你講那個話，人死非我是歲，何異於，何異於就是有什麼不同呢？把人家刺死說不是你刺的，是這個兵是武器刺殺的，這有什麼不同呢？

說了這個以後，孟夫子就說了「王無罪歲」，王你不要歸罪於歲，歲這個字在這裏就當凶年來講，農作物沒有收成、收成不好，這個凶年，你不要把這些責任歸罪於凶年，「斯天下之民至焉」。你一切責任要自己負擔起來，要講究怎麼樣真正的使民眾能夠在民生問題不饑不寒，再講究庠序之教、甚至孝悌之義，這個時候天下之民自然至矣，都會歸向于你。就照應前面講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你要想想看，你能夠這樣做，你是不是這樣做了？你這樣做的話，你就不必憂患自己國內的民眾不加多，天下之民都會到你這個國家來。

這章書孟子是教他怎麼樣注重解決民生問題，以及講求道德教育，這是這一章書的兩大要點，在古時候當國君的人、甚至於當天子的，這兩個一個是養民、一個是教民，兩大要點。這兩大要點做了之後，那就可以王天下了。

(四)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他跟孟夫子說，「寡人」就是梁惠王稱呼他自己，「願安承教」，我願意安然的、很安心的來承受你老人家的教導。「孟子對曰」，孟子一聽梁惠王這麼說，他就說了：「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如果說是殺了人，殺人不是徒手殺，用一個梃一個刃，梃是杖、比如說拐杖那一類的東西，一個木棒子，刃是一個刀，用這個杖、用這個刀，這兩種工具殺人，有沒有不同呢？「曰：無以異也」，梁惠王說沒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呢？以杖殺人也把這個人殺死了，用這個刀、用這個刀殺

了人，也是把這個人殺死了，用的工具不同，把人殺死了，這個結果是一致的，是一回事情，所以說沒有不同。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再繼續說，一聽惠王說這個沒有不同，下面就說這個殺人的刃與辦政治這兩樁事情連在一起講，比在一起講。以刃殺人與政治殺人，有沒有不同呢？「曰：無以異也。」挺與刃是殺人，再拿這個與政治殺人相比，也沒有不同，一樣的。

「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孟子開始就說了，假使這個國君，庖是廚房裏面，廚房裏面有肥肉，自己享受的，廐有肥馬，養馬的那個馬廐裏面，馬餵得很肥，這是你的生活、你的享受。可是外面的，「民有飢色」，有飢餓的國民沒有飯吃，吃不飽有飢色。「野有餓莩」，在野外，你這國君的城市以外，這個野外有餓死的人，餓死了叫莩、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率這個字在這裏文言讀法讀碩，碩就是率領的意思，你這樣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使得外面民有飢色，野有餓莩，你就是帶著吃人的猛獸來吃人是一樣的。「獸相食，且人惡之」，禽獸牠互相食，比如說大動物老虎吃小動物，水族裏是大魚吃小魚，那是獸相食，這些獸相食一般人看起來都

是惡之，看都看不下去，很厭惡，就厭惡那些大動物吃小動物，看著都不忍心，「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你為著人民的父母，做天子也好、做諸侯也好，甚至於做地方的行政官長，都是父母官，都是拿你治理之下的民眾當作自己的兒女，你就是民眾的父母，所以為民父母行政，替他們辦政治，不免於率獸而食人，免不了率領猛獸來吃人，這個就是前面講的野有餓莩，民有飢色，造成這個有飢色、有餓莩是你自己享受，不顧民生，就等於是率獸食人。你做民父母行政辦到這種程度「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在，惡當何字講，讀平聲，何在其為民之父母也，你怎麼能夠稱得上是民之父母呢？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孟夫子把這個講完了以後，就舉古人，古人有一個風俗，用俑、俑是木偶，一個人死了以後，其他的人用木頭雕的像個人一樣的人像，這叫木偶。用這木偶來陪葬，陪著這個死去的人，陪他一起下葬，就是俑。這個俑之前，一般只用什麼呢？用草紮起來，用草紮起來做一個形狀而已，用那個草來陪葬。到後來是進一步用木頭雕的像個人偶，這叫俑。一旦用人偶、用俑

來陪葬的時候，孔子一看，這是不對。為什麼呢？俑雕出像個人的形狀，什麼事情不能開端？一開端了以後，就可以用這個木頭的人偶，到後來就逐漸逐漸使得那些殘暴不仁的人，用活的人去陪葬，可能有的後果。所以孔子（仲尼就是孔子）說始作俑者，其無後乎，開始作這個俑的人——就是做木偶陪葬，開始做俑的人，其無後乎，他大概沒有後代子孫了。為什麼呢？用心不正，開了這一個殘忍的、罪惡的一個開始。雖然在開始是做一個木偶，就是因為這木偶像個人，雖然木頭是沒有人的生命，但是他指向一個人，在孔子看起來都不好。所以孟子說了「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始做俑的人大概沒有子孫、沒有後代了。為什麼呢？孟夫子說了，「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因為這個木偶像個人，雕成人像用來陪葬，這在孔子看起來都不對的。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拿這個來看，孔子認為用人偶指像個人樣子都不好，都沒有這個道德了，那你做國君的人，讓民眾飢餓、餓死，如同那個率領野獸吃人，那你比那個始做俑怎麼比法子呢？始做俑他還沒有率獸食人，你使得你國

內的民眾沒有糧食吃、飢餓而死，就等於率獸食人一樣，比之於作俑的人，你的罪過比他多多少倍數。

這是讓梁惠王了解，梁惠王前面講我願意承受你老人家的教導，孟夫子不說別的，就拿這些事情來教導他，你要我教導，那就是你要把這國家治得好，你治國最重要的你要注意民生，你民生辦不好，就是等於率獸食人一樣。孟夫子那真是一個大賢人，大家稱他是亞聖，這實在是是的。要不然我們現在一般人說，一個國君求教於你，你說一些恭維的話就不錯了，他不是如此，他是真正教導他，教他實行仁政。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上】

五〇

(五)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梁惠王這次又跟孟夫子談話了。他說我晉國，天下沒有比我晉國更強了，「叟之所知也」，叟是稱呼孟子，你老人家是知道的。梁惠王為什麼講晉國呢？在春秋時代晉國是一個大國，晉國之內有六家卿大夫，卿大夫就掌重要的政權，到後來六家被韓趙魏這三家把另外的三家逐漸逐

漸的消滅了、併吞了，併吞到後來韓趙魏三家。到後來韓趙魏三家各自就獨立成為一個國家，魏國、韓國、趙國，每個國家都還是以晉國自居，所以他還是稱呼晉國。韓趙魏三家大夫成立國家，就是由春秋時代進入到戰國時代，這是戰國時代了，他說我們晉國是天下沒有那個國家比我晉國強，這孟夫子你老人家知道。「及寡人之身」，到我這個身上，我來做魏王的時候，「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東邊跟齊國作戰，打敗了，這還不算，我的長子就在作戰之中陣亡了。「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在西邊我喪失了土地給秦國，有七百里的土地。「南辱於楚」，在南邊我受楚國的侮辱，不只一次的侮辱，「寡人恥之」，我很覺得羞恥。「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我願意，比是代替，代替死者，最重要是他長子，還有其他作戰死亡的人，我願意代替那些死者壹洒之，這個三點水一個西字，在這裏跟那個洗刷、洗東西、洗衣服那個洗是一個字，我願意代替死者壹洒之，洒就是洒除掉、洒除掉那些恥辱。如之何則可。你老人家認為有什麼辦法能夠洒除這個恥辱，代替死者報那個仇恨。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你是個大國受了這些恥辱，你要想怎麼樣

的報復人家，維持自己的強國，孟子認為這個不是辦法。你的辦法應該怎麼呢？實行王道，實行王道不在乎你的國土地面積是大小，就算是一百里見方的土地，都可以實行王道。這個一百里比如在周朝，周朝武王伐紂以前，文王是在西北這個小國家，他的土地只有一百里——一百里見方的一個小國。那個時候還是殷紂王的朝代，文王那個時候三分天下有其二，殷紂王的天下諸侯，有三分之二的諸侯國都來歸向于文王。可見得你要把自己的國家治得好，一百里這樣的地這個國家都可以實行王道。

「王如施仁政於民」，你要實行王道，你必須要實行仁政，實行仁政於民，把這個仁政施給老百姓，一切合乎仁義這個政治為誰做的呢？為老百姓做的，叫施民。怎麼樣施民法子呢？「省刑罰」，對於老百姓有犯什麼罪的時候，你不要太苛刻了，盡量的減輕、減少，省刑罰。「薄稅斂」，向老百姓徵收稅收，稅斂就是稅收，要盡量的減輕。「深耕易耨」，讓老百姓他自己深耕，耕種得很好。易耨是耘草，耨是耘草、除草的工具，讓老百姓能夠春天耕種得很好，夏天耘草也耘得好。易耨是

什麼呢？田裏的雜草把它除掉，讓禾苗很順的長得好，易就是簡易，除了雜草以後，禾苗很簡單，沒有其他雜草來妨礙它，它長得很好，叫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年輕力壯的人在工作之餘，在農事以外的時間，還有暇日，你教他們，修就是學習，學習孝悌忠信，孝悌就是仁的根本。再說人與人間的來往，以至於國君，都要取信於人，都要講忠厚之道，所以讓他們學習孝悌忠信。孝悌忠信學了以後，「入以事其父兄」，入是在家庭裏面，他能夠對父母知道孝順、對於兄長知道恭敬。「出」呢，推這個孝悌忠信之道「以事其長上」，到外面對於年長的人，你在公家做事，機關首長都是你的長上、你的主管，你對他怎麼樣的來接受他的指導、怎麼樣尊重他。這樣的話，如果你這樣的一方面讓農人深耕易耨，一方面又教民眾孝悌忠信，整個社會風氣都改了、都淳厚了，那麼「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你不是要問怎麼樣壹洒恥辱嗎？我可以告訴你，你照上面這個辦法實行的結果，這是仁政，仁政實行的結果，你就可以讓你國內的民眾，拿這個梃，梃就是拐杖這一類的東西，來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撻就是撻伐，能夠攻擊，攻擊什麼呢？秦國是那時很強大的國家，楚國也是在南方一個大國，你不用別的武器了，你這個國內的

民眾，人人能拿著一枝拐杖——這個槌，就可以抵擋秦楚的堅甲利兵，堅甲很堅固的盔甲，利兵很銳利的武器。

為什麼呢？下面就說了，「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他們那些國家奪其民時，當老百姓農忙在耕作收穫的時候，讓他來替國君辦事，不讓他好好的耕作，就奪其民時了。奪其民時，那有吃的糧食？沒有了，所以不得耕耨沒有糧食，奉養父母都沒能奉養了，沒有糧食給父母吃了。「父母凍餓」，使得父母冬天沒有衣服穿、穿不暖，平常沒有糧食吃、受飢餓。父母都受了凍餓，自己可想而知，有得吃嗎？因此「兄弟妻子離散」，家裏的兄弟妻子都分散了，分散到外面各自謀生去了，或者是當乞丐了，或者是做什麼其他個人的生路了，這個家裏面不能夠團聚在一起了，家裏破壞了。「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那些國君等於把他們的民眾推到水裏面去，溺在水裏，溺在水裏的時候，那些民眾就希望著趕快有人來救他。而你去救他，你怎麼救他呢？你就是不用其他的武器，你只要去的時候，你的老百姓每個人帶著一個手杖、一個拐杖去，那些陷溺在深水的民眾希望你救他，希望你

去救他希望都來不及了，他們怎麼會來抵抗你呢？「夫誰與王敵」，你去征伐他、征討那些國家，不要帶什麼很厲害的武器，你去征他，這個時候誰與王敵，有誰與你王者、與你國王來抵抗呢？沒有人跟你抵抗。「故曰：仁者無敵」，所以說古人講仁者沒有敵人，沒有敵人就是你這個仁政，把自己的國家政治辦好了；鄰國相對的，他把老百姓推到水裏一樣的，你去征討他們的國家，就等於救他們的國民，從那個深水裏救出來，這就沒有敵人，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請你不要懷疑這個仁政。

這是梁惠王希望孟子給他出主意，怎麼樣洗刷他所受的恥辱，孟子告訴他沒有別的辦法，你要是以武力來把這些齊國、秦國、楚國征服了，辦不到，你用再多的武力也是辦不到。那不是辦法，你只有實行王道、實行仁政，這樣的話你就無敵了。

(六)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渟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孟子見到梁襄王，梁襄王是惠王的後人，襄王的襄也是諡號。孟子見到梁襄王出來之後，語人就告訴別人說，「望之不似人君」，看這個梁襄王，望望他不像是一個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接近他、跟他見了面，跟他一談話，沒有什麼威儀，畏是國君有種威儀，讓人一見就是敬畏，他不會

叫人感受到有什麼威儀，沒有什麼可畏的地方。「卒然問曰」，卒然是突然的，一個人說話，你問問題總是有序序的，他是沒有次序的突然問一句話。怎麼問呢？「天下惡乎定」，惡當何字講，天下現在這麼亂，怎麼樣才能夠安定下來呢？「吾對曰」，孟子說我對梁襄王說，「定于一」，你問怎麼安定，我告訴你，定于一。這個定于一是指的什麼呢？古人注解就是仁政，你要辦仁政就是能定于一了，一就是指仁政。襄王就問了：「孰能一之」，誰能夠一。下面孟子「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當嗜好，不嗜好殺人的，他能夠一之，這就是仁政，不嗜殺人的他他就是仁人，仁人來辦政治就能夠實行仁政，他就能夠使天下安定。「孰能與之」，襄王又問了，誰能夠統一或者贊成都叫與，誰與能一的人呢？比如說有人不嗜殺人，他要施行仁政，誰贊同他呢？贊同他或者是隨從他，這就是與之。

「對曰」孟子對他說，「天下莫不與也」，你只要實行仁政，你要有心安定天下，天下人沒有不與，沒有不贊成你。「王知夫苗乎」，下面說比喻的話，你知道種田的禾苗嗎，「七八月之間旱」，這是周家的七八月，就等於夏曆的五六月，七八月之間，

就是我們現在農民曆，就是夏曆五六月間，五六月間禾苗在田裏面正是要雨水來灌溉，才能成長，這個時候發生乾旱、沒有雨。「則苗槁矣」，這個禾苗枯槁了。「天油然作雲」，這個天油然，油然好像沒有、原因沒有，這個是沒有想到它開始雲起來了，油然就是原來沒有的，在一般人沒有想到的，它開始有了雲了。油然作雲，作雲之後「沛然下雨」，沛然這個雨下得很大、很充沛。「則苗浡然興之矣」，這一個有雲有雨，苗原來是快要枯槁，現在得了這個雨一滋潤，浡然，浡然就興起來了。

「其如是」，能夠這樣，你不嗜殺人的要定于一的話，他辦理政治就如同這個苗，農夫種的禾苗快要枯槁，天忽然油然作雲有雨，使這個苗又活起來了，你辦政治就像這樣的話，黎民一般民眾得到你這個仁政，大家都會與你，與你就會贊成你這個仁政。其如是「孰能禦之」，禦是把它阻止，這個其如是孰能禦之還是講這個天上起了雲了、下雨下下來了，天上這個雲起來，這個雨下下來，誰能夠阻止這個雨不要下呢？阻止不住，雨下下來，這個苗浡然興之矣，也沒有人能夠叫這個苗不要興起來，說比喻的話。

比喻說完了以後，孟夫子就說了，歸結到問題上來了。「今夫天下之人牧」，夫這個是個語助辭，天下之人牧就是人君，牧人牧是什麼？牧養，養民，養民、教民就是牧人，倒過來講就是人牧。天下的人君「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沒有一個人君不好殺人的。「未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引領就是仰著這個脖子、伸得很長，希望有一個人君出來。「誠如是也，民歸之」，你真能夠不嗜殺人要實行仁政，天下的人民、民眾都是把脖子伸得很高，就像望天上的雲雨一樣的，希望你來。那個民眾都歸到你這邊來，「由水之就下」，民眾歸向于你，就如同那個水往下，流到下面去。「沛然誰能禦之」，水往下流的話，誰能夠阻止水、阻止得住？阻止不住的。

孟夫子這一番開導，梁襄王應該得到啟發。所以看看，在這一章還是歸結到最重要的——你要施行仁政。施行仁政就是從不好殺人開始，不好殺人，你在國內要把民眾治得好，對外不要挑戰，不要對外面要打這個國家打那個國家，不需要。你只要把自己這個仁政實施好了，你就能定——安定天下。

(七)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

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

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這是孟子在齊國，齊宣王請教孟子，如何能夠像齊桓公晉文公那樣創造霸業的事情。這一章本來是孟子在齊國比在梁惠王早一些，孟子他是先到齊國，到齊國之後，跟齊宣王說話，談孟子的學說思想，不能夠投機，後來就離開了齊國，到了梁惠王這個國來。梁惠王為什麼放在前面呢？因為梁惠王開始一問就是「何以利吾國乎」，講這個利字，孟子開頭就是告訴他，「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在這裏開始就談到仁義，所以把它放在前面第一章。前面跟梁惠王談話，談了幾章以後，現在這裏就把齊宣王再接著記載下來。齊宣王這個時候雖然問的是齊桓晉文之事，

齊桓公那時候是周家封的那個齊國，是姜太公的國家，到了齊宣王這個時候已經不是了，是姓田了，田什麼呢？原來由陳國的陳完在齊桓公那個時候逃到齊國來，改姓為田，到後來姓田的就將齊國滅了，在這個時候這個齊宣王是姓田了，在戰國時候他就是田了。「齊宣王問曰」，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桓公晉文公他們的事業，可得聞乎，就是我可不可以請你老人家講給我聽一聽。他為什麼要請孟子把齊桓晉文之事告訴他呢？因為在春秋時代，齊桓公是第一個創造霸業的。他那個時候創造霸業，霸是什麼呢？霸根據古人講，霸當把字講，把事就是把持政權的，從齊桓公創霸業的時候，他就把持各國國君的政權，也就是說他領導那個時候各國的君主。不過那個時候，這個霸業有一句聽起來還是很好的口號，那就是尊王攘夷，尊王就是尊敬周天子，攘夷呢，夷是夷狄，就是抵抗外族的人來侵略。這樣憑著提出來這一句話，在當時的確是抵抗外面侵略的一個很好的事業。齊桓公後來慢慢衰下來，有晉文公開始繼續創霸業。總歸起來講，在春秋時代創霸業的一共有五位國君，那就是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國的楚莊王，那是在春秋時代的五霸。到了戰國時代，就是由於春秋那個時候，晉國三家大

夫各自都是獨立了，成立三個國家，把晉國滅了之後，三家大夫韓趙魏成立三個國家，由這開始到戰國的時候，到戰國時候有七強，七大強國齊楚燕韓趙魏秦。在這個戰國時代，那時各國就互相爭奪，大國家欺負小國家，這個時候很亂了。齊宣王所以在這裏問，齊國在這個時候也不算是強國了，所以他問齊桓公晉文公創霸業的事情，希望孟子跟他講一講。

孟子他的學說思想，他是由孔子這個學說承受下來的。孔子教人家學道，學道從那開始學呢？就是從講仁、講仁義開始學，所以孟子他那個時候到各國去見各國的君主、以及各國的大臣，他一貫的是想推行他的仁義之道，也希望各國的君主施行仁政，這是他到齊國、到梁惠王這個國家到各國去，唯一的目的。因此當齊宣王問齊桓公晉文之事的話，這與他到齊國來的目的正好相反，所以「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仲尼之徒，你問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我可以告訴你，仲尼就是孔夫子，孔夫子的學生沒有人曾道齊桓公晉文之事者，沒人曾道，就是說沒有人把齊桓公、晉文公的事情說出來，「是以後世無傳焉」，所以到後來齊桓公

晉文公這些事情，沒有流傳下來。既是沒有人流傳下來，沒有傳授下來的話，「臣未之聞也」，臣是孟子稱呼自己的，你問我能不能把這個事情說給你聽一聽，我啊我沒有聽過，因為仲尼的學生沒有說出齊桓晉文的事情，所以我不知道。既是不知道，你問到這樁事情，我無可奉告。「無以，則王乎」，我也不能不跟你說一些有關政治上的事情，無以，就是不得已，不得已的話，我要答復你的話，則王乎，必須要實行王道，實行王道，那就是天下各國諸侯都來歸向于你，這方面的事情我可以跟你談一談。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齊宣王一聽孟子說可以實行王道，實行王道要有條件，應該有德，有道德才能實行王道，所以他就問了德何如，要什麼樣的道德才可以王天下。「曰：保民而王」，孟子答復他，這個曰是孟子說的，保民要保護你國內所有的老百姓，這樣就可以王天下了，也就是你實行王道了。保民而王這個跟創霸業不同的，創霸業要有很多條件，不一定能夠創得成，因為你要創的時候，別人也要創霸業，你的阻力很多。但是要實行王道，你就盡量保衛你自己的國民，這種

事情「莫之能禦也」，莫之是無人，無人能夠禦，禦是當阻止你講，無人能夠阻止你。你實行王道，你保衛你自己的國民，誰來阻止你？這是孟子答復他的話。「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齊宣王就問了，若寡人者，這樣說起來，就像我，寡人是齊宣王稱呼他自己的，就像我可以保民乎哉，我可以保民嗎？「曰：可。」孟子很肯定的答復他可以的。「曰：何由知吾可也。」齊宣王又問了，何由你從何，由當從字講，你從那裏知道，從何而知道我可以保民呢？

「曰」，下面就是孟夫子答復他的話了，你問我從何而知道你可以保民的話，那我就舉出一樁事情來，「臣聞之胡齧曰」，我聞之，之是代表後面胡齧告訴他這件事情，就是說後面這樁事情，是胡齧告訴我的。臣聞之，我從胡齧那裏聽來的，胡齧就是齊宣王很接近的一個臣子，他告訴我說，「王坐於堂上」，有一天你坐在那個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有一個人牽著一條牛經過你的堂下，給你見到了，你看見了。「王見之，曰」，你見到之後，曰：你就問那個牽牛的人，「牛何之」，你把這條牛牽到那裏去？何之，之就是到什麼地方，你牽到那裏去？「對曰」，那個

牽牛的人說「將以釁鐘」。釁，我們一般人講挑釁的釁，在古時候做那個鐘，用金屬品燒成一個鐘，做成鐘有一些瑕疵，要用什麼東西把它彌補起來？把牛屠宰了之後，用牛的血把那個鐘上燒得不好的瑕疵彌補起來。一方面彌補這個鐘，再呢就是用這個牛來祭這個鐘，來祭神，使這個鐘能夠做得很好，這叫做釁鐘，這是古時候很重要的一個禮。他說這個牛是牽過去，用這條牛殺了之後來釁鐘來祭的。」王曰：「舍之」，你就告訴牽牛的人說了，舍之，把牠放掉吧。這個舍就是我們現在一般學的捨棄的捨，捨棄的捨現在這個字在左邊加一個手字邊、挑手邊，經典裏面不用那個字，就用這個舍字，一看就知道捨棄，之就是指的那條牛，就把這條牛放掉了。為什麼放了牠呢？「吾不忍其觳觫」，吾就是宣王稱呼自己的，我不忍心看牠那種觳觫，觳觫就是指的那條牛，牠知道被人家牽去，要殺自己來釁鐘的，所以恐怖得那個腳、後腳在發抖，觳觫是恐懼的一種狀況，那個腳一直在抖動，很可憐的樣子。宣王就說了，我不忍心看牠這樣恐懼，同時「若無罪而就死地」，牠這個恐懼不是犯罪的，若當此字講，當如此講，指的那條牛，此無罪，若無罪就是這條牛牠是沒有罪。牠是沒有犯任何罪，而就死地，而被人牽到那個地方去釁鐘，被人家殺了，

這叫就死地。牠是無辜的牽去要屠宰、要殺了，嚇得這個樣子，我不忍心，所以把牠放掉。「對曰」，牽牛的人就說了，「然則廢釁鐘與」，釁鐘這個禮可以廢除掉嗎？把牛放掉之後，就沒得釁鐘了，那釁鐘這樁禮就可以從此廢掉了嗎？「曰：何可廢也」，宣王就說了，釁鐘不可以廢，這個禮是不能廢的。既是不能廢，牛牝那樣恐懼的樣子，也必須把牠放掉、捨棄掉，那怎麼辦呢？「以羊易之」，拿一頭羊換下來，不能用牛來釁鐘，用一頭羊殺了之後來釁鐘，這應該可以了。這算是在宣王看起來不失是一個好的辦法。以上是孟子聽到胡齧告訴他這一樁事情。

下面說「不識有諸」，孟夫子把上面一段事情說完了以後，就問齊宣王，不識，就是孟子說自己我不知道，有諸，有這件事情嗎？還是沒有這件事情呢？諸這個字是兩個字，那兩個字呢？之乎，之就是臣聞之這個之字，乎是語助詞，《論語》裏面講不亦樂乎的乎，這個乎是代表不定的口氣，是一個疑問的口氣，之乎就是說我不知道有沒有，有之乎，有這樁事情嗎？這個諸字就是把這兩個字，念快了，之乎這兩個字念快了就變成諸，兩個音合併成一個音，一個音就是變成一個諸字。讀經

讀多了，遇到這個字就知道這是兩個字，意思就是說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樁事情。

「曰：有之」，宣王就答復孟夫子，說了有，有這件事情。

既是答復有這樁事情，孟夫子就說了，「曰」，這是孟夫子說的，「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這三句話是孟夫子這一篇很重要的三句。孟子說是心，這個心，就是指的齊宣王你的這一顆不忍心的這個心，不忍心看到牛那樣穀觶，你要把這個牛放掉，不讓牠去就死，這顆心足以王矣，足足的可以王天下，可以實行王道。但是下面就說了，「百姓皆以王為愛也」，可是一般老百姓不了解，他以為你用一隻羊把一條牛換下來，為什麼呢？認為你貪圖這個牛的價錢多，較值錢，羊呢，羊賣起來的話，錢沒有牛那麼多，所以是老百姓都會認為你貪財，用價錢低的來換下價錢高的牛，皆以為你有愛，愛是愛財。孟子雖然講老百姓認為你愛財，臣孟夫子說自己，我「固知王之不忍也」，我當然知道王是出於不忍心，並不是愛財，我了解，我不像老百姓那樣誤解，我是了解你的心。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穀觶，若無罪

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齊宣王一聽孟子說了上面這幾句話之後，他就說「然」，然就是對於孟夫子這幾句話，他接受了。接受了之後，「誠有百姓者」，誠然有老百姓如你老人家所講的，他會誤解我，他以為我是愛財，但是呢，「齊國雖褊小」，我齊國雖然很褊小，這個地方也不大，現在算是個小國家了，「吾何愛一牛」呢？雖然褊小，但是我做一個國君、做一個王，也不至於貪圖這一條牛吧，不會連這一條牛都在貪愛牠，所以說吾何以只愛、連這一條牛都在貪愛呢？不會貪求這一條牛的。那麼為什麼呢？「卽不忍其觳觫」，卽就是當我看到這一條牛在那樣恐懼，在那裏發抖，像牠這樣沒有罪而去就死，因此，這「故」就是所以，所以「以羊易之也」，用一頭羊易之，把這個牛換下來。這是齊宣王把他的心裏所想的，以及以羊易牛，他的動機說給孟子聽。

孟子就說「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孟子就針對他所講的就說了，「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無異，異當責怪來講，你對於你的老百姓認為你愛財，你不要奇怪，

你不要見怪，無異就是你不要見怪，或者是你不要責怪他們。他們只知道你「以小易大」，小指的是羊，大是牛，他們只看見你用那個羊來把牛換下來。「彼惡知之」，彼就是你的老百姓，這個惡字讀烏讀平聲，當何字講，他們那裏知道你這個以羊易牛出於不忍心，他們不知道。「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這是孟子說出他的見解，孟子把自己的見解說給齊宣王聽。孟子說了，王你若是隱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當痛字講，看見這個牛去就死，你替牠悲痛，因為牠沒有罪，被人家牽去死，你悲痛。但是你見到牛悲痛，羊也是，如果把羊牽過去殺了之後釁鐘的話，羊也是死，牛知道恐懼，羊知道去死的話，牠也是恐懼。「則牛羊何擇焉」，你對於牛無罪去死那樣恐懼，你替牠悲痛，羊也是去就死，也是恐懼，你也應該替牠悲痛，既都是要替牠悲痛，牛與羊又有什麼選擇的呢？應該是平等的，既是平等的話，那又何必講以羊易之，又何必用羊換下來呢？用羊換的話，羊去釁鐘去就死，牠照樣的是很恐懼、害怕得發抖，這樣看起來你何必有什麼選擇呢？

孟子這麼一分析，「王笑曰：是誠何心哉」，王就笑了，笑什麼呢？是誠何心，

這是什麼心。是誠何心哉，就是經過你老人家這樣一分析，我這個心就不平等。雖是不平等，但是我還要說明我的心理，「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我並不是愛財貪圖牛的價錢高，而用這個價錢低的羊來換下來，我不是愛這個財。雖然不是愛財，但是在行為上，我是拿這個羊來把牛換下來了，「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老百姓他只看見我拿個羊換牛下來，他們認為我是愛財，這是正如同你老人家所講的「無異於百姓」，不要責怪老百姓，他不知道我的心理，這是王講這幾句話。

下面孟子就說了，孟子說：「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無傷，傷是損傷的意思，損傷指的什麼呢？對於這個仁心沒有損，無傷就是無損於你的仁心。既是無傷於你的仁心，你以羊易牛這樁事情，「乃仁術也」，是你表現仁心的一個方法，是仁術。這孟夫子在儒家來講，他是個言語的天才，是非常高明，如果拿孔門弟子來講，他就類似宰我子貢，言語是第一流的人才。所以言語第一流的人才，他有辯論的才華，這個辯論的才華不是說你用很多的理由，把沒有道理的辯成有道理，讓人家辯不過你，那個不算是辯論的才華。孔子弟子宰我子貢，他有辯論天才，

他是教人家誠誠懇懇的願意接受他的意見，他說對方那裏不對，說得對方很願意接受他的意見。孟夫子就是這樣，你看他講的時候，講到齊宣王的心裏，讓齊宣王口服心服，這是孟夫子的口才，在這裏可以見到。你看以羊易牛這是仁術，何以見得仁術呢？你「見牛未見羊也」，這句話一般人想不出來的，連齊宣王自己也說不出來，他前面只能說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只講這個心理，沒有把這個道理說出來。孟子說你見牛有不忍心，而沒有見到羊，這個很重要。所以「君子之於禽獸也」，君子他對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見牠能夠生，見牠去死的話，都是不忍心的，你以羊易牛是只見牛而沒有見羊，這話說的是非常重要。君子對於禽獸是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一個有道德的君子，當然包括國王在內，他見這個禽獸，見到牠生——活的時候，見牠很愉快，不忍心見到牠無罪去就死，這是一般君子都是有這個心理，看到牛或者羊很恐懼的去死，他都是不忍心的，所以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為什麼呢？那些畜生無論是牛是羊，或是家裏養的那個雞也好，被拿去宰殺的時候，都是發出很痛苦的哀號聲音。聞其聲就是聽到那些畜生被殺那種哀號的聲音，聽到這種聲音就不忍食其肉，就不忍心吃那

個畜生的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因為這樣君子不忍心，所以遠庖廚也，庖廚包括宰殺畜生的地方，廚房裏面做菜餚的這些場地，君子離開遠遠的，不忍心到那些地方去。遠庖廚也就含有不願意吃動物這些肉。

下面齊宣王一聽孟子這麼說，「王說曰」，這個說當悅字講，在經典裏面用這個說字，意思就是那個左邊一個豎心邊的悅，在經典裏面用這個說字，就是跟那個喜悅的悅字是一個字。「王說曰」王就很歡喜、就喜悅，為什麼呢？聽到孟夫子這麼一說，就把他的這個不忍之心，以及以羊易牛這種仁術，都說得非常徹底，就說到他的心理去了。他這麼一喜悅就舉出《詩》裏面的兩句話，「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詩云，這詩是舉《詩經》〈小雅〉裏面有一篇詩叫做〈巧言〉，在這一篇文章裏面有這兩句話，「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忖度的意思，這個忖字當度量人家講，當度字講。根據說文解字忖就當度字講，也當思考的思字講。為什麼講度字呢？度是一種度量衡，用尺寸量物體是長是短，所以這個字豎心邊右邊是個寸字，寸字代表一個尺寸。度量人的心理，用什麼？有一個尺寸、有個標準在

那裏度量人家，所以《說文》就說這個忖字就當度字講，度的意思是來想別人的心理。在《詩經》裏有《詩經》的講法，在這裏就照這樣講法。他人有心，別人的心，一般講你沒有研究心理的話，別人的心很難了解。《詩經》這段話，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我能夠去度量他，度量他我就了解他的心理。齊宣王聽到孟子分析他的心理，他很喜悅之後舉出《詩經》這兩句話，然後加上一句夫子之謂也，夫子就是稱呼孟子的話，你老夫子就是《詩經》所講的這兩句話，你能夠把我的心理度量得非常徹底，我就是這個心理，你老夫子是有這個能力，能夠度我的心。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是一個語助詞，沒有意思的，「我乃行之」，你是度量我的心理，我是根據我這個心理來辦事情的，來行之，行之是指的以羊易牛，我是根據我的心理來做這樁事情。「反而求之」，做了之後，我回過來求我自己的心，「不得吾心」，不得吾心就是說我把這個事情做出來以後，我們國內的老百姓來誤解我，不諒解，他認為我是愛財，我再反而求之。不得吾心是什麼呢？我不能夠把我的心理裏要說的話說出來，就是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你老夫子能夠

把我的心意說出來了，「於我心有戚戚焉」，對於我的心戚戚，古人注解是當動字講，心裏動了，就是於我心有戚戚焉。你老夫子這麼一說，把我心的意思完全說出來之後，我心對於你老人家非常感動，我很受感動。

然後再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你老人家前面講過可以王，保民可以王，我這個心所以合於王者，講到所以然，講到所以然他能夠合於王，這個道理我還不明瞭。希望孟子說一說、再解釋一下。「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孟子又舉出一樁事情來，藉著這樁事情來讓齊宣王了解怎麼樣實行王道。他說「曰」，這個曰是孟子講的，「有復於王者曰」，復就是稟告，古人注解這個復當白字講，白是告白的意思，也可以說是稟告。有人或者是回報，回報王，回報王者說「吾力足以舉百鈞」，我的體力可以舉起一百鈞重的一個東西。一百鈞有多少重呢？根據這裏注解的說是三千斤，三千斤就是一百鈞，雖然斤兩度量衡的這個秤，古代與現代不完全相同，但是就古代的講，就算比不上現在的秤那麼大，三千斤現在舉起來，恐怕

現在還沒有人能夠舉得起來。你就是在世界運動會舉重的大力士，能夠舉重的，你叫他來舉三千斤，恐怕也舉不起來。這個人就說了，我這個體力足以舉出三千斤重的百鈞，百鈞就是三千斤，「而不足以舉一羽」，一羽是一個鳥的羽，這一羽我舉不起來，這是一樁事情。再有一樁事情，「明足以察秋毫之末」，明是指的眼睛，眼睛看得很明，看什麼很明呢？能夠觀察一個秋毫之末。毫是什麼呢？毫是動物身上長的毛。秋毫是什麼呢？有一些動物身上長的毛，到了秋天，舊的毛要脫下來、要落下來，再長新的毛，新長的毛叫做毫，叫秋毫，秋天新長出的毫。秋天新長出的毫很微細，細得讓人家很難看得清楚，這叫秋毫。秋毫還不算，秋毫之末，末是那個毫毛一個頂尖毛端的上面，那個太細微，所以到後來一般就把這個秋毫代表非常微細的東西，拿秋毫來做代表，秋毫之末是更微細了。假如這個人說他的眼睛，可以把秋毫之末看得很明顯，「而不見輿薪」，薪是柴火，樹枝子、地下長的矮小的木材叫柴，這個裝了一車子，一車子柴火，一大車輛在那裏，他看不見。他的眼睛可以看到秋毫之末，而看不見輿薪。這兩樁事情，「則王許之乎」，王就稱呼齊宣王，許之乎，許當信字講，你相信嗎？「曰：否」，齊宣王就答復孟夫子說否，我不相信。

下面孟夫子就講了，「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現在講到你對於禽獸的這個恩，有施給牠，及禽獸，就是把這個恩施給禽獸。就如同見牛不忍牠無罪去就死，把牠放下來，如果你見到羊也是如此，也會不忍心看牠去死，這就是恩，你這個恩就是及於禽獸，恩澤加給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而這個功沒有加到百姓上面去，你對於禽獸有這個仁心，對於人、對於百姓，好像還沒有表現這個仁心。「獨何與」，這是什麼道理呢？他意思是說這事對不對呢？下面再一轉，「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這就是分析給齊宣王聽了，一羽就是接著上面講，你這個恩及禽獸，功不至於百姓，不是你能力辦不到。你有能力可以讓這個功及於百姓，那可以說對於老百姓你只要實行仁政，把種種的恩德加給老百姓，你是可以的。為什麼可以呢？下面就是再就上面舉的事情來說明。一羽之不舉，一片羽舉不起來，不是別的，是不用力焉，他不肯用他的力量。你不肯用力不管你力量再大，你不肯把這個一羽舉起來，不是你力量不夠，而是你不肯用力去舉它。「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拿一輛大車子的、一車子的薪在那裏，你看不見，不是你眼睛看不見，而是你不用眼睛看它，你不願意看它。就落到事實上面去了，「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老百姓不見保，見當被字講，不被你保護，也就是說沒有受到你保護，為不用恩焉，是因為你沒有把你的恩德用在他身上。你要是用你的恩德實行仁政，那就好，你力量很足夠。「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你做一個國王不能夠實行王道，是你自己不肯做，不為是你自己不肯為，非不能也，不是你不能，你能力是足夠的。

下面齊宣王就問了，「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不為與不能說起來比較抽象、不具體，之形就是要舉出具體的事情來，然後才能辨別什麼是不為、什麼是不能。這個意思就是宣王說：我對於不為與不能，我還不能辨別呢，希望你老夫子舉出具體的事情來，讓我能夠辨別，何以異就是辨別不同在那裏。「曰」，孟夫子再舉例子來講，「挾太山以超北海」，叫你太山挾起來，用你兩個胳膊把太山挾起來。這還不算，超北海，把太山挾起來跨越北海，因為太山北海都是在齊國，很近，舉出眼前的事情、眼前具體的事情來講。叫你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你告訴人「我不能」，我沒辦法，這樁事情你叫我做，我做不到。「是誠不能也」，這是真

正的不能。但是「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如果替長者折枝，折枝根據趙歧注的，趙歧注解《孟子》，他是當按摩講。按摩什麼呢？長者，年紀長的人他身體疲倦了，或者有些關節這裏痛、那裏不好，你年輕人可以替長者身體按摩按摩。按摩什麼呢？折枝是什麼呢？把長者手的關節、四肢，把他折一折、活動活動，枝是指的長者的四肢。如果說是替長者折枝這很輕鬆的事情，「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告訴人家說我不能，我的能力沒辦法辦，這是不為。替長者按摩折枝，你告訴人你不能够辦、你能力辦不到，這是你不為，是你不肯去做，「非不能也」，並不是你能力不夠。折枝當按摩講是一個意思，還有當折樹枝，替長者折一個樹枝子，這也很輕微的事情，人人都可以辦得到。舉出這個事情來說，這個你要不肯做的話，你是不肯做，不是你能力不夠。舉了這兩樁事情，一個是真的不能，一個是能而不肯做。「故王之不王」，所以你這個國君、你這個王，你不能夠實行王道，不能王天下，不是叫你「挾太山以超北海」這一類，你的不肯行王道是「折枝之類也」，折枝這個輕微的事情你不肯做，這是你不王。

下面就替宣王講了、設想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上面這個老當動詞講，敬重吾老，敬重我家裏的老人，比如說你做兒女的要孝敬自己的父母，「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到社會上對於別的老年人，我也是來尊敬他。「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愛護我家裏的小孩子、我的兒女，我也是推己及人，我到外面對於人家的兒女，我也是愛護他。這樣的話，你辦政治這樣辦，這樣老吾老、幼吾幼，你把這樣推廣到來保民，「天下可運於掌」，天下這些民眾都可以運轉在你的手掌上，這意思就是說你就足以王天下，讓天下人都能歸向你，容易到什麼程度呢？好像你手裏隨便轉動東西那麼容易。

孟子說到這裏，再舉出《詩經》裏講的話，「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這首詩是《詩經》〈大雅〉裏面有一篇詩叫〈思齊〉，在〈思齊〉這一篇詩裏面有這幾句話，「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當正字講，自己要端正，自己的行為一切端正。寡妻古人注解叫嫡妻——大夫人，就如國君他有大夫人，這是嫡妻。自己做出的一切行為都那麼正正當當的，讓他的

夫人來效法，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也要以自己的行為這麼正當，讓兄弟一起來效法。這個御有兩種讀音，一是讀愈，一是讀訝，讀訝就是迎接的意思、治理的意思，以御于家邦就是治理于家，齊家治國，齊家治國都是從一個刑字，刑就是自己做一個模範出來，這個模範做出來，可以讓自己的妻子、兄弟家庭裏面，都由你做一個模範，讓他們來學習、效法。古時候寡妻是大夫人，以外還有其他的夫人，寡妻效法，其他的夫人也一起跟著效法。所以這樣的話，家也好、國也好，推到國家都是因為你治得好。《詩經》的這些意思，孟子就說「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只是舉這一顆正心，誠意這個正心，一切歸正，可以「加諸彼」，加諸一切人，從你家庭裏面到你的國家。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問題在你能不能夠推恩，你把這個恩推己及人，例如前面說你的恩德可以推到禽獸，這顆仁心對於禽獸都有這個恩情，你推到全國的人民身上，那更沒有問題了。再說舉這個例子來講，《詩經》裏面講「刑于寡妻」，這就是印證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你從自己家庭裏面怎麼樣對待家人，對家裏人最重要的，我們今日之下看看那個家庭都有問題，最簡單夫妻兩個人經常有意見不合，事情就很多。但是在這裏講家庭裏面推恩，互相把自己的一顆仁心加給對方，丈夫把這個恩加給妻子，妻子把她這個恩加給丈夫，推而至於兒女，兒女對於父母，家庭都是這樣。彼此讓對方接受我的恩德，我把我的一顆仁心全部都是交給他，這個家庭沒有問題。那裏像現在，我們看在臺灣那一天都是，不但夫妻之間有問題，父母兒女之間問題也是層出不窮，孟子這樣講的話，「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推恩，你能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個推恩，從自己家庭裏面推到外面的人，你這樣「推恩足以保四海」。你前面問怎麼樣可以保民？要有怎麼樣的道德才可以保民？孟子告訴他你這樣推恩你可以保四海。不但保你國內的民眾，國內以外的四海民眾，你都可以保他。反過來講「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你不能推恩的話，你連妻子都不能保護。為什麼呢？古時候無論天子諸侯，不能推恩，結果天下國家亡了，亡了天下，國家也亡了，一旦到亡了國的時候，妻子也保不住。我們讀讀歷史，讀歷史那些亡國之君自己生命不能保，妻子都不能保。所以孟子講的話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不推恩無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古之人，古代的仁君，所以大過人者，大過人是大有為的君主，他做的事情都是大事情，這個大事情就是實行仁政。無他焉，沒有別的道理，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把他自己的恩德，從自己家庭，推及到自己全國的民眾身上。再由全國民眾然後推到四海，把他所為的這些仁政很妥善的推廣，如此而已。「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現在是恩可以及禽獸，你的恩德可以加被給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這個功德、這個恩不至於，沒有加被到一般百姓上面，獨何與，獨是獨特的研究這個道理，是什麼道理呢？

下面就檢討不能推恩的一個道理、這個用心，「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權是秤，用秤一秤這個物、一個東西，可以知道是輕重，幾斤幾兩幾百斤，這是秤。度是尺，用尺量這個物是長是短，你要知道一個物多少重，你必須用秤來秤它，你要知道這個物它是長短，你必須用尺來量它，然後才知道這個物體是長是短。多麼長短、多麼輕重，「物皆然，心為甚」，可是你要

知道一個人的心，他的什麼樣的心理，各人各人的心理都不同，你要知道一個人的心理，你也必得要像那個權那個度一樣的來衡量。請王來度之，請王來度之是什麼呢？就是以你的心來比量人家的心，就是將自己的心來比他人的心，將心比心。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就是教這個王來度心，抑這個字是語氣一轉，你王要發動戰爭，甲兵是武器，發動戰爭。危士臣，讓你國內士臣陷於危險的境地。構怨於諸侯，構怨是結怨，各國諸侯你跟他結了怨恨。然後快於心與，你然後感覺心理很高興、很快於心。「王曰：否」，王就說不是，我不是，我對於這樁事情——發動戰爭，既危士臣，又與諸侯結怨，我何必快於是？我「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我不是用這個來求我的大欲，我另有大欲。另有追求的大欲。「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說王你所說的大欲，我可以聽一聽嗎？「王笑而不言」，王笑笑沒有說出來，暫時不說。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孟夫

子就說了，你沒有說出來我替你說說看，你這個大欲，你所謂大欲是不是以下這幾樁事情，第一「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肥甘，很美好很好吃的東西，不足於口，你感覺得不夠，吃得不足。第二是「輕煖不足於體與」，輕煖如同在冬天北方穿的輕裘，那個獸的輕裘衣服，穿起既輕而又煖，是不是這種衣服不足呢？「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或者是那種美好的五彩——好看的东西，你看得不足。或者是「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你想聽的那個美好的聲音，聽得不夠多。「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便嬖，你所使喚的，跟你接近的那些佣人、所幸的這些人，不足以使你使令的呢？這些說完以後孟夫子就說了，「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肥甘、輕煖、采色、聲音、便嬖，你的諸臣都供給了，供給得很足了。「而王豈為是哉」，而你是不是感覺供給得不足，不夠你大的欲望。「曰：否」，齊宣王就說了不是的，「吾不為是也」，你老夫子講的上面那幾種，我都不是為了要想得到那個，我的大欲不是指的上面那些事情。

「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既然王不是指的上面那些事情，孟夫子就說

了，王之所大欲你的大欲也可以知道了，那是在什麼地方呢？那就是說「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你是想「辟土地」，這個辟就是開闢的闢，在經典裏面就是用這個字，你想開闢、拓廣國土，把邊疆、疆界逐漸逐漸往外擴充。而「朝秦楚」，使秦國、楚國這些大國家都來朝見你。而你是「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就好像個君主君臨天下，莅是蒞臨，蒞臨全中國，也就是天下的意思，「而撫四夷」，撫是安撫，你安撫中國以外的那些外族，都讓他們能夠安定。如果是這樣的話，「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你用什麼樣的方法求到你所欲，前面講齊桓晉文之事，你想用創霸業的那種方法，你所為的是那種方法。「求若所欲」，若是如此，你如此的所為，求如此的所欲，如此所欲就是上面講的，你要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是你的所欲，這麼做的話「猶緣木而求魚也」，猶，如同，緣木就是爬到樹上去，攀緣到樹木上去，而想在樹上捕捉水裏的魚，你這個做法就跟這個一樣的。

「王曰：若是其甚與」，宣王一聽孟夫子這樣比喻就說了，假如是這樣的話，跑到樹木上捕魚，這未免太過，這樣的比喻太過分了吧。「曰：殆有甚焉」，孟夫子

又說了，殆有，不但你說的這個緣木求魚是如此，而且還有比緣木求魚還要過分、還要嚴重的後果。「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你跑到樹上捕魚，雖然捕不到魚，但是沒有後來的災患，災難是沒有的。「以若所為，求若所欲」，你想用武力創霸業，你那種的作為，還想求到你能夠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的話，你「盡心力而為之」，盡心盡力的去做，「後必有災」，那比緣木求魚嚴重得多了。

「曰：可得聞與」，宣王一聽，這個不得了，緣木求魚雖然說起來很嚴重，但是沒有後來的災難。而像孟子所講的，我這樣的作為，不但求不到而且後來有災，就問孟子說可得聞與，可否請你老夫子說給我聽聽，後來的災是什麼。孟子要想讓齊宣王能夠覺悟，直接說他可能還不會覺悟，還是用比喻說給他聽。他就說了，「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鄒國人與楚國人兩國作戰，王你以為，你認為是鄒人戰勝還是楚人戰勝？孰當誰字講，誰能夠打了勝仗呢？「曰：楚人勝」，齊宣王一聽，鄒國就在現在山東省的一個鄒縣，那時候在魯國國內很小的，還不成為一個國家，算是一個很小的附庸國，那麼一個很小的國家。楚國怎麼呢？楚國在南

方，那個不得了，那個大國也有現在好幾個省，那個大國，他一想那當然是楚人勝。

「曰」，孟夫子就說了，「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照你這麼一說的話，你就可以知道了，小國固然不可以與大國來作戰，這麼小的國家怎麼能夠跟大國家敵對來作戰呢？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人數寡的、很少的人，與眾多的人來對抗、來作戰，那也是不可以的。「弱固不可以敵強」，勢力很弱你要跟強有力的人，你跟他為敵，你拿他做敵人互相來作戰，也是不可以的。說了這三樁事情，小不可以敵大，寡不可以敵眾，弱不可以敵強，就進一步分析給齊宣王聽了。「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海內是四海之內，就中國來講，全中國有多少千里之地？方千里者有九，劃分九個區域，齊集有其一。齊國集是把它總歸起來，齊就是匯集起來有九分之一，「以一服八」，你用九分之一來降伏其餘八分——九分之八的人，以一服八。服是什麼呢？服是你拿武力叫人家服從你，叫人家歸降於你，叫做降伏。你以一來降伏八，這個不成比例，「何以異於鄒敵楚哉」，你以一服八就是沒有不同於以鄒來敵楚，這個鄒的小國家跟楚國的大國家來對抗、來作戰，你以一服

八就跟那個鄒敵楚是一樣。你想想看，這個一定是不可能的，你敵不過他。應該如何呢，「蓋亦反其本矣」，你不必想問我齊桓晉文之事了，你也別想創造霸業了，不能夠拿武力來征服天下了，拿武力征服天下，你就是以一服八，那是辦不到的事情。你應該怎麼呢？反其本矣，蓋亦反其本矣，你只有反本，本指的什麼呢？就是先王之道，從堯舜禹湯文武，這個都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是什麼呢？他是以仁政、以道德的力量感化人家，不是用武力征服人家，所以你反其本。

反其本要施行王道的話，要從那裏施行呢？從仁，施行仁政。所以下面接著就說了，「今王發政施仁」，你今天沒有別的，發政，發就是施行的意思，施行政治那就要施仁政，那就是施行仁政。施行仁政之後，它的效果可以從下面看出來，你就可以「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你是一個施行仁政的國家、一個國君，天下那些做臣子的人、那些做官的人，都想在你的王朝裏面做官。「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那些農民都願意、想他們的田地就是在你的國家的野外，就跟上面那個天下無論那一個國家的士人、臣子，他們所希望的，他的王朝就想如你的這個王朝。「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那些做生意的人，商是在外面行走的那個商人，賈是在街上開商店的，不動的，行商做賈。無論是行商做賈，他們都想他們的市場，都是希望成為你這個王的國家的市場。「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那些行旅的人——在外面旅行的人，或者是觀光或者做其他種種事情，都是希望走的那個路，就是你這個王國家裏的道路。為什麼呢？走在你的道路上，你的道路上一定是平安無事的，不像那些亂的國家，路上很危險，所以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天下各國的那些民眾，包括那些臣子，疾其君者，就是厭惡他們的那些君主，都想赴愬，這個愬是來告訴、向你訴苦，來陳訴於你，都想到你這個國家裏來，向你這個王來陳訴，陳訴他們的國王種種的不對。「其若是」，如果有這樣的話，能得到天下這些各國的，包括他的臣子、農工商人，都能夠來歸向于你的話，「孰能禦之」，你發政施行仁政的話，你這個大欲一天一天的可以得到，他們其餘那些國家沒有辦法能夠禦，禦是能夠阻止你，沒有人能夠阻止你這個王道。換句話說你施行王道、施行仁政，誰能來阻止你？因為你得的是你國內的民心，不但是國內的民心，天下的民心都歸向于你。

這麼一說，宣王就說了，「吾惛，不能進於是矣」，我的腦筋惛，這個豎心邊的惛字跟不要豎心邊的昏字是一樣的，就是我很不聰明，我腦筋很昏沉，不能進於是矣，我想這麼做卻還不知道怎麼做法。「願夫子輔吾志」，我願意你老夫子來幫助我、輔導我的志向，我雖然是惛而不能進於是，但是我一聽你老人家這麼說，我的志願是願意這麼做，但是希望夫子能夠幫助我，就請好好的「明以教我」，很明白的來教導我。「我雖不敏」，我雖然是不夠聰明，「請嘗試之」，我可以試著來做做看。

「曰」，孟子就說了，「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一個人沒有恆產，什麼叫恆產呢？比如說農人有農田，他可以耕作這個田地，有收穫，這是恆產。工人他有固定的工業，他可以很安全的、很安定的從事他的工業。商人，這個社會很安定，農業工業都很繁榮，商人也可以很安定從事他們的商業，這個都是各有他的恆產。無恆產是什麼呢？讀書人，讀書人他或者是沒有田，或者他也沒有從事工業，也沒有從事商業，他在讀書，他讀書是沒有恆產。要什麼呢？他要有恆心，恆心是一顆志願要學道、要行道的心。學什麼道？學聖賢之道，在學道的時候就要行道，

一方面學道，一方面把這個道能夠推行出去，教導他人。這麼說起來，這顆恆心就是他的志願，這顆恆心是純善的而沒有惡的，所以古人注解恆心就是善心。善心的基礎就是要學道，自己學道並且要教人家學道，有這個善心，他雖然沒有恆產，而這個學道之心不會變更的，只有讀書人才能夠有這個恆心。「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如果一般人像農工商，農人一下子沒有田地了，工人失了業了，商人生意不好也不能做了，他們沒有恆產。這些人如果沒有恆產的話，因無恆心，因就是因為沒有恆產，他就沒有恆心。農工商人你要說他在沒有恆產的時候，還要有恆心的話，那是辦不到的。為什麼呢？他不是士人。「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假使這些人真正說是沒有恆心的話，那就是放辟邪侈，放是放蕩，辟是做那些偏僻的事、不正當的事情，這個辟就是加一個人字邊偏僻的僻，一切都是不守規矩的那些壞事情。邪是不正的，侈就跟放蕩一個意思，就是盡量的去做那些罪惡的事情。這些放辟邪侈，無不為己，無所不為。等到這些沒有恆心的人無所不為的時候，「及陷於罪」，等到他們觸犯國家的法令、犯罪了，「然後從而刑之」，你做國王的人接著從而，等到他們一犯罪，馬上就把他抓起來，把他逮捕起來給他辦罪，用很嚴苛

的刑罰來治他。如果這樣的話，「是罔民也」，罔是什麼呢？如同在地上設立一個張開的網，罔什麼呢？來捕捉野獸的。你這樣做就等於把民眾當野獸看待，你張開那麼大的網罔他，來網羅他。「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焉有當何有，何有一個仁人在位，仁人在位是有道德的君主，有道德的君主他網羅民眾入於罪，而可為也，他怎麼能夠辦這種事情？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所以一個明君——有道德的君主，而制民之產，幫助民眾制定他的產業，必得什麼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這個跟前面〈梁惠王〉篇，跟梁惠王講的那一段是完全一樣，所以後面這一段，我們把文字大略的看看就可以。明君制民之產必得使他所有的國民，對上可以侍奉他的父母，對下足以畜養他的妻子，使他們「樂歲」，樂歲在年成很好，這個時候「終身飽」，終身飽意思就是糧食是沒有問題，可以吃得很飽。拿終身飽是代表一切，這衣食住行都是包含在內。「凶年免於死亡」，凶年就是饑荒之年，農業沒有收成，這個可以免於死亡。為什麼呢？前面講過，你在豐年的時候，就是樂歲的時候有儲蓄，教一

般國民能夠儲蓄，遇到凶年，他可以把過去儲蓄下來的，凶年可以還有飯吃，免於死亡，死是餓死，亡是到外面流亡、逃亡。「然後驅而之善」，然後呢，驅而之善，你誘導他、推動他讓他學善。學善就是一步一步的，先學做好人，然後一步一步的學做君子、賢人、聖人，這樣學。「故民之從之也輕」，你這樣做，你的所有的民眾從之，從之就是你怎麼樣勸導，他就服從你、跟著你學。輕是什麼呢？你要教老百姓學善的話，他就很容易的跟著你學。你這樣教化，老百姓也很容易學，所以從之也輕，輕是很容易。

「今也」講到現在，「制民之產」，現在各國的君主，在那時候戰國時代，各個國家都是想用武力征服別的國家，各國都很亂。既是各國這麼亂，都想用武力，每個國內的人民都很困苦。所以說今也，就是現在，那些國君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這樣看起來，惟恐他們那些國家的民眾，救濟死亡都不贍、都來不及，不贍是不足，救死都感覺不足了。「奚暇治禮義哉」，奚當何字講，何有工夫來學禮義呢？

這樣看起來，古之明君是那樣好，現在各國那樣民不聊生，你看「王欲行之」，你要是行這個仁政、行這個王道，「則盍反其本矣」，盍是當何不，你何不回到本，反是歸，歸到根本上去。根本就是中國自古從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到禹湯文武，這些帝王都是聖人在位，這些仁君，他們治國治天下都是施行王道，這是根本。你何不歸到根本上去呢？歸到根本上，第一步怎麼做法？必得要講究民生問題，你使老百姓一般人衣食住行都不缺乏，都能富足。然後你教他學禮義，學仁義道德，他才能夠學。如果這個衣食都沒有了，吃不飽穿不暖，遇到凶年餓死的很多，你教他學禮義，那怎麼辦？所以首先就說了，「五畝之宅」，在住家的房屋旁邊，「樹之以桑」，栽桑樹。栽桑樹幹什麼呢？養蠶，桑葉養蠶，養蠶養好之後，抽絲製作絲織品做衣服，「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五十歲的人身體一切都衰了，可以穿絲質的衣服。衣帛，帛是絲織品。衣帛的時候，在夏天穿起來很涼爽，冬天穿起來它是隔風的，也很暖，五十歲以上的人可以衣帛了。「雞豚狗彘之畜」，家裏養的這些畜生，「無失其時」，養的這些家裏的畜生，讓牠們按著時候能夠繁殖，就是無失其時。這樣家裏養的畜生都能夠繁殖得很好，「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到了七十歲年齡的人，他

吃的東西要補充，可以食肉。在沒有七十歲以前，中國的教育食肉不能隨便的，七十歲可以食肉。「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春夏秋三時，讓他們好好的春耕夏耘秋收，不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這前面講過了，要辦教育，辦教育最重要的就是孝悌這個道理要講究。「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頒白者是五十歲以上頭髮已經是半白了，不要工作了，不要背東西、或是頭上頂著東西在路上行走，就代表不要工作了。「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這樣的話，「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如果到了這種程度，你不王天下還是從來沒有的事情。

梁惠王下

(一)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

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梁惠王〉這一篇分有上下兩篇，上篇我們研讀過了，現在就從下篇〈梁惠王下〉，我們開始研究。先就這一段我們看看，「莊暴見孟子」，孟子這時候在齊國，他見了孟子就說了，「暴見於王」，這個見讀現，見於王是晉見，晉見於齊王。齊王這個時候，經裏面沒有講是那一個王，在這裏應該還是齊宣王，他晉見齊宣王。「王語暴以好樂」，宣王語就是告訴，告訴莊暴他這個王喜好音樂。「暴未有以對也」，這個是莊暴跟孟夫子說我沒有對，對是什麼呢？就是對齊王講的，齊王告訴他齊王好音樂，但是好音樂有什麼道理呀？莊暴說他不知道這個道理在那裏，

他一時沒有辦法來做應對。「曰好樂何如」，這個曰是對孟子講，莊暴就問孟子，好樂何如，喜好音樂這又如何呢？如何的意思就是有什麼很好的道理在其中嗎？就問孟夫子。「孟子曰」，孟子就告訴莊暴，「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你的王好樂甚，他要愛好音樂，愛好到甚，愛到很深很深，非常愛好的時候，則齊國其庶幾乎，你齊國庶幾，庶幾是差不多了，差不多你齊國算是能夠安定了，這個國家治得很安定。這是莊暴跟孟夫子講到他見到齊王，談到音樂這樁事情這一段談話。

「他日，見於王曰」，他日是孟子過了幾天，過了幾天見於王曰，這個有人主張見於王，也讀現於王，但是在這裏也不必讀現，還是讀見是可以的。因為莊暴是宣王的臣子，臣子見君主是晉見讀現，孟子到齊國去是客卿地位，國君拿他當客人看待，所以是平等的，在這裏仍然讀見，可以了。他日見於王曰，孟子過了幾天見到齊王就問了，「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你啊，嘗是曾經，曾經告訴莊子——就是莊暴，說你很好樂，有諸，諸是之乎這兩個字，之是好音樂，乎是疑問的話，你是有好音樂這樁事情嗎？之乎這兩個字念得很快就變成諸了，它是個合音字。

「王變乎色」，齊王一聽孟子這麼一問，臉色就變了，這個變顏色不是對孟子的，而是聽孟子一說，是莊暴把他好音樂這樁事情告訴孟子，他這個變色是對莊暴的，認為莊暴怎麼能把這個事情告訴孟子呢？所以一聽之下，他臉色有些變了。變了顏色然後他就說了，「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寡人是齊王稱呼自己，我不是好先王之樂，我直好，直當但字講，意思就是說他只有好世俗之樂，沒有好先王之樂。先王之樂指的像舜帝那個韶樂，武王的這個武樂，以及黃帝堯舜禹王成湯每一個朝代的那些明君，這是先王，都有音樂，那個音樂都是先王很好的、盡善盡美的那種音樂。世俗音樂是什麼呢？世俗音樂指在戰國時候，春秋時代就有了，春秋時代孔子曾經說放鄭聲，鄭聲是鄭國的音樂，還有衛國的，衛靈公的那個衛，衛國的音樂，鄭衛之音。鄭衛之音那個音樂，都是當時流行的世俗音樂，那個音樂是一種靡靡之音。在〈樂記〉裏面講那個音樂是淫，淫不是講男女之淫，而是那個音樂的音調過分了，五音宮商角徵羽不夠諧和，有時候那一種音特別強調，起興的表現出來，使得人聽了這種音樂靡靡不振，精神不能振作起來，就是心被那個音樂吸引過去了，有這個不好，叫做世俗之樂。春秋時代是如此，到戰國時候這個

音樂還是在那裏，叫做世俗音樂。

孟子一聽齊王只好世俗音樂，孟子就說了，就告訴齊王，「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同樣跟莊暴講的，現在跟齊王又講。前面跟莊暴講的「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那是因為莊暴是齊王的一個臣子，所以加個齊國來講，在這裏跟齊王講的，這個齊國是齊王的國家，齊王就代表這個國，所以這個國就不必提了，「則齊其庶幾乎」，其庶幾乎意思還是一樣，你能夠好樂好到那樣極處，甚就是好到極處了，你這個齊國一切都治得非常好，齊家治國，你這個國治得一切都安定了。為什麼呢？「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你說你只好現在的世俗之樂，世俗之樂就是今天大家流行的這個樂，今天世間流行的這個樂，猶如古之樂也，猶是猶如，還跟古時候的音樂差不多。這句話我們稍微要研究一下，前面我們分析了之後，古代先王那個樂盡美盡善，一聽起來就教人家能夠把心淨化了。學道能夠從音樂、先王的音樂來欣賞，就能從這裏也能夠學道，學道心靈就能夠淨化。心靈一淨化，那好了，聖賢大道就能夠一步一步學好。一個世俗之樂、靡靡之音怎麼能夠跟先王之樂相比

呢？孟子在這裏講今之樂，猶古之樂也，猶古之樂，他是從那一個角度來講的？古時候這個先王之樂能夠吸引人家，叫人一聽起來，心就在那個音樂上面。古時候先王的樂一彈奏，就使人人能夠對先王都有向心力。今之樂呢？世俗流行的音樂呢？它的功用雖然不能夠淨化人心，但是它能夠使人被它吸引住了，一聽到這音樂，大家都感覺很有興趣來欣賞它。就這個意義來講，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既是今之音樂能夠吸引人，也如同古代的先王之樂能夠吸引人，這樣就好了。你用這個音樂來使你的國民，都能夠同心一德，都能把他的心歸向于你，這就很好了，你這好樂就有很好的好樂成果了。

但這個道理，齊王還不明白，他就問了，「可得聞與」，你老夫子講的這個今之樂猶古之樂，又說我好樂我的齊國就治得很好，這個道理可不可以請你老夫子告訴我，讓我聽一聽。「曰」，孟子就說了，「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孟子就問齊王，你單獨的在那裏欣賞音樂，是快樂；再呢，跟別人在一起欣賞音樂也是快樂。這兩種快樂孰樂，兩者，獨樂還是與人樂，那個更快樂、更好？「曰：不若與人」，

齊王就說了不若，就不如跟別人一起聽音樂這個快樂，比獨樂單獨的欣賞好。孟夫子就說了，更進一步再問了，「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與少數人比如說有一個人兩個人，你們一兩個人在一起聽音樂是樂，與更多的人，眾人就是更多的人，三人以上的，這兩者的樂孰樂，那一種比較使你更快樂。「曰：不若與眾」，齊王就說了，跟少數聽音樂的樂，不如跟眾多的人在一起欣賞音樂快樂。換句話說與眾多的人在一起欣賞的快樂，那就更快樂，比那個少數人更好了。

經過孟子這麼一問一答，孟子就說了，「臣請為王言樂」，這樣我啊，臣就是孟子稱呼自己，我就願意跟王，為你談談音樂，談談音樂這個道理。「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現在的，在戰國時代，講今就在那個時代。現在那些國王鼓樂於此，或者就指假設的話，假設今王你這個齊王在這裏鼓樂，鼓樂就是奏樂，用這個鍾鼓在那裏奏樂，老百姓聽到你這個國王，在那裏奏的音樂有「鍾鼓之聲」，鍾是敲擊來節制鼓的聲音，鍾鼓之聲。「管籥之音」，籥是

笛子那一類的，好像是笛子，比笛子短，有三個孔。管是一種笙，笙有十幾個孔，因為它有管子，所以拿管字代表，拿這個做音樂的代表。鍾鼓這個聲，聲是單調的一種音聲，音呢，就有很多的聲把它組成有旋律的，這叫音，音樂的音就指的這個音。一般老百姓一聽到你在這裏，你這個國王在這裏有鍾鼓之聲、管籥之音，他們「舉疾首蹙頰」，舉是當俱字講，那個俱當大家，代表大家都是這麼做。舉疾首，那些老百姓都是疾首蹙頰，疾首是一聽到鍾鼓管籥這種聲音，大家感覺得很苦惱，苦惱得頭都感覺痛了，那叫疾首。蹙頰呢，頰是人的鼻子、鼻梁，這個鼻子從上面一直垂下來，這一段叫頰。古人發覺心理很憂愁的時候，往往這個鼻子有收縮的那種習慣。鼻子一蹙一收縮，就感覺心理很苦悶，如同後來的人，遇到心理不高興的話，蹙了眉頭，眉頭一蹙，這是一般在古代與近代，習慣的表示方法不同的。在那時候疾首蹙頰，蹙就是一種蹙眉蹙得很緊蹙的意思。大家這樣互相告訴大家。告訴大家什麼呢？「吾王之好鼓樂」，我們的君主他喜好鼓樂音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他在那喜好音樂，何以使得我們大家至於此極，此極是到了極處了。到了極處指的什麼呢？「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我們的國王他喜好音樂，把我們

繳納的田賦，還要我們出上人力，供給他享受。以至於我們父子不相見，貧窮生活問題不能解決，父子各自到外面謀生不能相見，不能團聚在一起。兄弟妻子都離散了，到外面各自謀生去了，這個都是窮困到極處了。我們的君主在那裏享受，讓我們這樣窮困到極處，這是一樁，音樂。

再呢，「今王田獵於此」，你去田獵，田獵在古時候有定時的，比如說天子有巡狩，巡狩的時候它有春夏秋冬，春天有什麼名稱，夏秋冬各有個名稱。但是這個獵，獵是一個共同的名字，凡是到外面巡狩，在外面田獵，田就是在外面劃分一個區域，在那裏捕野獸。原始的意思，仁君田獵的時候，幫助農民驅逐野獸，防止野獸來傷害農作物。到後來驅逐野獸順便捕捉了野獸，野獸捕捉回來就當作祭祀的祭品，到後來慢慢的田獵專門就為著捕捉野獸來祭祀用的，它就逐漸逐漸有演變的。這個時候，到了戰國時候，田獵完全是捕捉野獸了。今王假使你王在田獵的時候，劃一個地區在那裏打獵，「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你去田獵的話，你乘的車馬那種聲音，還有見著羽旄，羽是飛禽身上的羽，旄就是牛的尾，白牛的尾巴那個旄，

拿來做裝飾品的。打獵的時候，國王出來需要用這個，古時候作戰舞蹈都要用這個羽旄。羽旄之美，看見那個裝飾的羽旄很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這跟前面一樣的，大家都疾首蹙頰，互相告訴大家，「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我們的君主他這樣好田獵，為什麼讓我們老百姓窮困到這個極處，使我們「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到這步田地，這就表示老百姓這樣困苦到極處了。困苦到極處，對於人君就有怨恨了。說到這裏舉出兩樁事情來，這是假設的兩樁事情，也是指的事實。下面孟子就說「此無他」，為什麼好音樂好田獵而引起老百姓那樣怨恨，沒有別的理由，「不與民同樂也」，做人君自己這種喜好，不把自己的喜好推出去跟一般民眾一同來歡樂，這就不與民同樂，所以引起老百姓那樣困苦，那樣怨恨。

再來就是勸告齊宣王了，「今王鼓樂於此」，你現在在這裏擊鼓打鍾，鼓樂在這裏。「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大家都是欣然，心裏很歡喜，有喜的色，喜色就是表現在每個人的臉上，面色都非常歡喜。「而相告曰」，也是大家告訴大家，「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我們的國君現在沒有疾病，

如果要有疾病的話，何以能夠出來鼓樂呢？這個意思就是說，沒有疾病能夠出來鼓樂，從他了解國王能夠出來鼓樂就知道國王身體很健康，知道身體很健康，這些老百姓都感覺歡喜。到這個時候，老百姓關心國君的身體是否健康，一知道身體健康了，大家都歡喜，你想想看這是什麼味道。再說「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這也是一樣，老百姓看見你國王在那裏田獵，聽到車馬之音，見到羽旄之美，大家一看就知道你身體沒有疾病，才能出來田獵。這樣一想知道你身體健康，知道你國君身體健康，大家心裏高興。我們國王身體還是這麼好，我們大家非常歡喜，有這樣的國君來治理國家，我們國家一定好，我們人民也好，這個意思啊。為什麼你好音樂好田獵，前面是那樣子，那是不與民同樂的，現在呢，孟子就說了，「此無他」，沒有別的原因，「與民同樂也」，前面是不與民同樂，現在是與民同樂。「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你現在能夠與老百姓一同這麼樂的話，你是王了，能夠王天下了，王業就成了。

這一章最重要的是你施行仁政一定要與民同樂。所以藉著好音樂，孟夫子他能夠勸導齊王施行仁政，就從他愛好音樂把他引導上來，這在今日之下，他可以成為大教育家。

(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下面這一章我們再看，這是第四頁的倒數第三行。「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齊宣王又問孟子，他說我聽說文王之囿，園囿有七十里那麼大，方七十里，七十里見方那麼大的範圍，有諸，有之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是有啊，經傳裏面都是這麼說的。「曰」，下面齊宣王就問了，「若是其大乎」，若是像這樣七十里這麼大的一個園囿，其大乎，其就指的文王之囿，他的園囿其大乎太

大了，「曰」，孟子就說了，「民猶以為小也」，一般文王治理之下的民眾，不但不以為大，而且他們認為還小呢。齊宣王一聽，這怎么回事，他說了，「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寡人是齊宣王稱呼自己，我的園囿四十里見方，我的國民他們還認為大，這是什麼道理呀，「何也」。

「曰」，孟子就說了，「文王之囿」，他是不錯有七十里見方大，「芻蕘者往焉」，芻是草，蕘是柴火就是薪。芻蕘者，芻是割草的人，把草割回去餵牛餵羊餵馬，這個蕘是柴火，來砍柴回去生火煮飯用的，他們都能夠到文王的園囿裏面。還有呢，「雉兔」，那些野獸在文王之囿裏面，雉是雉雞那一類的，兔是兔子，捕捉雉兔的人都可以到這個園囿裏面去捕捉。「與民同之」，文王跟一般的這些民眾都一同。「民以為小，不亦宜乎」，民眾認為他們可以到這裏去割草、砍柴火，捕捉野兔子那些雉等等的，文王不但不禁止，而且他跟大家一起在那裏歡樂。這樣子民眾認為這個七十里不但大，最好還要擴大一點，我們到裏面去有更寬廣的範圍，我們到裏面去，割草的割草，砍柴的砍柴，捕捉野獸的捕捉野獸，那更大更好。所以在這裏民

以為小，不亦宜乎，不是很合道理嗎？

這個說完了以後，孟夫子就說了，「臣始至於境」，我當初到齊國來，要入境問俗的，我就「問國之大禁」，我就問別人齊國有大的禁忌、在法令上面最大的禁忌是什麼，禁止的事情是什麼，我先得問問，然後才敢入。「臣聞」，就在那個時候我就聽說了，「郊關之內有囿」，郊是四郊，四郊都有關卡，我聽說四郊關卡之內有一個園囿，這個園囿是什麼呢？「方四十里」，有四十里見方那麼大的園囿。在那個園囿之內，如果有人「殺其麋鹿者」，如果有一個齊國人到這個園囿裏面，殺了一頭麋鹿的話，「如殺人之罪」，這是大禁。這種大禁，殺一頭麋鹿這是小事情，就拿他當作殺了人那個罪一樣的，來審判他來定他的罪。這可以說你這個園囿，不能夠與民同樂，而且禁止民眾那麼嚴格。「則是方四十里」，這樣看起來你這個四十里見方的園囿，是什麼呢？「為阱於國中」，你就如同設了一個陷阱在你的國家之中，在你齊國之中設一個大陷阱。陷阱是什麼呢？陷阱是一般打獵的人為了捕捉野獸，在地下挖一個坑，這個坑不大，頂多容納一兩隻野獸，這個坑口上面鋪著一層薄薄

的遮蓋物，使得野獸看不清楚坑口，牠一步踏進遮蓋物的話，身體就陷到坑裏去了，那就是陷阱，那陷阱很小。你這個四十方里一個園囿，這是一個大陷阱，這個大陷阱為誰來設定的？是為你全國老百姓來設的，老百姓到你這個園囿來殺了一頭麋鹿的話，你都把他定成死罪，定成殺人之罪，你這個園囿不是一個陷阱來陷害你全國老百姓嗎？這樣看起來「民以為大」，你的國民認為這個園囿太大了，「不亦宜乎」，這不是很合理的嗎？孟子就藉著齊宣王問到文王之囿那麼大，他自己的囿只有四十里這麼大，然則民眾的反應完全相反，是什麼道理，孟夫子就藉著這兩樁事情勸導齊宣王，你這個園囿怎麼能跟文王的園囿相比。文王之囿，他與民同樂，他的園囿就是如同老百姓的園囿。你這個園囿是你自己私人一個人在那欣賞，老百姓不但不進來欣賞，他進來殺了一頭麋鹿，你都把他當作殺人一樣的罪，這樣判他的死罪，你怎麼能跟文王的囿相比呢？所以勸他要施行仁政。

(三)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是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請看《孟子》讀本第五頁，從第一行開始。這是〈梁惠王〉下篇第三章。這個時候孟子正在齊國，齊國的國王這時候是齊宣王，他問孟子說「交鄰國有道乎」，鄰國就是與齊國很接近的那些國家叫鄰國。與齊國很近的這些鄰國，跟他們交結有道嗎？有什麼交結之道呢？

「孟子對曰」，那當然「有」。下面就講交結之道了，他說「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在齊國很近的這些鄰國有的是大國，有的是小國。跟大國相處交往，有交往之道，跟小國的交往也有交往之道，這是不相同的。首先就說了，以大事小，比如說齊國是一個大國，它跟小國來交結，跟它們相處，這個惟仁者，要自己實施仁政，國君實施仁政，國君自己就是仁者。以仁者跟小國來往的時候，一切都要以仁德來對待這些小國家，所以以大事小，以大國來交結小國。這樣要舉例子，歷史上的例子，「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在成湯的時候，它是一個大國，它怎麼樣跟葛這個小國打交道呢？比如說葛這個國家，這個小國比如說它不舉行祭祀了，在古時候祭祀是國家很重大的一個禮，要定時舉行祭祀這個典禮。這個葛國君主他不舉行祭

祀，成湯開始就幫助他，幫助他祭祀，到後來再送一些祭品給他，這個都是以大事小歷史上的一個事實做例子。還有文王，文王在那個時候事這個昆夷，昆夷是西夷的一個異族，文王也拿仁德這些道理跟它打交道。這是以大事小的，舉出古代兩位，一個是湯，一個是文王做例子。

再呢，「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假如說齊國是個小國，你要怎麼樣跟那些大國來打交道來往，那叫以小事大。做一個小國家，跟大國家相處，這個不容易的事情。這個什麼呢，惟智者，要憑有智慧，用智慧來跟大國家交結。這個在歷史上也有例子，一個就是太王，就是周家文王的祖先叫做古公亶父，後來稱為太王。「故太王事獯鬻」，獯鬻在西北是一個異族，獯鬻在夏朝的時候，他的名稱叫做獯鬻，到周家的時候叫做玁狁，所以周家的外患是玁狁，這一個外族到了漢朝叫做匈奴。所以從夏朝、周朝到漢朝，那個外族名稱是有改的，其實指的就是那一族。他沒有受過中國文化的薰陶，太王怎麼樣事獯鬻呢？太王當初是居住在邠縣，邠縣在陝西的北部，那時候獯鬻就來向太王攻擊，經常的來侵略，古公亶父住在邠那個地方的人主

張要跟獯鬻作戰抵抗，太王就不許可，因為一作戰不管是把敵人打敗了，或者是被敵人把自己打敗了，兩方面都有損失，所以他決定遷移到後來叫岐山那地方，從西北往南部遷移。遷移到西南岐山就改為周，周家。這樣看起來太王他是有智慧的，他不輕易跟外族來作戰。還有「勾踐事吳」，勾踐那時候是越國，吳呢是吳國，吳國在現在的江蘇省，越國是現在的浙江省。這兩個國家有一個時候吳王夫差把越國打敗了，越國幾乎都亡了國，在歷史上大家都很清楚，勾踐在這樣的失敗之後，他自己願意以臣子的身分來侍候吳王夫差，他自己回到越國之後臥薪嘗膽，不要忘記失敗的痛苦。所以勾踐事吳，他願意臣服於吳王，這個要有很大的智慧，沒有智慧的時候，當下這個國家就保不住。

以大事小要用仁德，以小事大要靠有智慧，這個歷史上的事情都舉出來了。再下面講以大事小、以小事大的功效。「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大國來事小國，怎麼樣對待小國，這是樂天，樂天是樂於實行天道，奉行天道。天道是什麼呢？天道是無私的，對於天下人平等的愛護。所以以大事小，他對於那些小國

家，就像天一樣的來照顧這些小國家，所以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以小事大是畏，天有天的威德，對於天的威德要有畏懼。對於天的威德不畏懼的話，你膽大妄為，不能夠以小事大，甚至於是不自量力的跟大國來作戰，挑起戰爭跟大國來作戰，一下子就被大國消滅掉了，所以他要畏天。畏天自己知道自己處在什麼地位，一切要合乎天道來跟大國講究怎麼樣相處。所以一個是樂天，一個是畏天。「樂天者保天下」，以大事小的他樂天，樂於實行天道，他可以保有天下，所謂保天下是什麼呢？就能夠把天下治理得太平，能夠保持天下太平。就今日之下來講，你能夠樂於實行天道，以平等的對待一切人、一切國家，你就真正能夠做得到世界和平。這個世界和平不是用武力能夠辦得到，必須講這個仁德，才能夠治理天下，保天下各國的安全。「畏天者保其國」，能夠畏天之威德的國君，他能夠把他自己的國家保護得很好，使他自己國家，雖然很小可是能夠治理得國泰民安，不受外界外來的侵略。

這個道理說明以後，孟子就舉正喻了。「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這詩

就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得到的《詩經》，詩的體裁有〈國風〉有〈小雅〉有〈大雅〉，最後是頌，這個頌是在〈周頌〉篇裏面有一篇詩，在那篇詩裏面有這兩句話，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在那篇詩裏面，〈周頌〉那篇詩裏面就講周成王，武王的兒子，武王天子崩了以後，他的兒子成王繼位。在成王的時候，他能夠畏懼天之威德，于時，在這個時候就能夠保之，能夠保周家，周家那時是周天子，能夠保有天下太平。本來前面講畏天可以保其國，舉這個詩裏面，不但小國要畏天，就是周天子——周成王，他還要畏天之威呢，所以他能夠保天下的太平。

孟子把這個道理講完了以後，齊宣王就說了，「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齊宣王聽了孟夫子這一段的道理之後，他就說了「大哉言矣」，就稱讚孟子說：你老夫子說的這一番話很偉大。既然很偉大，你應該可以學著這樣做啊，但是他說了「寡人有疾」，寡人是齊宣王稱呼自己的，他說我啊，疾是什麼呢，我有一種毛病，我什麼毛病？「寡人好勇」，我勇敢，勇敢的意思就是喜歡用武力、講武功，這叫好勇。這意思就是說孟子所講的這個仁、講這個智，智與仁，齊宣王

認為好像他都還沒有這個能力辦得到，他只能好勇。

孟子一聽齊宣王說他好勇，「對曰」，孟夫子被尊稱為亞聖，亞聖就是什麼呢？比孔子至聖雖然比不上，但是距離至聖也很近了，叫亞聖，次一等而已。他所以稱為亞聖，看他的智慧就看得出來。這個齊宣王說他自己有疾好勇，孟子就以他所講的這個好勇，就拿教學的方法來講，他就是因材施教，就針對他好勇這一方面，他就跟他講你好勇不要好那個匹夫之勇，你要好大勇，下面他就講這個道理了。「對曰：王請無好小勇」，王請就是請你不要好這個小勇。什麼叫小勇呢？「夫撫劍疾視曰」，撫劍，手裏持著寶劍，手裏拿著寶劍，疾視，疾視是很兇惡的看人。他說「彼惡敢當我哉」，看見一個人說彼，指這一個人，惡這裏讀平聲，惡敢當何敢，何敢當我哉，當我哉就是敵得過我。兩個人在作戰的時候，不能當我，不能當我就是敵不過我，我一定把你打敗了。假使你撫劍，手裏按著劍，很兇猛的看着對方說：你敢來跟我對抗嗎？敵是對抗。如果這樣的話，孟子說「此匹夫之勇」，匹夫是一個人，一個人再有多大的能力，他能夠打勝多少人？所以孟子說匹夫之勇，「敵一

人者也」。他能夠跟一個人來作戰，只能對待一個敵人，如此而已。「王請大之」，這個匹夫之勇不可貴，希望王、請王、請你大之，大之就是你學大勇，這個大字當動詞用，你要好大勇。

大勇怎麼辦得到呢？「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這是舉這幾句詩文，先把這個說出來，這詩是《詩經》〈大雅〉篇裏面，〈大雅〉裏面有一篇詩叫〈皇矣〉，〈皇矣〉那篇詩裏面有這幾句話，王赫斯怒，一直到以對于天下，這篇詩是贊美周文王的。據說文王赫，赫是赫然，赫然是什麼呢？赫是發怒的樣子，斯怒發出怒，赫然是一個怒的形狀，他這一發怒，「爰整其旅」，爰就是當於是講。他一怒於是就整頓其旅，旅是軍隊，整頓其軍旅。「以遏徂莒」，那個時候莒是一個很小的地方，不稱其為國家，跟這個莒很近的，有一個地方叫做密，後來莒這個地方，密人來侵犯它。文王一怒、一發怒，一發怒就準備整頓軍旅。這樣一整頓，還沒有出動兵力，就以遏徂莒，遏是遏止，徂莒在《詩經》〈大雅〉裏面，這個莒是個旅字，是莒這一個地方，以遏徂莒就是遏止來侵犯莒的

那些軍隊，但是到那個地方去，侵犯莒的那個軍旅，由於文王這一怒就把那個軍隊阻止住了，叫他沒有去了，遏阻了前往莒地這個地方。「以篤周祜」，這麼一怒，原來可能會或者馬上就會發生的一個很重大的戰爭，一個戰爭不管是古代也好現代也好，一旦發生戰爭的時候，是非常重大的一個事情，勝敗兩方面死亡的人一定很多。因為文王這一怒，就把這一場快要發生的戰爭平下去了。這樣以篤周祜，篤是厚，把周家的祜，祜是當福字講，周家所得的福報又增加厚了，又加厚了。所以我們一個人不論你是從事政治也好，你從事那一個行業也好，你所做的事情對於大眾有好處，有利於人的事情，必然一定有福報。文王阻止了這一場戰爭，他是把周家應享應得的福報，周祜是周家的福，又厚了，篤當厚字講，又增加了很多了。除這以外，「以對于天下」，對字是當宣揚講，當弘揚講，可以把文王這種仁德讓天下人都知道，以對于天下就是弘揚於天下。

孟子把這個詩舉出以後，他就說了「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文王這種勇，這不是匹夫之勇，他這個勇有道德，他的出發點不是表現自己有勇敢

這個能力，而是要把這一場戰爭把它平息下去。這種大勇，這一怒、憑他這一怒使天下之民都能夠安定，此文王之勇也，這是大勇。

下面再舉「書曰」，書是《書經》。《書經》裏面有一個〈泰誓〉篇，〈泰誓〉篇與這裏所舉的這幾句話，有幾個字不完全相同的。下面就說了，「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書經》上那是講武王伐紂，殷紂王是暴君，弄得天下所有的人都是民不聊生，天下人都痛苦，所以武王出來伐紂，武王伐紂他就講「天降下民」，天降一個君主下來給天下民眾，作天下民眾的君主，同時也要作天下民眾的老師，「作之君，作之師」，這兩個之字就是天下之民，作天下之民的君主，作天下民眾的老師。「惟曰：其助上帝」，你天降下來這個君主，你呀，這個其就指的那個君主，你要幫助上帝，是上帝派你下來的，幫助上帝「寵之四方」，寵就是關心寵愛，平等的寵愛四方之民。「有罪無罪惟我在」，武王就說既然我是天派我下來的，紂王現在是無道，那麼我就是要幫助上帝來關心四方之民伐紂。但是伐紂在那個時候，武王還是殷紂王天下的一個小國家，小國，就名義上來

講，以小國的國君伐天子，這是以臣伐君，好像是不對的。但是武王伐紂是弔民伐罪，是要為了天下人民，這就是應該的。但是究竟是對還是不對呢？或是有罪或是無罪呢？以臣伐君好像是有罪，為天下民眾來伐紂是弔民伐罪，那就是無罪。但是不管是有罪無罪惟我在，我都承擔，我必定要伐紂，這在《書經》上是這麼講的。但是在這裏古人注解，可以另外一個講法。就是說我來協助上帝寵之四方關心四方，四方之民有罪或者無罪我都來，有罪我按照法令我來處理，無罪照樣的照顧他，一切都是我來負責任。那麼「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天下人誰能夠，曷當何字講，何人敢越其志？厥當其字講，越其志，這個志就是作之君，作之師，幫助上帝來照顧天下民眾，安定天下民眾這個志向，這志向不敢有超越，一定要保持這個志向。

這個說完之後，「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一人衡行，這個衡字，就是那個橫行霸道的橫字，是那個意思。有一人橫行於天下，這個指的就是殷紂王，殷紂王他雖然是個王，實際上後面孟子也講過，聞誅一夫紂矣，他是一個獨夫而已，他已經失去了天子的這個資格了。說他一人，他橫行於天下，武王感覺很羞恥。為

什麼呢？這樣橫行霸道的一個人為禍於天下，不能把他除掉，武王感覺羞恥，他一定要伐紂。伐紂結果果然成功了，所以「此武王之勇也」，能夠把天下的一個暴君除掉了，你說這個勇大不大呢？這是武王之勇。「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前面講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現在講武王也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這就是武王也效法文王，他這一怒把天下人民都安定起來。「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孟夫子就勸齊宣王，現在你這個宣王也要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你也要學武王那樣，發一怒出來，一怒之後，天下之民就因著你這一怒都能得到安定。如果這樣的話，你果然能夠像武王，武王之前有文王，效法他們這個一怒，使天下之民都能安定下來。這樣看起來，「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那天下之民惟恐你不好勇。不但不是你所講的寡人有疾，不是毛病，而且是最大的好處，這種好勇是天下民眾惟恐你不好。

你看孟子就因著齊宣王好勇，就把他引導上來，教他效法文王、效法武王，你看這樣的教學方法，那是太有智慧了。我們學道的人，要勸人學道，就要像孟子，效法孟子這樣因材施教，因著他個人的所好循循善誘，把他誘導到道上面來。

(四)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

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孟子》讀本第五頁第七行，最下面三個字開始，這是〈梁惠王〉下篇的第四章。我們就先來看經文了。這個時候，孟子還是在齊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雪宮是齊國的一個離宮，離宮是什麼呢？古時候天子或者一個國君，他要到外面去做事情，或者是到外面尋訪，天子巡狩，諸侯到他的國家其他地方去視察等等，或者是畋獵，要做一個離宮，臨時住在那個宮裏面，叫離宮，也叫做行宮。這個雪宮就是離宮的一個名稱，這個宮就是在現在山東省臨淄縣東北一個地方，見孟子於雪宮，有注解說是孟子到齊國之後，齊宣王很尊重他，就請孟子住在這個雪宮裏面，住在他的離宮，這是很高級的一個招待。有人說不是，離宮是齊宣王自己準備臨時居住的。這個雪宮裏面設備很多，有花草樹木，有禽獸、養的動物園等等的，範圍

很大，風景也很美。究竟兩者是那一種對呢？很難考了，知道有這兩種講法。現在我們就看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在雪宮這裏齊宣王跟孟子見面，「王曰」，齊宣王就對孟子說了，「賢者亦有此樂乎」，這個賢者是指的孟子，稱呼孟子。你呀賢者，你看這樣好的環境，亦有樂乎，也感覺很歡樂嗎？

「孟子對曰」，孟子就跟齊宣王講，他自己看到這樣好的環境當然很樂，但是想到別人，「有人不得」，有一般人得不到、看不到這樣的環境，不能到這裏面來遊覽，就是不得。「則非其上矣」，非就是指責，說些不好聽的話，非其上，上就指的上位，指的君主，有人得不到這樣好的環境，不能到這邊來遊玩的話，他就是非其上了。「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不得而非其上，就是毀謗在上位的君主，這是不對的。然而呢，「為民上」，為民眾上者，就是在上位的人，就是為民的君主。做為民的君主，做為人君「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這樣好的環境，自己在這裏享受遊樂，而不開放讓一般人跟人君一起同樂的話，亦非也，也不對。

下面就是孟子說出他這個與民同樂的道理出來，「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樂民之樂就是什麼呢？民之所樂的事情，比如說一般民眾看見雪宮這樣好，他是所樂，他既是所樂的時候，君主也想到民眾這麼樂，那就讓他在一起樂吧，樂民之樂者。你能夠樂民之所樂，民亦樂其樂，民眾也樂你君主所樂，這是互動的。「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憂民之憂，民之憂是民眾所憂愁的事情，民眾心理所憂悶的事情，你君主也替民眾那樣憂愁，這是憂民之憂。你能夠這樣憂民之憂，你所得的回報，那些民亦憂其憂，民眾遇到你國君有什麼憂愁的時候，民眾也替你憂愁，也關心你。這就是要看你做人君的人，必須樂民之所樂，憂民之所憂，把民眾憂樂的事情放在自己心上，如同自己。如果這樣的話，「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講過之後，樂以天下，憂以天下這是什麼人呢？古時候，古時候有聖人在位的，有聖人之德的人，他是個聖人，而又做人君，有德有位的人，他樂是以天下之樂為樂，憂是以天下之憂為憂，樂也是樂的為天下人，憂也是為天下人來憂。一切憂樂都與天下人民共同的，同樂同憂，果然如此能夠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如果還不能王者，不能王天下，未之有也，不會有的。那意思是說，能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必然是能夠王天下，如果說還不能夠王天下，孟子說我看沒有這

回事情。

說過之後，他下面舉出古人這個例子。古人是誰呢？就是齊景公。齊景公是在春秋時候，現在是戰國時代了，在春秋時候還是齊國，那是齊景公，「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晏子在那個時候是齊國一個很有智慧、很賢能的臣子，是齊景公的一個臣子。齊景公就問於晏子，就問晏子說「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這是齊景公對晏子說的，他說他希望，我欲，吾就是齊景公自己稱呼，我想「觀」，觀是遊覽，我可以去遊覽看看，就等於現在觀光是一樣的。我去觀什麼呢？兩個地方，「轉附、朝儻」。轉附就是現在山東的一個芝罘，芝罘山，就在現在山東的福山縣，福山縣東北的芝罘，芝罘是一個小島嶼。芝罘為什麼叫轉附呢？芝罘、轉附這兩個一音之轉，在古時候說話語音不像我們現在說話，一個字拼音拼得很細膩，古人說話那個語音往往很相近，比如說轉附芝罘，芝罘轉附這個音差不多，所以在製造文字上面有假借，假借有同音假借，同一個音、發音相似也可以假借，所以這個轉附就是芝罘山。朝儻這個儻人字邊一

個舞字，就跟沒有人字邊舞蹈的舞字是一個字，跟那個字相同的。這也是齊國那個時候一個山的名稱，當時叫做成山，在現在山東省的滎城縣東北靠海邊的一個山，那個山沉到海邊的一個山。齊景公說我想出去遊覽，遊覽什麼地方呢？兩個山，一個是轉附山一個是朝儻山，這朝儻有人讀潮儻，實際上經過古人考據，讀招，朝儻。從這兩座山然後「遵海而南」，遵是當循字講，沿著，沿著海邊往南邊走，走到什麼呢？「放於琅邪」，放當至字講，循海邊走，往南面走到琅邪，琅邪就是現在山東省的諸城縣的東南方，那個地方，這一帶風景都很好。他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我「何」是怎麼樣的，「脩」是修治，修治就是自己修養，想出很多辦事的辦法出來，這都是修。我怎麼樣修治「而可以比於先王之觀也」，可以跟先王那樣出去遊覽，跟他相比。先王出去遊覽的話，一出去的盛況可以說在齊景公看起來是非常仰慕的，所以他希望能夠比於先王那種遊觀，觀就是遊覽的意思。

但是要自己怎麼樣修呢？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呢？「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就是稱讚齊景公，認為齊景公這一問問得很善，問得非常好。然後就講了，「天子

適諸侯曰巡狩」，晏子在那個時候，可以說不論辦內政辦外交，在春秋時代是一個第一手的政治家。他的才能不得了，他一聽到齊景公說出來想遊、想觀這些地方，晏子不同意，可是臣子對君主不能夠直接講，說我不贊成你這個想法，你要出去遊覽我不贊成，不可以這麼說。你看晏子他怎麼說，婉轉的來諫勸，臣子勸告君主叫諫，勸告。他首先就說了「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天子要到諸侯國，那時候就拿周朝來講吧，周朝，他是天子，他封的天下各國諸侯，都是屬於天子的，所以他要到各國去看的話，就是巡狩，就是「適諸侯」，適就是到，到那個諸侯國，到那個國家去。這個名稱是什麼呢？叫做巡狩，巡狩就等於說去視察。「巡狩者，巡所守也。」巡所守，所守就指的國君，國君是為天子守著那個國家，那國家是屬於天子的。諸侯替天子守在那裏，他去守，天子到那裏去看一看，去視察。「諸侯」呢，離開自己的國家，「朝於天子」，去朝見天子，這個叫什麼，「曰述職」，述職是什麼意思呢？「述職者，述所職也。」諸侯是這一國的國君，他那個國君的職位是天子給他的。天子任用他做一個職位，他去朝見天子就是向天子述，述是報告，報告他的職務，現在辦到什麼程度，他的職務、治國的情況，叫述職。除了這個天子出去叫做巡狩，

諸侯出去朝見天子叫做述職，「無非事者」，無非是有事情，沒有說天子無故的、沒有什麼事情就出去，沒有，沒有這回事情。諸侯沒有任何事情，就隨便出去遊覽，沒有的，這是無非事者，非事出遊是沒有的。不要無事出遊，就拿國君來講，天子也是如此，他有應該做的事情。

他在朝廷裏要辦公，不在朝廷裏面，要到外面去，怎麼辦呢？「春省耕而補不足」，春天，你君主要出去，省是省察，省察你國內農民他耕的田。而補不足，你看看農民耕田用的那些農具，比如用犁、用那些農具有不足的，你這個君主以政府的力量來補足他，補不足。「秋省斂」，到秋天的時候，農作物都成熟了，農民在收穫了，在這個收穫的時候，叫做斂，斂就是把農作物收起來，收穫起來。這個時候你君主也要出去省察，省察去看看。「而助不給」，給也是當足字講。如果你看秋收的時候，看見農民收成不夠，收成不好，他這一年糧食就缺乏，就不足，就不給，不給就是不足了。比如說這一家人、農民他這一年收成不夠，他這一年生活就吃不飽，你看清楚之後，你就要把國家的糧倉開放，拿出來補助這些不足的農民。君主

平時就要做這些事情，在春秋兩季就要做這些事情，除了這些事情，你出去遊覽，古來沒有這回事情。

君主出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講完這個之後，他舉出「夏諺曰」，夏是夏朝，這是春秋時代還是周，晏子還是春秋時代還是周朝，周朝以前是殷朝，殷朝以前是夏朝，夏朝流傳下來一個民間的俗語，叫做諺語。從夏朝流傳一個諺語說了，「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這是那時候一個諺語，這諺語意思就是說，吾王，一般人都把這個王稱呼是我的王。我的王不出來遊，他一出來遊，他體驗我們民間工作得很辛苦，他還想辦法叫我們有休息的時候。如果他不出來遊覽的話，不知道我們工作辛苦，「吾何以休」，我得不到休息。「吾王不豫」，豫也當遊字講，吾王要是不歡歡喜喜出來遊覽的話，「吾何以助」，我有不足的地方，王也不知道來給我補助。這個意思就是說，那些民眾還希望王出來遊，王出來遊的時候，一出來對於民眾就有好處，或者是有休息，或者是有所補助。這就說明這個王，那時候是夏王，夏朝的君主，因為這樣出來，對於民眾就有

這些好處，所以民眾都希望王出來遊覽。這個「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天子這個王，古時候王是天子，三代夏商周三代，天子都稱王。到春秋時候國君也稱王了，首先那個楚國，楚國依仗他的南方地方那麼廣大，人也多，他就首先稱王，然後其他各國君主也是都稱王了。這是後來周天子勢力衰微，天子力量不足以來統治、統理各國諸侯的時候，所以各國諸侯就相繼稱王。這個時候在夏諺指的那個王還是天子，天子這個王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就作為各國諸侯效法的一個法度，這是夏朝的一個諺語。

「今也不然」，晏子就說了，現在不是這樣了，「師行而糧食」，師行指的那些諸侯，大國的諸侯都稱王了，他一出動或者帶著軍隊，或者自己出來遊覽，就算是興師。興師就是帶著軍隊，出來之後而糧食，就是帶著一些糧食。一出動、一行軍的時候，行師就是行軍，一行軍的時候，軍隊就帶著很多很多糧食，包括很多乾糧。你這乾糧從那出來的呀？都是從民間出來的。而一般民眾呢？「飢者弗食」，弗當不字講，民眾受了飢餓而不得食，吃不飽。「勞者弗息」，大國的諸侯、稱王的諸侯

一出動這個師，也不顧民眾，民眾在勞苦，你也不管他，所以勞者弗息，得不到休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不但如此，這個在位的人，指大國的國君眊眊，眊眊是互相用不善意的、惡意的眼光看對方，你看他有惡意，他也有惡意的來看你。胥是相互講，眊眊相讒，這個讒字是毀謗，彼此用不善的眼光互相看，而且互相發出惡言出來指責對方的不好。你在上位的人如此，民乃作慝，一般民眾跟著你學，慝是做那些惡事情，民眾就跟著做惡事情，犯法也好，做這些罪惡時候，他都跟著學。

「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命方當違背，違背先王之命，先王之命就是代表天命。方命，違背天命，虐待天下民眾，而你自己飲食若流，你自己飲食沒有節制像流水那樣，沒有節制的飲食。流連荒亡，為諸侯憂，這個諸侯那是小國的君主，大國的諸侯行霸道，這樣窮奢極侈，一到那個地方，那些小國諸侯就要供給一切所需，這些小國諸侯就是很憂愁。什麼叫做流連荒亡呢？下面解釋了。「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你坐了船從上往下流，流到那裏，流連忘返，

你忘記回來，這叫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下流乘著船，那個不好，那個船逆水行舟，你需要人民的力量在岸上用繩子把你的船往上拉，而你坐在船上上面忘記回來，這叫連。「從獸無厭，謂之荒」，就是畋獵，出去打獵的時候，貪得無厭，這叫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好酒，通宵達旦飲酒作樂，這叫亡，亡是亡了國。「先王無流連之樂」，先王，有道德的君主天子沒有流連之樂，也沒有「荒亡之行」，那種行為。「惟君所行也」，上面講先王是那樣，出來遊的時候，一定對於民眾有好處，所以民眾希望他出來遊；後面那些大國諸侯出來遊覽，一出來就是為小國諸侯帶來很多憂苦，流連忘返。君王你所行的你看看，你要效法先王，不要效法現在那些橫行霸道的大國諸侯。

「景公說」，景公一聽很喜悅，這個說當喜悅的悅字。「大戒於國」，大大的告戒他國家國內所有的民眾，包括他朝廷的臣子，就把這些話、這個意思向他國內盛大的戒備。「出舍於郊」，出舍於郊，他也到郊外去看看，郊外看看就是要看看民間有什麼疾苦，「於是始興發，補不足」，看到民間之後，民間有糧食不足的時候，他

就實行有恩惠於民的惠政，實行政策對於民眾都有好處，都有恩惠的。發補不足，遇到民間有糧食不足的時候，國家糧倉把它打開來發給民眾，補給他不足。「召太師曰」，召太師——樂官之長，管音樂的人，「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你替我作一個君臣互相都歡喜的這種音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徵招，招就是舜王的音樂，舜王就是韶樂，韶樂是最美好的、最善的，盡善盡美的樂。這個招樂合乎宮商角徵羽徵與角這兩種音，配合這兩種音作出招樂出來。這兩種音是什麼呢？這個角是代表民間，徵是代表事情，它就純粹表現注重民間的事情，作這一首音樂。其詩曰：這個詩是這個音樂的樂詞，音樂的樂詞、歌詞就是詩，那個曲子就是作成旋律、樂譜。樂詞就是詩，裏面有一句話，「畜君何尤」，畜君這個畜字是什麼呢？畜當好字講，愛好，愛好這個君主，何尤，尤是過失，你只要愛好這個君主，沒有一切過失，都很多好處。所以下面解釋，畜君者什麼呢？「畜君者，好君也」，由這一首音樂演奏出來、唱出來，跟一般民眾同樂，同樂的話就是一般民眾都來愛護國君，叫好君。

這是孟子舉出齊景公問晏子，晏子答復齊景公要一切與民同樂，不要無事出去遊覽，你要關心民間的一些事務，關心民間疾苦。把這個事情舉出來建議齊宣王，可以說這是對齊宣王很大的一個教化。

(五)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兒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瑯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讀本第五頁倒數第三行開始。「齊宣王問曰」，孟子這個時候還在齊國，齊宣王就來問孟子，他說「人皆謂我毀明堂」，這個人沒指的是誰，那時齊國有人告訴齊宣王，他說有人告訴我，告訴我什麼呢？叫我毀明堂，毀明堂我就不知道是要毀呢，還是不要毀。「毀諸」，諸這個字就是之乎兩個字，之就是代表這個明堂，乎呢是一個疑問的話，毀之乎。下面「已乎」，已當止字講。這四個字就是兩句話，是毀呢？還是不毀呢？就拿這個問題孟子。這裏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個明堂，古時候天子出來巡狩的時候，就在那裏要建築一個明堂，供給天子在這裏。在這裏做什麼呢？他就是接受各國諸侯來朝見他。這個明堂是在泰山的下面，是古時候周朝周天子，那時周朝是在西邊，周天子到東方來，到東邊來巡狩的時候，就在這個明堂裏面接受東邊的各國諸侯來朝見，明堂是這樣的一個建築物。這個明堂在泰山旁邊，泰山原來是屬於魯國，在魯國跟齊國的邊境，這兩國都有。但是這個明堂當時時候是在魯

國的邊界，由於後來齊國逐漸逐漸的向外擴張領土，後來明堂這個建築物就變成齊國的，就在齊國的領土之內了。既是變了齊國領土之內的一個建築物，人家都知道這個明堂是周天子來朝見諸侯用的，齊國是國王，國王是個諸侯，諸侯怎麼能夠用這個明堂呢？你就是到明堂裏面來，別的國家的諸侯也不會來朝見你，你不如把這個建築物拆掉了，叫毀明堂。他對於有人勸告他拆毀這個明堂，他拿不定主意，所以問孟子。

「孟子對曰」，孟子就答復齊宣王說，「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夫這是一個語助辭，下面明堂這兩個字實際上指的建築物。孟子說明堂這個建築物是王者之堂，王者之堂要注意是周天子的堂。為什麼王者指的周天子呢？中國的帝王在早期的時候，三皇五帝，五帝就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稱為帝。到了夏朝、商朝、周朝，從夏朝開始不叫帝叫王，夏商周三代那些天子都叫做王。因此這講王指的是周天子，是王者之堂。齊宣王為什麼也稱王呢？因為在戰國時代，實際上在春秋時代就開始，春秋時代楚國首先就自己稱王，因為他仗著他那個地方很大，現在中國南方

好幾個省那時候都是楚國的。到了戰國的時候，各國諸侯都稱王了。但是齊宣王儘管他稱王，他還是一個諸侯而已，所以孟子在這裏講是王者之堂也，這是周天子所用的一個堂。你問我要拆毀還是不拆毀，我就跟你建議。孟子建議什麼呢？「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你要想著實行王政，王政是根據王道，由王道來實行仁政，果然這樣的話，則勿毀之矣，你就不要把這個明堂毀掉。

孟子這麼一說，齊宣王就說了，「王曰：王政可得聞與」，你老夫子說了要是想實行王政的話，就不要拆毀，我對於王政還不了解呢，可不可以請你說一說，說給我聽一聽。「對曰」，孟子就說了，「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你問王者之政怎麼樣的實行，我就舉古時候的王者，他的政治我說出來給你聽一聽。古時候就是「昔者」，這是指周朝，戰國時候是東周，文王那個時候是西周。「文王之治岐也」，還不算西周，武王伐紂成功以後有了天下，才是西周。文王治岐的時候，還是殷紂王時代，他是西方的一個國家，在岐山之下，他是諸侯國，他是一個國家。文王在岐山之下，那時周國是個

小國家，他治理那個小國家的時候，怎麼治法子呢？「耕者九一」，他實行井田制，井田制各位看看這井字，井字寫成的話，四方有八個，八塊方方的土地，中間有一個方塊也是一個土地，一個井字劃分，農田的劃分劃成九等分，每一分都是一百畝。四周八分授給有耕作能力的農夫，一家農夫給他一分，這一分是一百畝，中間那一分也是一百畝那是公田。其餘的八分每一家農夫他自己耕，耕那一百畝，中間的那一分大家共同一起來耕，耕那公田。公田收成的時候，那個稅、田賦這個稅繳給公家，就是繳給文王那個國家，那叫做耕者九一，這就是以井田的九分之一的稅金繳給國家。這在當時說起來，還是在殷紂王那個時代，殷紂王那個時代的稅金賦稅很重，文王他恢復古老的方法實行井田制，把老百姓的賦稅減輕了很多，所以實行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仕者是讀書的人，讀書人在朝廷裏面做官，做官的時候他當然有俸祿，可是有俸祿的時候，他的子孫呢？就是這個井田的公田裏面，還是讓他也得一分俸祿，這是一般做仕人的情形。「關市譏而不征」，關是各地方的關口，市是市場，在關口的地方派著有官員在那裏，做什麼呢？來往出入的人，他要來問一問，問一問是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以外就是那些不守法的人，犯罪傾向的人，

遇到那些人就不准他入境。還要在市場，市場裏面是不是有一些歹徒到市場裏面來，所以也有官員在那裏問，問就是凡是有來往的人就要問一問，這個問的意思就是這個譏字，這個譏字就是盤問的意思。關市管理關卡的、管理市場那些官員，遇見進出的那些人，只是留意來問一問，問過就算了，一般人就是讓他進出，遇到有疑問的或是有犯罪的人，那就不讓他進來，而不征，這些都不徵稅的。比如說這個關口要徵稅，我們現在世界上，各個國家它都有入境出境，入境出境多多少少還要繳納費用。文王那個時候關市譏而不征，只是問問有沒有歹徒而已，不徵稅的，沒有關稅。「澤梁無禁」，澤是水包括池塘，梁是河流上面那個橋樑，澤裏面有魚，梁上面是橋，橋下面有魚，一方面可以看看風景，有捕魚的地方也可以捕魚，就是澤梁，無禁是沒有禁止，任何人都可以到澤梁裏面來。「罪人不孥」，孥是當妻子講。古時犯法的人，尤其是在殷紂王那個時代，殷紂王以前那個法律，都是犯了罪連累他的家屬，都要問罪。文王在治岐的時候，如果有人犯罪，就處分犯罪的人，犯罪人的妻子，不管他。不要連在一起，連同妻子也問罪了，這叫罪人不孥。

由這幾句話看起來，這是不是王政？還有說注意到那些特殊的民眾。「老而無妻曰鰥」，年紀老了沒有妻子，他的妻子先死了，沒有妻子，老而無妻，叫鰥夫。「老而無夫」呢？年紀老的時候，她的丈夫早已經死了，到年老沒有丈夫叫「寡」。「老而無子」，到年紀老的時候，無論是男的女的，他沒有兒子，都叫做「獨」。「幼兒無父」呢？在年幼的時候，無論是男童或是女童，沒有父就叫「孤」，叫孤兒。「此四者」，這四種人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這是天下的人民窮而無告的，窮是窮困，窮困而無處可以告救的人。告為什麼呢？比如說一個人他遇到窮困的時候，他有人可以告，有誰呢？他有親屬，他的親屬或者是父親母親兒子女兒，有人可告，他一說出來的話，別人就會幫助他解決這個困難。而鰥寡孤獨這四者，他是窮困而沒有一個人可以救濟他，沒有一個可以告的人。「文王發政施仁」，文王在治岐的時候，發政就是治理他這個國家、辦理他的政治，辦理他的政治就是實施仁政。實施仁政的時候，仁政本來是平等的，但是他「必定先斯四者」，斯就當此字講，先要救濟這四種人。為什麼先救濟這四種人？因為這四種人窮而無告，其餘的人他有親屬，有父母有兒女，這沒有問題的。特別這四種人，所以文王先要關心他們，

救助他們。

孟子說了這個以後，他就舉出詩來做印證，詩就是我們現在讀的《詩經》，他說「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滄獨。」舉出《詩經》，這個詩是在《小雅》，《詩經》有《小雅》《大雅》。《小雅》裏有一篇叫做《正月》，《正月》篇裏面它是講哿矣富人，哀此滄獨，這兩句詩，我們先看上面這一句，富人他衣食住行是不缺乏的，文王一看衣食住行都不缺乏哿矣，哿當可字講，可以了，他過得去。但是下面呢，哀此滄獨，滄獨除了上面講的鰥寡孤獨還有不在這個之內的，還有其他類似鰥寡孤獨這種單獨的人、單身的人，都叫做滄獨。這個滄獨的人既是單獨的一個人又窮困，所以文王對於這種的人要哀憐他、關心他們。這兩句詩，孟子特別引證過來證明他所講的，文王治理岐山那個小國的時候，他就是這麼做的。

說完了以後，「王曰：善哉言乎。」齊宣王聽到孟子拿文王在治岐所施行的仁政，又特別關懷那四種窮人，又舉出《詩經》來做印證，所以齊宣王一聽之後，他就讚嘆了，善哉言乎，好啊，你老人家講文王這種仁政，又特別關懷這一類的窮民，

實在是好。孟子一聽齊宣王這樣讚美文王那個仁政的時候，接著就說「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就說了，你如果是善之，你認為文王那個仁政是非常好，那麼則何為不行，你為什麼不去實行？文王可以辦得到你也可以辦得到，可以實行，你為什麼不去實行呢？齊宣王聽孟子這麼一說，他就說了「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寡人是齊宣王稱呼自己，他說我有疾，疾不是疾病，他說我有毛病，我有什麼毛病呢？我好貨，貨是財貨，代表金銀財寶這些物質。

「對曰」，孟子又說，「昔者公劉好貨」，孟子一聽好貨，你說你有疾、好貨，說有這個毛病，毛病在好貨，這個沒有問題。古時候公劉，公劉是誰呢？公劉是古公亶父，是文王的祖先，他就是好貨。這個問題，齊宣王說寡人好貨，這個問題不好答復，因為孟子把文王那樣的仁政說出來以後，齊宣王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就表示他的心理不願意施行仁政。這個好貨就是好利，這個利，凡是一個人講功利，好財富，就跟仁政是相反的。仁政是什麼呢？仁政就是不為自己的利益，純粹為一般國民，為他們做事，為他們謀求各種福利，這是不為自己的。像齊宣王這樣好貨，

他自己好貨，就為自己，就是自私自利的，這正好跟仁政相反。遇到這個問題，我們想想看，你怎麼勸告他？比如說我們現在國內國外都是講功利主義，只講利不講道義，普遍都講功利，我們勸他放棄功利而學道義，我們感覺到很難。你從那裏勸告他？感覺很難以勸告。但是你看孟子，孟子說你好貨沒問題啊，這不算是毛病，他就因勢利導，因著齊宣王好貨，他就把他誘導到公劉這方面來。公劉就是周家的太王，太王小兒子叫做王季，王季的兒子就是文王。他那時候住在邠那個地方，那個邠現在是在陝西省的北方。那個地方原來是外族、異族所居住的地方，公劉就在那裏，也有不少漢人，漢人是後來的，那是周家的，也有不少中原的人住在那裏。後來那個異族經常的來侵略公劉，因為公劉怎麼呢？他很會經營，所以他的財富很多，所以這裏說公劉也是好貨，他很會做生意、很會營利、很會生產。

他怎麼好貨呢？「詩云」，這個詩云也是《詩經》裏面的，《詩經》〈大雅〉〈公劉〉篇所說的。那一篇講「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為什麼呢？因為公劉住在邠這個地方，經常遇到當地那些

夷狄、那些外族來侵略他，他準備要遷居，遷到什麼呢？遷到邠這個地方，後來也改為另外一個字——豳字，準備搬到豳這個地方。因為他要遷居的時候，原來他在邠那個地方儲存的糧食、財富不少，所以說「乃積乃倉」，糧食儲藏在倉庫裏面。除了這個以外，「乃裹餼糧」，餼糧是乾糧，乾糧可以裝在袋子裏面。「于橐于囊」，于橐于囊就是要準備行路了，準備搬遷了，他就把那些乾糧裝在橐囊裏面，大的叫橐小的叫囊。「斯戢用光」，他要遷居的時候，當地那些民眾都願意跟著他一起遷移，他帶著這些糧食，他所想的，戢是把大家團聚起來，團聚起來一起搬到一個安全的地方，用來光大他這個有道德的政治、德政。「弓矢斯張」，弓是武器，你要是搬遷就不那麼容易，那個敵人他不會讓你安安全全的、這麼好好的搬走，他是要帶著武器防備敵人來攻擊，所以弓矢斯張就是張弓，把矢張開來。「干戈戚揚」，干戈也是武器，把它揚舉起來，「爰方啟行」，爰當願字講，於是啟行。啟行是什麼呢？這個行字在詩裏面是押韻的，行就是開闢道路，開闢道路大家好出來，好走路。

說到這裏，把這個舉出來以後，然後再說「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

孟子把上面舉出來，詩也舉出來以後，公劉是那樣的好貨，所以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居在那不動的時候，有足夠的糧食儲存在倉庫裏面，後來要遷居要走的時候，能夠用橐囊把它帶著走，就是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啟行」，可以安全的，方是把道路開闢好了以後，然後啟程，可以遷居了。這是公劉好貨。「王如好貨」孟子就對齊宣王說，你說你好貨，你如果真的好貨，好貨你怎麼樣？你就學公劉，學公劉那樣好貨。公劉是怎麼呢？他是「與百姓同之」，他住在邠的地方跟他的民眾一起共同享受財富，後來搬遷到邠的地方以後，他還是帶著他的百姓一同的有福同享。與百姓同之，一切與百姓同，「於王何有」，這樣的話你實行王政，你向公劉這樣學實行王政，有何不可呢？於王何有，於你有什麼不可，不可就是辦不到。意思是說你這樣做那裏辦不到？

這說完之後，他沒有道理說不行，但是齊宣王又找出一個理由出來。他說「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我還有一個毛病，什麼毛病呢？我好色。這個更嚴重了，好貨啊，一般人還可以把她勸過來，好色尤其這個好字，色在佛法來講就

是淫，淫慾。一切眾生生死輪迴不斷就是在這個淫字，學道學佛為的是要了脫生死，這個淫慾是個大問題。出家的修行人他一定要斷淫慾，不准結婚的，在家人他可以結婚，但不准邪淫，夫妻關係以外不准邪淫。但是齊宣王講好淫，加上個好字那就不得了。這個好是嗜好，現在你說一般吸毒的人，吸毒的人他染上吸毒這個嗜好，你想要他改，強制的要他戒除掉，很難，戒了之後，他出來又犯了，因為習慣了，上癮了就很難，所以齊宣王說他寡人好色。

針對這個問題，假如是我們遇到齊宣王這樣的人，我們怎麼答復他呢？很困難。你看孟子，孟子說「對曰：昔者太王好色」，太王就是公劉，他也好色，你說你好色，認為是有毛病，在我看來不算是毛病。為什麼呢？古時候太王他也好色，他怎麼好色呢？他好的是「愛厥妃」，愛就跟你所講的愛好是一樣的，厥妃，厥當其字講，愛他的妃子，就是他的太太。這也拿詩裏面做一個印證，詩也是〈大雅〉，有一篇詩叫〈絲〉，在那篇詩裏面就講，「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詩經》裏面，就是〈大雅〉〈絲〉的那一篇裏講，「古

公亶父」就指的太王，他原來是由邠的那個地方遷到豳，移到豳的時候，豳那地方的夷狄、戎狄又來侵犯他，不只一次的，第一次來侵犯他，送一些物品給他，第二次又來，一而再，再而三的來侵犯，後來古公亶父就跟他治理之下的國民講，他說那些人啊我專門送他東西是不夠的，他主要是要我這個土地的，那不如讓，把這個土地讓給他，所以他又帶著一般人遷到什麼地方呢？遷到岐山之下，這個詩就是講那一段的歷史。這一段歷史，前面乃裹餼糧是從邠那個地方搬到豳，現在由豳那地方再遷都，遷到岐山之下，豳是在岐山的北邊，他再度搬到岐山的南邊，這一段是這麼說的。「來朝走馬」，古公亶父他決定要遷都了，把他國家的首都遷到岐山之南去，說搬就搬，很快來朝，來朝是第二天的早晨，第二天就搬，走馬，就是形容他搬遷得很快，第二天一早就開始行動。行動，這一路怎麼走法子呢？「率西水滸」，從那往西邊走，沿著西邊，率就是循，循著西邊的水滸，滸就是河流的岸邊，循著水的岸邊「至于岐下」，到了岐山的南邊岐下。到了岐下，他來的時候，「爰及姜女」，爰當於是講，於是他與姜女，就是太姜，就是前面講愛厥妃，是他的夫人，也是他的太太。他和他的太太姜女「聿來胥宇」，聿來就是當至字，從那邊來到岐山的南

邊。胥宇，胥當相字講，相什麼呢？就等於地理師來勘查這個地方那裏適合建築，宇是建築物、房屋，他與他的姜女一同來勘查土地，看看在什麼地方適合建築居住的地方、建築物。這是講那個時候的一段歷史。

「當是時也」，建築成功，在這個時候，就治理岐山下面這個國家。他治理怎麼樣呢？「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在他治理之下這些人民，女的到了年齡不耽誤時間，就出嫁了。男的呢？到了結婚的年齡就娶妻子也結婚了。如果說女子到時候還嫁不出去，就是守在閨房之內，有怨恨了，叫做怨女，她不耽誤時間到時候就出嫁，叫內無怨女。男子呢，如果超過結婚年齡還不能結婚的話，那就在外面曠，曠夫就是沒有結婚的一個男子，沒有耽誤時間，到了結婚年齡就結婚，就是不在外面曠，所謂曠是毫無拘束的，無曠夫，到了年齡就結婚了。就政治來講、就社會來講，這是非常好的一個政治，治理得一切安定，能夠治理得國內內無怨女外無曠夫，顯示政治也辦好，社會也沒有問題。

這樣舉出來以後，孟子就說了，「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就跟

齊宣王說了，你說你是好色，認為是一種毛病，那麼我現在講的古公亶父，他是好色，他愛護他的姜女——是他的夫人。他愛好他的夫人，不只自己愛好他的太太，也顧及到國內的所有男女，顧及到之後，你看他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使他國內的所有男女都能像古公亶父這樣的結了婚、彼此相愛。這個好色是與民同之，不是古公亶父單獨自己愛護他的太太，他也把自己推己及人，與民同好，使得所有的民眾沒有曠沒有怨，這就是與民同之，在這裏講「與百姓同之」。跟宣王講，你如果好色，你與你國內所有的老百姓，都能一同像你這樣同好，那「於王何有」呢？你說好色就不能實行王道，不然，你想想像古公亶父這樣的與百姓同之的話，你這個王政有什麼辦不到呢？何有，是有何不可呢？

這一章最重要的我們要了解孟子他是辯才無礙，辯才無礙這個辯才從那裏出來？就是從他學聖人開發自己的仁心而來，心理真正是個仁者，他自然就有智慧來教導他人，來學這個仁。所以他本有的這個仁德現出來以後，他自自然然有這種智慧，可以把齊宣王前面講好貨引導來像太王那樣好貨，後來又講到好色，又把他引

導起來，讓他學古公亶父——就是太王，這就是他從這個好貨好色——不好的這種嗜好，引導到正當的所好來。這是一種了不起的智慧，要想開發這種智慧，沒有別的，向自己內心中求，自己有成就。我們自己怎麼學法子呢？我們處處存著有仁慈之心，我們待人接物，一切都是本著我們仁慈的心理對待一切人。果然能夠這麼做，話，一方面是自己修道，一方面也是在自己行道——勸人家這樣做，那個智慧自然就出現。所以我們讀了這一章經，我們就要跟孟子這樣學。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一六〇

(六)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這一章孟子主動的來教化齊宣王，我們就看第六頁第五行。「孟子謂齊宣王曰」，就告訴齊宣王，告訴齊宣王什麼事情呢？他說「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孟子這是一個用假設的一樁事情，他說你的臣子其中有一位，他把他的妻子託付給他的朋友。朋友在古時候講是在五倫之中，既是在五倫之中，有重要的事情可以託付給他，其中有一個臣子，他要把他的妻子託付給他的朋友。他為什麼要託付呢？他自己是要「而之楚遊者」，之當往字講，他要前往楚國去遊覽，等於要到楚國去觀光。「比其反也」，比就是到了，到了他回來的時候，從楚國觀光之後回到齊國來。回來之後一看，「則凍餒其妻子」，等他從楚國回來一看，他這個朋友

不夠交情，讓他的妻子受了凍餒。凍是什麼呢？在冬天沒有衣服穿，衣服穿得不够受了寒。餒是什麼呢？讓她吃不飽。讓她受了飢餓之苦，凍了受了寒冷之苦，這個是不夠朋友了。交朋友、託付朋友這樁事情，把妻子託給他，結果讓他的妻子受了凍餒之苦。孟子就問了，像這樣的朋友「則如之何」，這樣的朋友，交友之道，就是道義沒有了，如之何就問齊宣王。「王曰：棄之。」齊宣王一聽，這個朋友還要幹什麼，不要了，棄之就是不要跟他來往了，絕交了。

「曰」，下面孟子就說了，「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士師是管刑法的，就是現在的司法人員、法官，司法人員他不能夠辦理訴訟的案子，就是不能治士，則如之何呢，一個法官對於訴訟的案子，尤其是刑事案子辦不好，如之何。「王曰：已之。」齊宣王一聽，教他辦法律、做法官，士師是法官之長，這樣他辦不好，已之就是撤職，不讓他再繼續做了。

孟子就說了，「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四境就是一個國家四邊的邊疆，在四個邊疆之內，就是你全國。全國不治，不治就是政治辦亂了，你的國內

一切都亂了，有犯罪的、有強盜的、有偷竊的、有殺人放火的，這個就是不治，則如之何，前面說是那個朋友不夠交情，失去朋友之道要絕交了，士師司法做不好要撤職，你這個四境之內政治沒有辦得好，是誰的責任？是國君的責任。國君的責任這個問題提出來，你看齊宣王是他自己的責任，他怎麼答復呢？正確答復的話，齊宣王不能自己殺自己，那只有自己退讓，自己下臺。但是齊宣王這種人他肯自己下臺嗎？他肯自己辦自己的罪嗎？不會的。所以你看下面說了，孟子一問則如之何，就不像前面答得那麼乾脆了，既不能答棄之，也不能答復已之，只好怎麼呢？「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這樣一問則如之何，齊宣王看看左邊，看看右邊，說其他的事情，這個事情不答復也不提了，就轉移目標了。

這章書孟子要教齊宣王，真正講到他關鍵的一個毛病上面去，齊宣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也知道齊宣王是這樣的人，但是教還是要教他。一個讀書人，尤其是學儒學這樣的一個大賢人，他不能像蘇秦張儀那樣順著各國君主的意思，來逢迎國君，孟子是把自己的仁義道德這種道理，不管那個國君接受不接受，他要說出來，

說出來多多少少對他有影響。說完這一章以後，我們要學孟子，我們靠自己修道也勸人家學道，盡其在我，我們不要看對方不肯接受我們就不講了，我們講還是要講，不過要用方法，要用自己的智慧，就像前面要因材施教。

(七)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這是〈梁惠王〉下篇第七章。「孟子見齊宣王曰」，又是主動的去教化齊宣王了，「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子對齊宣王說了，所謂故國，故國是歷史悠久，又是大國，故當古字講，是古老的國家。古老的國家是什麼

呢，在國家之內拿一個樹木做代表，你的國家是古老的國家，在你國家土地上長的樹木，長得一定是古老又高又大，一般人的了解都是這樣。孟子在這裏說所謂古老的國家，並不是說你有喬木就算是古老國家。喬木是高大的樹木，喬當高字講，有高大的樹木就代表你的國家就是古老的國家嗎？不是如此，這叫非謂，不是這個講法。怎麼講法呢，「有世臣之謂也」，世臣在你朝廷裏做的臣子，他是累世修養道德的，他累世修養道德，他品德又好又有學問，你有這樣的老臣子，老成持重的臣子，你才算是一個老國家——古老國家。凡是古老國家它歷史悠久，他用的老臣子有智慧有道德，可以對其他的國家做一個模範，讓別的國家來學，這才算是一個故國。以這個標準來看，「王無親臣矣」，孟子對齊宣王說你沒有親臣，你沒有親自任用這樣的老臣。為什麼呢？「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你當初進用你的臣子，進用之後，你看看現在你的臣子，做了不好的事情，幫你辦政治也沒有辦得好，他造了很多不合乎仁政的事情，甚至於犯了罪，而你不知其亡也，你當初用他的時候，你不知道這個人到後來是這樣不好，這樣不好你也不知道怎麼樣處置他，亡就是責備他，讓他不要繼續做下去。這樣看起來你沒有親臣，也就是沒有那個世臣。

齊宣王就問說，「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我在當初進用我的臣子的時候，我怎麼知道他後來是個不才之人，而不進用他。意思就是說我當初用他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後來會變壞的，而舍之。當初我要知道他後來變壞了，不是個人才、不是賢能的人，我就可以識之，把他舍，舍當放棄不用，可是當初我不知道。

「曰」，孟子就說了，你說你當初不知道，但是你要知道，你用人的時候要慎重。怎麼慎重法子呢？「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如不得已，就是你自己不認識，不知道他的人才，那就使得卑者攀上高位置，他的品德才能都很卑下的，讓他到了高位置上面。「疏踰戚」，不應該親近他，應該疏遠的，而你讓他來親近你。「可不慎與」，這樣做起來後果很不好，你應該要謹慎。怎麼樣子謹慎法子？「左右皆曰賢，未可也」，你左右的人說這個人很賢可以用，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那些大夫們都說好，你也不見得馬上就相信，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你國內的一般人都說這個人可以用，很賢，然後你去考察考察，「見賢焉，然後用之」，考察之後，這個人實在是賢，然後你才用他。反過來講，「左右皆

曰不可，勿聽」，你左右的人都說這個人不可以用，你不要聽他。「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都說不可，你也不要聽他。到了「國人皆曰不可」，你國內一般人都說這個人不可以用，「然後察之，見其不可焉」，考察之後，真是不可用了，「然後去之」，這是在朝中已經用的人，那麼經過這些的話，你就可以不要用了。「左右皆曰可殺」，這是犯罪的人，左右的人都說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你也不要聽。「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其可殺焉，然後殺之」，見其可殺焉，然後再殺之。這個殺之你要知道，「故曰國人殺之也」，不是你齊宣王殺的，而是國人都說可殺，你不過是根據國人大眾的意思，考察結果可殺，你才殺。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因為你是實行仁政，仁者他不會殺人，所以為民父母，「為民父母」這句子，我們學孟子的話，要多讀幾遍，為民父母，為民父母。你做一個國君，你就是所有國內人民的父母。父母對於他的兒女，兒女好，他固然要愛護他；兒女不好，就算不好到怎麼樣的程度，犯了怎麼樣的罪惡，國家的法律要治他，父母心理對他這個兒女還是要愛護。對於兒女犯罪，父母心理很痛苦，

還是要愛護他的兒女，這就是父母之心。你要殺一個人的話，看那個犯罪的人，你經過全國的人都說可殺，考察結果的確是可殺，你就殺。這個殺之不是你殺的，你為民父母，父母怎麼能夠殺兒女？那是國人殺的，所以故曰國人殺之也。

最後這幾句，等於是這一章經作詩的詩眼一樣，多讀幾遍。仁君他是不會殺人的，他是為民父母，你這個仁政一定是做得好。這一章經，你看孟夫子教齊宣王，實實在在的，孟夫子自己就是父母，就如同齊宣王的父母。我們學孟夫子教化別人，也要存著這個心理。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一七〇

(八)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這是齊宣王問孟子的，他說成湯王放桀，桀是夏桀王，夏桀王是夏朝最後一個亡國之君，成湯王那時候替天下民眾來討伐夏桀王，叫放桀，把夏桀王放逐出去了。武王伐紂，殷紂王也是亡國之君，弄得天下人民不聊生，痛苦得不得已，武王出來伐紂。有諸，齊宣王問孟子，有諸就是有之乎，就問這個放桀伐紂這樁事有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書傳上記載有的。「曰：臣弑其君可乎」，齊宣王就問。那個時候，成湯王還是在夏桀王那個天下、那個朝廷之內，他是一個臣子。武王伐紂，武王那個時候還在殷紂王那個時代，等於是紂王朝廷一個臣子，都是一個小國的國君。小國國君伐天子，那就是以

臣伐君，所以問以臣伐君，臣弑其君可乎，這可不可以呢？

孟子你看怎麼答復，照道理，臣弑其君是犯罪的，但是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當害字講，害仁的這個人叫做賊，「賊義者，謂之殘」，義是道義、正義，賊害道義的人叫做殘。「殘賊之人」，既害仁又害道義，這種人就是殘賊之人，他不能算天子，不能算王者，只能算是一夫，「謂之一夫」，一夫是一個獨夫、一個匹夫。天下人都不承認他是天子，他只是個獨夫，殘害仁義的一個獨夫。你看孟子這種智慧，他先不答復臣弑其君，他先把這個桀紂定出來是個獨夫，失去了天子的這個身分。既是獨夫不是天子了，孟子就答復他了，「聞誅一夫紂矣」，在這個於傳有之，我是聞到，從傳裏學來的，知道的。知道什麼呢，只是誅了一夫，放桀伐紂，桀紂只是一夫而已。「未聞弑君也」，你問的臣弑其君可乎，我答復你，他是誅一夫。成湯武王都是弑民伐罪，代表天下的民眾，在那個時代把一夫這個罪人，把他討伐掉了以後，來安慰天下民眾。代替天下民眾來誅一夫，所以你問是不是臣弑其君，我認為不是臣弑其君，而是誅一夫。

學到這裏，我們要開開智慧，那時候雖然是幾千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到現在我們知道，你選舉的時候，要辨別他是個仁者，或者是個一夫，你就要學孟子。誰是仁者、誰是一夫，辨別清楚以後，我們在今日之下，沒有那麼大的權力，也不是成湯、武王，我們的道德能力怎麼能跟他們比呢？但是我們有選票，最低限度我們有一張選票，不要認為我們這一張選票無足輕重。一個讀書的人，只問是非善惡，雖然是一張微不足道選票，但是我們必定要是非善惡辨別清楚，你這一張選票不能亂使用，要用到選最正確的人上面。所以讀古人書，不是空讀書，都要化為是有用的。

這章書以及前面，在今日之下雖然大家不講仁義道德，尤其現在選舉的時候，我們讀了這幾章經要學孟子，除了學孟子這種智慧，特別要注重自己要有辨別是非的能力。是非辨別能力必須自己平常修養，我們學道的人怎麼修養法子呢？一切起心動念就要為天下人來著想，天下人在這個時期大家都講功利主義，結果造成天下很多人都是桀都是紂，很多人都是夏桀王、都是殷紂王。你要不想使天下很多人都殷紂王、夏桀王，我們自己要學仁者。學仁者教化天下人，不要跟現在人學講功

利主義，要學仁義道德。仁義道德學到一個程度，自己有受用，你要把這個仁義道德教化一般人。我們教天下人，沒有那種影響力，但是對於我們周圍、我們所接近的親戚朋友，我們可以拿這個互相勸告，這就是我們一個讀書人，人人可以辦得到的事情。何況自己學了仁義道德的話，從自己家庭裏面開始，你自己家庭可以治得很好，成為一個模範家庭。現在我們一般家庭裏都有很多問題，自己要是實實在在學仁義、學仁慈的話，家庭問題一點都沒有。你自己家庭治得好，左右鄰里鄉黨、你的親戚朋友，自自然然觀察你把家庭裏治得這麼好，他就會拿你做模範，你對他就有非常好的影響力。這就是我們一個讀書人、一個修道的人可以做得到的。

我們學孟子，這個道理在孟子每一章經裏面都可以顯示出來，他用的時候，那個角度不同。我們在今日之下運用的時候，把握這個原則，時時無論在什麼地方、在什麼時候，對待任何人，我們學孟子因材施教、因勢利導。拿佛法來講，我們勸人學佛要契理契機，契合根機也契合真理，果然這麼做，我們在人世間一方面修道一方面教化，在這當下我們生活得很充實，學道學得也很踏實。

(九)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孟子讀本第六頁第十三行開始，第九章。現在我們就看這一章經，這是孟夫子主動的跟齊宣王說這一段話。「孟子謂齊宣王曰」，就告訴齊宣王說，「為巨室」，巨室是什麼呢？比如說諸侯做宮室，諸侯做的宮室就是很大的建築物，這叫做巨室。為就是你準備要做宮室的時候，「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先要派出工師，工師就是管理建築的官員，先叫他去求大木，去選擇很大的一個樹木，樹木就是建築用的木材。「工師得大木則王喜」，這個官員他求到這個大木了，就找到了，王就很歡喜，因

為他這個工師能勝其任，交給他任務，他能夠勝任，能夠辦得好。「匠人斲而小之」，大的木材找來以後，當然就要叫匠人，匠人就是建築的工人，不是普通的工人，他是有建築技能的。他來把這個大木，大木是木材，他要建築的時候，當然要用斧子、用不同的工具，把它斲成可以用在建築上面，這樣一斲，當然斲小之。你這個王看原來那個大的木被匠人一斲小，無用的把它削掉，斲而小之，王就發怒了。為什麼呢，你把原來這個大木斲小了，你認為這個匠人不勝其任，好像這個事情辦壞了。

舉這一個比喻。下面就說到事實上面去了。孟子就說了，「夫人」，夫是語助詞，說話之前加一個夫字，是幫助語氣的，它沒有別的意思。下面就說一個人他「幼而學之」，年幼的時候求學。「壯而欲行之」，到年紀長大了，他要把幼年所學的，來實行。他幼年所學的是什麼呢？根據古人的注解，他學的是先王之道，學的是要實行王道的那個學問，所以他壯而欲行之。「王曰」，你這個國王遇到這樣的學人，他來到你朝廷裏辦事情，你告訴他「姑舍女所學」，姑且捨棄，這個舍字跟左邊加一個挑手邊那個捨字相同，在經典裏面就是用這個，跟那個是一個字，捨棄的意思。

你暫時把你所學的——要實行王道的那種學問，你暫時把它捨棄一邊，「而從我」，你聽從我的命令，我叫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則何如」呢？孟子就問齊宣王了，假如王是告訴那個人，你要完全聽從我的命令，何如，結果怎麼樣呢，這暫時不必說。

孟子又舉一個例子，也是個比喻。「今有璞玉於此」，假設現在有一個璞玉，璞玉是還沒有加以彫琢的，是個渾璞的玉石，這個還不能夠成為有用的玉器。這種璞玉「雖萬鎰」，萬鎰根據古人注解，鎰是什麼呢？古時候稱重量二十兩叫做鎰，萬鎰那就很重了，表示這個璞玉貴重，有萬鎰那麼貴重。雖然這麼貴重，「必使玉人彫琢之」，玉人他是專業彫琢璞玉的，你有這樣貴重的璞玉，必然要請玉人來彫琢。

下面就講「至於治國家」，現在講到你治理一個國家，你跟朝廷裏你所用的幼而學——學王道的那個人，這是你的臣子，你說「姑舍女所學而從我」，你叫他放棄他原來所學的那個王道之學，而聽從我的命令。你這樣指揮你朝廷的臣子，「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教玉人，各位在這裏注意兩個字，前面「必使玉人彫琢之」，必使玉人，就是派玉人來，你派他來你就不要干預他，就完全要他自己本著

他的所學的專業來彫琢。這一句是「教玉人」，教是你教他，你教他什麼呢？等於說你彫琢的技能暫且放在一邊，現在我來教你，你聽我的，我教你怎麼彫你就怎麼彫，是這個意思。所以教玉人跟使玉人意思不一樣。你果然使玉人來，你不要干預他，完全由他去彫那就沒事，會彫得好。你現在教玉人聽你的命令，你不懂得怎麼彫琢，你還來指揮他，這個玉一彫就彫壞了。所以說你要叫你朝廷的臣子捨棄他所學的，聽你的命令，就無異於教玉人聽你指揮，是一個意思。

孟子就教導齊宣王，你在朝廷裏面請來的那些臣子，既然請來那些臣子，你就聽從那些臣子，他從幼所學的那些王道，你就放手讓他去幫助你治理國家，這一定治得好。你如果不如此，你叫他把原來所學的擺在一邊，叫他完全聽從你的命令，你一個人的能力怎麼能夠抵得上那麼多的專業人才呢？比如說你治理國家，現在的一個國家治理分門別類多了，古時候雖然沒有現在這麼多，他必然要分教育、法律、行政，這個三部門古時候一定要分的，分成這三部門。你是個國君，你不能說這三部門的學問都懂。你聘請一個臣子來辦教育，你就聽從他在教育上的發揮。在法律

上，你就完全由懂法律這個臣子發揮他專有的學問來幫助你治理，行政上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如此，完全聽你的，你的學問不足以涵蓋那麼多。所以孟子教齊宣王要懂得、要相信專業的臣子，你的國家才治得好。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一八〇

(十)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這個燕讀焉讀平聲，「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齊人就是齊宣王，他去伐燕國，燕國是在齊國的北邊，就在現在的河北省以及河北省以上東三省的一大部分，那都是燕。齊宣王伐燕，勝之，把燕國打敗了。打敗之後，宣王就問孟夫子，他說有人，或人就是有人，這沒說什麼名

字，或謂寡人勿取，有人告訴我，寡人就是宣王說他自己，有人告訴我你不要取。取是什麼呢？你把燕國打敗了，你就把燕國取過來，取過來合併為你齊國的一個國家，把它併吞了叫取，你不要取過來。「或謂寡人取之」，又有人告訴我，你既然把它打敗了，你不如把它取過來吧，把它併吞過來就好了。

宣王就說了，「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萬乘之國本來是在夏商周三代的時侯，天子叫做萬乘之國，不過到了戰國，這些大國逐漸逐漸把小國滅掉以後，它的土地擴充，也都成為萬乘之國。這個時候齊國也是萬乘之國，燕國也是萬乘之國。他說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五旬是五十天，五十天我齊國就把燕國打敗了，舉之就是我打勝仗了，一舉就把燕國打敗了。這怎麼回事情呢？我齊國雖然是萬乘之國，燕國也是萬乘之國，怎麼這樣容易在五十天之內就把它打敗，這大概不是人為的。人為就是「人力」，全靠人力也「不至於此」，完全靠人力是辦不到的，那就是說這是天命。天的命令要把燕國交給我，那麼我就應該取了。如果我「不取」的話，「必有天殃」，那違背天命。「取之」，我現在要取之，「何如」呢？

可不可以取呢？要怎麼樣才取過來呢？就問孟子。

「孟子對曰」，孟子就告訴他，你要取之不是不可以，可以取，但有個條件，「取之而燕民悅」，燕國是萬乘之國，那麼多的民眾喜悅的話，「則取之」。這個古人也有先例，「古之人有行之者」，這個古是誰呢？「武王是也」，周武王伐紂成功，把殷紂王那個政權推翻了，他就把殷朝整個的天下取過來了，武王就是。「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你現在要取，你看看燕國的民眾不歡喜的時候，那就不要取。這個在古人也有這個先例，是什麼呢？「古之人有行之者」，那是誰呀？「文王是也」，文王那個時候，還在殷紂王那個時代，文王那時在西邊是個小國家，他這個國君的爵位不高，公侯伯子男，公侯伯，他還是個伯的爵位，是一個小國家。在那個時候雖然是個小國家，殷紂王的天下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有殷紂王三分之二天下各國的諸侯都嚮往於他，他能夠得到三分之二天下諸侯的民心。可是他那時候看看殷紂王般家的民心，看看時機還沒到，還不會完全喜悅的，所以文王沒有伐紂。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就以周武王伐紂的時候來

說，那個時候，萬乘之國來伐萬乘之國，民眾簞食壺漿，簞食用盛飯的那種器具，用竹子編的叫簞，用那個盛食物，漿是用壺，用壺盛著漿，叫簞食壺漿，那就表示一般民眾看討伐的王師來了，他們這些民眾來歡迎他。「豈有它哉」，它這讀托，豈有它哉，它跟我們現在讀他是一個字，這是正體字是它。豈有它哉，豈有別的原因嗎？沒有別的，「避水火也」。那些歡迎王師的，在那個暴政之下的那些民眾，就像在水深火熱之中來逃避水火，「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他們逃避水火，你來討伐他的國家，他們就這樣來歡迎，歡迎不是為別的，為著他們自己脫離水深火熱的那種災難。「亦運而已矣」，你這樣取它來，也就是完全合乎民眾的民意取過來。運是運行，用簞食壺漿一方面來歡迎你，一方面是逃避他們原來在那裏受水火的災難，運也是由他們運行過來，奔走過來投向於你。

你想想看，如果燕國的民眾這樣來歡迎你，你就可以取，否則的話你不能取。這個最重要的意思，取不取雖然舉出古人的例子，最重要的你要看燕國的老百姓歡迎不歡迎你，他們歡迎你，你可以取，不歡迎你，那就不能取。

(十一)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齊人伐燕，取之。」你看齊宣王聽了孟子的話，沒有聽明白，孟子告訴他，你要好好看看民意，結果他沒有看燕國的民意，他取下燕國。取了結果怎麼樣呢？不但燕國的民意反應，這裏沒有講，專講外面，那時國際上，南邊有楚國，在它東邊有魯國，再往西邊去有好多國，趙國等等還有秦國，這裏沒有提出那些國家。諸侯那些強大的國家，他一看齊國要把燕國併吞過去，壯大起來。你齊國把燕國併吞起來，原來你是一個萬乘之國，現在兩個萬乘之國加起來，在當時大的不得了，其餘國家就恐怕你這樣強大起來，對於那些別的国家就要繼續來侵佔他們，所以他們共同的來商議，商議什麼呢？商議就是謀，大家在討論了，所以「諸侯將謀救燕」，諸侯大家都在討論來救燕國，不要讓燕國被齊國併吞過去。「宣王曰」，宣王就問了，問孟子，「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諸侯多，不只一個諸侯、不只一兩國，很多的諸侯他們都來討論，商量要伐我，寡人就是宣王稱呼他自己，何以待之，我怎麼來應付呢？待之就是我怎麼來對付他。他們聯合起來救燕，救燕意思就是共同來討伐我，我怎麼來應戰。

「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臣是孟子稱呼自己，我聽說原來只有方圓七十里那麼大的範圍，他的國家只有這麼大，但是他的政治能夠為政於天下。七十里的國家，他實行王道的政治可以實行於天下，能夠得到天下。這是什麼？湯是也，是成湯王。「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成湯王七十里，他也不怕，沒有害怕，結果他能把政治推行到天下。我還沒有聽說有千里這麼大的一個大國家，就像你這個齊國，齊國是萬乘之國，土地面積就有千里方圓這麼大的一個國家，你這麼大的國家，你畏人，你還是畏懼他人，這麼大的國家還是畏懼別人、怕人家來討伐你，我還沒有聽說過。

沒聽說過，為著要使齊宣王相信他這個道理，他就舉出這個例子了，「書曰」，是《書經》，這個《書經》根據趙岐的注解，他說這是個逸書，逸書就是說在那個時候，趙岐是漢朝人的注解，他說在漢朝的人看《書經》上沒有下面提的這幾句話，它是散失的《書經》。但是後來在唐朝的注解，注疏它找出來了，他說在《書經》裏面有一個〈商書〉，〈商書〉裏面有〈仲虺之誥〉，有那一篇，它雖然與這裏面提

的文字，經文的句子有小小的不同，但是意思還是一樣的。在那一篇就說了。「湯一征，自葛始」，湯是成湯王，那個時候成湯王還是夏桀王的時代，夏桀王把天下搞得民不聊生，成湯王是個小國家，不過七十里那麼大的小國，他一開始來征討夏桀王，他從那裏開始呢？從葛這個小國家開始。「天下信之」，他一從葛國開始，一出兵的時候，天下各國的諸侯信之，都相信成湯王這個道德能力，認為他來征討夏桀王一定成功的，他成功之後對於大家都好，所以天下信之。結果天下民眾的反應如何呢？下面就說了，「東面而征西夷怨」，那時候一般民眾的心理，成湯王從東面開始征討夏桀王的時候，西邊的夷人、西邊的民眾怨恨。「南面而征北狄怨」，成湯王從南邊開始征的時候，而北方的北狄又抱怨了。他們為什麼抱怨呢？就說了，「奚為後我」，奚當何字講，為什麼，奚為就是為何，為何後我，這句話都是倒裝句法，奚為就是何為，後我就是把我放在後面。成湯王伐桀的時候，為什麼從葛開始，為什麼把我們放在後面，不從我這裏開始去伐呢？從我這裏開始伐，我就先得到拯救了，所以奚為後我。這就表示「民望之」，一般民眾希望成湯伐夏桀王，就如同「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就如同遇到大的旱災，一般人希望天上有沒有雲，有了雲一定

是下雨，霓呢？下雨之後就有虹霓，天上起了七彩的虹霓。表示在大旱災的時候，一般民眾就希望下雨，如同望雲霓，望雲霓就希望下雨，這是民眾的希望。

「耕者不變」，耕田的人，天下那些農人不變，繼續的在那裏耕作。成湯伐桀所到之處，農人知道對他們都有好處，他們不變更，繼續在那裏耕作。「誅其君而弔其民」，成湯王伐了夏桀王的時候，只把夏桀王趕出去、放逐出去，誅其君而弔其民，弔是當安慰講，安慰天下的民眾。「若時雨降」，就如同大旱，那些民眾望雨，這個雨就正好如人所希望的這個時候降下來。「民大悅」，天下人民就最歡喜、最喜悅。「書曰」這個按照趙岐的注解也是逸書，散失的《書經》，在這裏也可以就是〈商書〉上所講的，〈商書〉上〈仲虺之誥〉裏面也是這個意思，「徯我后，后來其蘇」，這是《書經》上兩句話。這個徯字就是等待的意思，等待、待我后，這個后是君主，我們希望我們等待的君主來了。我們的君主來，后來，君主來，其蘇，蘇，是好像田裏的禾苗，那些農作物在旱災的時候枯萎了，現在又活起來了，復蘇了。表示民眾在夏桀王那個朝代、那個時代大家民不聊生，困苦得不得了。現在把夏桀王趕出

去了，成湯王來了，大家生活就復蘇了、就好了。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現在如果說是燕國的國王虐待他的人民，王往而征之，你齊宣王去征討他，「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燕民以為你去拯救他，己就是燕國民眾稱呼他們的。他們以為你去拯救他於水火之中，把他們從水火之中拯救出來，所以「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他們民心原來是以為你去拯救他。沒有想到，「若」，假若，你去把燕王打敗了，如果要是連同民眾「殺其父兄」，把燕王也好、一般民眾也好，把他的父親兄弟殺了。「係累其子弟」，也把他係累起來。「毀其宗廟」，燕王的宗廟要把它毀掉。「遷其重器」，燕王國家寶貴的、貴重的東西，你也把它遷來，就把它搬到你齊國來。「如之何其可也」，這個怎麼能這樣辦呢？怎麼可以呢？不許可這麼做。

「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你這麼一做就把整個燕國併過來，併成你一個國家，天下固，固是當然，天下諸侯當然是畏懼你齊國的彊大，天下本來就怕你齊國彊大，「今又倍地」，現在又把燕國併吞過來又增加了一倍。而你又「不行仁政，是動天

下之兵也」，天下之兵，那些各國諸侯他不是來的，是你挑動來的，是你發動來的。「王速出令」，你趕快下命令，「反其旄倪」，旄是老年人，倪是年幼的人，你把這些人統統把他放回去。「止其重器」，那些重器寶貴的東西，你趕快把它止住，你不要搬過來，你要把它放回去。「謀於燕眾」，你跟燕國那些民眾，你跟他們商量。「置君而後去之」，共同的徵求民意，找一個新的燕國的君主，這就是立，立一個新君主。而去之，你回到你齊國來，「則猶可及止也」，止，就是各國諸侯看你這麼一做，他就自然不會來伐你齊國了，他不會救燕國了。

燕國你為它立了個新的君主，燕國還存在，他沒有名義來救燕國了，所以猶可及止，來得及。你問我怎麼樣對待，我告訴你，你這樣對待，你不費任何的力量，自自然然的讓各國的諸侯自動解散了。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一九二

(十二)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鄒與魯鬪」，鄒那個時候是一個小國家，就在魯國的境內，後來就變成魯國的。那個時候還沒有歸於魯國，還是一個獨立的小國，就是現在的山東省鄒縣，山東省的鄒縣就是那個時候的鄒國。在當時那是一個國家，它跟魯國起了鬪。鬪這個字是兩方面在鬥爭了，鬥爭動了武器，意思就是作戰，鄒國與魯國作戰。「穆公問曰」，穆是鄒國的鄒穆公，問孟子，孟子也是鄒國人，所以鄒穆公就問孟子，孟子

那時候是一個大賢人，所以穆公要把這樁事情來請教於他。穆公說了，「吾有司」，有司是鄒國的那些官員，他說我的官員，就是他的臣子。「死者三十三人」，跟魯國作戰死了三十三個人，一個小國家死了三十三個官員，一定是一樁大事情。「而民莫之死也」，可是我的一般民眾沒有一個為了我的國家跟魯國作戰，官員死了三十三個人，而民眾沒有一個人死的，這表示民眾不幫助國家來對抗魯國。這些民眾「誅之」，要誅殺他，「則不可勝誅」，民眾那麼多究竟懲罰誰好呢？「不誅」是不懲罰他，「則疾」，疾是鄒穆公自己，我心裏太難過了，我很痛恨，疾的是什麼呢，「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視是誰視？就是那些民眾，民眾看他的長上——長上就指的那三十三人，那些幫助穆公治國的，幫助穆公去跟魯國作戰的那些官員、這些長上。那些民眾就看他們的長上，長上就是民眾的長上，就是在上位的長官，看他們死而不去救，民眾大家不一起來救他們。「如之何則可也」，看那些民眾見死不救，我不去誅他、不去懲罰他，怎麼說得過去呢，就問孟子。

「孟子對曰」，孟子就答復鄒穆公說，「凶年饑歲」，凶年，一般農作物或者是

遇到旱災，或者遇到其他種種的原因，農作收成沒有了，收成不好。饑歲，饑荒之歲，民眾缺乏糧食。「君之民」，穆公你的國民「老弱轉乎溝壑」，年紀老的人、年紀幼小的人，他們饑荒之年沒有得吃，輾轉的餓死的餓死，受飢餓沒得吃的沒得吃，他們流落在溝壑裏面，溝是田邊水溝裏面，壑是山上山溝裏面，山上大壑裏面。老弱者，你看這多麼慘。「壯者」呢，年輕人，他們沒有轉乎溝壑，他們還有力氣，他們就散了離開家了，離開家「散而之」，這就是前往，到別處去了。到那兒去？到「四方」，散到四方各自謀生去了，「幾千人矣」，像這樣的話有幾千人。鄒國小國家沒有多少人，這樣的老弱在溝壑裏面，壯年的人散到四方，合起來有幾千人。「而君之倉廩實」，君之倉廩，你這個國家國庫裏面，國家有糧倉，糧倉就是倉廩，儲存的糧食，包括稻穀、碾的米等等。還有呢，府庫，府庫是各種的財物，包括武器、貴重的金銀財寶在府庫裏面，你的「倉廩實」，實就是很充實，「府庫充」也是滿滿的裝得很實。「有司莫以告」，你說有司死了三十三人，那個有司平時看見你國內的民眾死在溝壑裏面，散到四方去的，這種淒慘的狀況，你的有司沒有報告你。而你的倉廩、府庫儲存的糧食、財寶那麼多，你沒有拿出來救濟他們，這「是上慢

而殘下也」，有司沒有報告你，使你的倉廩、府庫沒有拿出來救濟那些國民，你是上慢，慢是傲慢，沒有看到那些民生疾苦。殘下，殘害在有司之下的那些民眾。這是上慢殘下。

孟子說到這裏舉出古人，古人是春秋時代孔子的大弟子曾子，「曾子」曾經說「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戒是戒慎恐懼，心理要警戒。為什麼呢？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你做出來的善事情對人好，人家將來也回報你，也拿這個善意來報答你。你做的那些對人有害的，做些壞事情，做出來了，將來別人也拿惡意、惡的事情來回報你，所以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爾是你，你做的善事有善報，你做的惡事也有惡報，這是曾子過去講的。既是善惡都有報應，所以你做事情要戒慎恐懼。「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這是說給穆公聽的，夫民，鄒國的民眾，至今而後得反之也，他們就得了機會將來就會來報你了。今是指現在跟魯國作戰的，死的那麼多人，他已經用他們民間的這個意思，死的三十三人算是得到報應了，這還不算，後，以後還要報。「君無尤焉」，你這樣一想，你做鄒國的國君，尤是你不要責

備你的民眾——鄒國那些民眾，你怪他們見死不救，你不能怪他見死不救，民眾對於你的有司早就抱怨了，你不能責備他們，無尤焉。

「君行仁政」，你趕快實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現在雖然你跟魯國作戰，被魯國把你打敗了，也死了這麼多人，只要你現在實行仁政，還來得及，斯民，原來有怨恨的那些人民，只要你一實行仁政，他就能夠轉變，轉變過來親其上、死其長矣。你在上位的君主，他自然來親近你，來擁護你，而將來再有作戰的時候，他一定一同幫助有司來替國家救國。就是作戰死，他也不在乎了，他也不怕了，死其長矣。死其長矣就是見了有司要戰死的時候，他會來救，就是自己作戰死了，他還是要來救國的。

這是孟子勸告鄒國的穆公，這一次事情過了，你不要責備民眾，你把責備民眾的這個心理，換過來實行仁政、關懷他們。民眾的民生疾苦你要放在你的心上，民眾所受的這些困苦，就如同你自己所受的困苦一樣，這就是一個仁君。你能夠這麼做，那些民間的願望馬上就改過來，都來親近於你。孟子講這個道理，如果穆公採

納的話，的確是馬上就可以改變過來，聖賢講的話是個真理，在那時候是這樣，就是到現在這個民主時代，仍然這樣。民主時代雖然大家說要講究民意，要民意調查，選舉的時候要去拜訪選民，在現在你真正要贏得選票，那樣做是不夠。一定要拿孟子所講的，從自己內心裏面出發，誠心誠意的為民眾，你要希望當選之後，你完全為民眾來辦事情，不是為自己的利益。今日之下講選舉，還是需要孟子講的這個道理，果然照孟子這個道理，你去競選絕對能夠選得上，沒有做到孟子講的這個道理，那就很難了。

(十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滕國，「滕小國也，間於齊楚」，我這個小國家在齊國楚國這兩大國之間。「事齊乎，事楚乎」，我這個小國家總是要靠一個大國，我究竟是靠齊國還是靠楚國？靠齊國我就要盡心盡力事奉齊國，靠楚國的話，我就要事奉楚國。我現在拿不定主意。我來問問你老夫子，問問孟夫子。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你問我，你跟我商量，我這個能力很難替你想出辦法來，很難想得出來。「無已」，你既然問我，我沒有辦法，「則有一焉」，只有一個辦法。什麼辦法呢，「鑿斯池也，築斯城也」，你把你的國家城池、城牆築得很好，城牆外面那個水池——護城的護城池，你把它鑿得很好。「與民守之」，與你

的國民共同的保守這一塊土地、保守你的國家。「効死而民弗去」，你一切與民眾有福同享、有患難同當，你跟你的民眾，一切都是與民相處打成一片，民眾自自然然就報効你的國家，就是到死他也不會去的。「則是可為也」，這個辦法你可以大有可為的。

這是孟子告訴他這樣辦，你如果說是事齊事楚，孟子說我看這都不必了，用不著。你能夠辦得到的話，就是與民相守，與你的國民，讓他們能夠報効國家，効死勿去，這個可以做的。

(十四)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國人，齊國是大國，將築薛，薛是一個小國家，後來這國家被滅掉了。這個時候齊國在薛這個地方築城，吾甚恐，齊國在薛這個地方一築城，他這齊國就變成壯大起來了，這個薛地一定是聽從齊國的指揮，或者也可以是變成齊國的力量，所以說我很恐慌。如之何則可，我這怎麼辦呢？

「孟子就對曰：昔者大王居邠」，周家那時大王，大王的兒子王季，王季的兒子是文王，大王就是文王的祖父，他居在邠這個地方，邠是大王的小國。「狄人侵

之」，狄人就是在那個地方的外族，來侵犯他。「去之」，大王就離開了，離開邠那地方。之，之是往，往什麼呢？到岐山，「岐山之下居焉」，在那裏安居下來。「非擇而取之」，不是選擇岐山之下而取之，「不得已也」，邠那一塊地方受到狄人的侵犯而搬到岐山之下，把邠那個地方就讓給狄人了。所以他搬到岐山之下並不是選在岐山之下，而是不得已的。

大王這麼一搬、一讓，讓是個好事情，不跟狄人作戰，一作戰兩方面都有死亡的，一死亡這是好事情嗎？他這一讓雙方都好，避免作戰，不會死人的，所以「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苟是真實的，誠然是做一個真正的善事情，他的後代子孫必然有王天下的。這就指的大王，大王到後來文王、武王，武王就伐紂成功了。所以說到「君子創業垂統」，君子他只管創業，創的王業、做的事情合乎王道的這個事業。垂統建立一個制度，這種制度是個法統，能夠傳到後來，垂就是傳到後來，「為可繼也」，傳到後來，讓他子孫能夠繼承所創的這個王業。在他本身來講，「若夫成功則天也」，本身成功是天命，不成功也是天命，到後代的子孫一定能夠

成功。

「君如彼何哉」，君指的滕文公，你與大王一比較之下，如何呢？大王那個時候居住在邠那地方，比你大不了多少。他這麼一讓，這是一大善事，到後來果然得了天下。你現在不必考慮，你不必恐怕齊人築薛，你儘管自己「強為善而已矣」，你勉強做這些善事情。做善事情怎麼做？你就學大王，大王是讓開來，你也不必完全讓出來，你儘管現在就推行善政，實行仁政。齊人現在只是築薛而已，還沒有像狄人那樣侵犯大王，他現在還沒有侵犯到你，你現在趕快實行仁政。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十五)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効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我滕國是個小國家，「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竭力就是盡力，盡我的力量來事奉大國，則不得免焉，我仍然免不了這些大國還來侵犯我。「如之何則可」，我怎麼樣能夠跟這些大國相處下去？

「孟子對曰」，孟子還是拿周家的事情來告訴他。「昔者」，在從前，「大王居邠」，就是前面那裏講大王居邠。「狄人侵之」，狄人來侵犯他。「事之以皮幣」，送那些皮幣，皮是什麼呢？邠那些地方出產那些狐狸、那些很好的皮，能夠冬天做出衣服那個非常好的裘。幣呢？那些用絲織品織出來美好的那種絲質的東西，拿這些東西送給他們，「不得免焉」，還要繼續來侵犯。再呢，「事之以犬馬」，送那些名貴的犬馬，還是「不得免焉」。又「事之以珠玉」，用那些好的珠玉那些珠寶，還是不得免。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大王就屬，屬就是召集，把他在邠的那些耆老，耆是什麼呢？年歲到了六十歲，就叫做耆了，老是一般老年人的通稱。把這些耆老召集來、匯聚起來，而告之，告訴他們，「曰」，告訴他們說什麼呢？「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就是一再把這些名貴的東西送給他們，他們還繼續來找我們麻煩，我想他們所想的是我這一塊土地，既然如此，我想，「吾聞之也」，我聽說「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所以養人者，養人是什麼呢？土地，指的是土地，土地種的五穀所以能夠養人，一個君子不要因為他的能夠養人的土地，不要因為這個——保

守這個土地來害人。害人是什麼呢？你要保守這個土地不放棄的話，那個狄人一再的向你挑戰向你侵犯，你要保持這塊土地就得跟他作戰，一作戰就要死人的，打勝仗打敗仗都要死人，這不是好事情。如果這樣為了保守自己的土地，一動武一作戰就害人，害死多少人，狄人固然要死，你這邊也會死人的。這叫害人，所以君子不要因為土地來害人。害人一方面是恐怕自己的國民因作戰而死，同時那個狄人，狄人要你的土地，你跟他作戰的時候，他也要死傷很多人。你這一讓出去的時候，兩方面就沒有事情了，所以不要因為以土地害人。

「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大王告訴耆老，就是說狄人所欲的、所希望、所想要的是我的土地，既然要我的土地，那麼我就讓，怎麼個讓法子呢？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大王說我讓他，我一個人我就離開這個地方，讓你們，對耆老講，耆老就是邠地這個國家它的那些人民，你們不怕沒有君主，那個狄人他要的是土地，我讓開來之後，他們來治理的時候，他照樣是可以做你的國君、做你的君主，所以你們不要害怕、不要憂患。那麼「我將去之」，我就離開這個地方，「去邠，踰梁山」，我去

那裏呢？我就離開邠這個地方，而過梁山，過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邑就是在那裏建一個小的城市，在岐山之下建立小的城市，居焉，到那個地方我就安居在那裏。你們繼續留在這裏，你不要害怕沒有君主，自然有君主來的。

說了之後，「邠人曰」那些耆老大家都說了，「仁人也」，大王實在是個仁君，「不可失也」，我們不可沒有他，不能失掉他。「從之者如歸市」，邠的地方那些人民，就是追隨於他，就像歸市一樣。歸是什麼呢？歸當趨字講，大家好像到市場上去。到市場上幹什麼呢？古時候都是以物易物，我所要的東西沒有，我到市場上要，我拿什麼呢？我把我的東西到市場上跟人家交換，交換得來了，正好我所要的東西、需要的就來了。所以大家都是歡歡喜喜的到市場去找他所需要的東西，交易，交易是交換，交換東西。那些邠的地方人要跟大王到岐山之下，就像到市場上交易那樣的心理很愉快，如歸市。這是一者。

「或曰」，孟子說另外有一個意見，「世守也」，世守啊，你把你的國家的土地，你好好保守下來，守住這個地方，「非身之所能為也」，你的國家是你的祖宗交給你

的，祖宗受天子封的，封給你這一塊土地，你承受下來你有責任保守這一塊土地。你本身不能作主，「非身之所能為也」，你本身不能作主、不能處分它。「効死勿去」，你應該在你的土地上跟你的人民共同在一起，不要離開，讓所有的民眾報効國家，至死不要離開。

「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把這兩方面辦法，一者，國君自己讓開來，一者，國君跟你的國民一同死守在這個地方。你滕文公你自己選擇，這兩者你看看那一方面好，你自己好好選擇。究竟採取那一種，要靠智慧。滕文公既然問孟子，孟子提出這兩者辦法，滕文公拿不定主意，當然還繼續問孟子，孟子的智慧可以告訴他選擇那一種。

孟子研讀講記(一)

【梁惠王下】

(十六)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魯平公將出」，魯平公將要出門了。「嬖人臧倉者請曰」，嬖人是魯平公很親信的人，但是嬖人他人品不大好，不能稱為君子，是個小人，專門在魯平公面前講那些討好魯平公的言語，所以得了他的信任。魯平公將出的時候，這個臧倉就請曰：就問魯平公，「他日君出」，他日是在以前，以前平常的時候，平公你出去的時候，「則必命有司所之」，必定是告訴有司所之，你到那裏去，「今乘輿已駕矣」，現在你乘輿，你的車輛已經準備好了，馬都已經是準備出發了，但是呢「有司還未知所之」，有司就像衛隊一樣的，他們還不知道你到那去，「敢請」，這個嬖人說我想請問一下你將到那裏去。

「公曰」，魯平公就說了，「將見孟子」，我要去看看孟子。「曰：何哉」，嬖人就問了，你看孟子是怎麼回事情，你為何要看他。「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孟子是一個匹夫而已，你何必自己輕身，身是指的魯平公，你去看他。「以為賢乎」，你認為孟子他是個賢人嗎，我看不然。賢者識禮義，他懂得禮義，而孟子怎麼呢，「後喪踰前喪」，他後來喪母，辦理喪事的時候，超過他原來辦的喪父，後喪是母

親後喪，前喪是先喪父。「君無見焉」，你不要去看孟子，孟子他不是個賢人。「公曰：諾。」平公就答應，不要去了。

「樂正子入見曰」，樂正子是孟子的學生，就去見魯平公，「君奚為不見孟軻也」，奚為是何為，你為何不見孟軻呢？孟軻是孟子的名，「曰」，魯平公說「或告寡人曰」，有人告訴我，「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孟子後來替母親辦理喪事，隆重的情形超過他為他父親辦的喪事，這個不算是賢人，「是以不往見」，所以我不去看他了。「曰：何哉。」樂正子就問這是什麼道理，為什麼不去看呢？你所謂踰是什麼意思？「前以士」，孟子原來是一個普通的讀書人，後來是個「大夫」，以士人辦喪事祭品是「三鼎」，後來是大夫的身分，辦理喪事的祭品要「五鼎」。「曰：否」，魯平公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是「謂棺槨衣衾之美」。樂正子又說這個不算是，「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棺槨衣衾之美不算是踰的，這是貧富不同。為什麼呢？在士的時候，棺槨衣衾財力不夠，簡單一點。到了做大夫的時候，衣衾棺槨很完備，那是財力夠，這個與禮是不相關的，所以是貧富不同而然。

說完之後，「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克是樂正子的名字，他說我把這一樁事告訴君了，君本來是來見的，嬖人有臧倉這個人他阻止魯平公，所以他不果來，他後來就不能夠來。「曰」，孟子一聽說，「行或使之，止或尼之」，君行他就來，有人使他來，止，不來也有人阻止他，「行止非人所能也」，不是人力所能辦得到。「吾之不遇魯侯」，我跟魯侯君臣不能相遇，是「天也」，是天命，「臧氏之子」，那個嬖人「焉能使予不遇哉」，他那能使我不能跟魯平公相遇？這不是他的力量，這是天命。

最後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研究孟子，最後這幾句話要多念幾遍，是天命，行或止不是人所能為的，遇與不遇是天命。你看看，孟子對於嬖人沒有怨恨的心理，歸於天命，這就是孔夫子常常所講識天命。我們學孟子、學儒，最重要的就要學這個道理，然後我們處在這個世間，我們修道才是真正有工夫。

聲 明 書

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文字檔光碟），所有著作之重製、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同意皆不受時間、地域、次數、對象等任何限制，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或任意更改內容，改變著作原意，影響大眾權益，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

公元二〇一三年五月八日恭印結緣（贈送品）

孟子研讀講記（一）
（二版）

講述者：徐醒民先生

出版者：雪明講習堂

住址：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

電話：○九三二七○八四八七

承印者：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住址：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

電話：（○四）二三一三三八三七八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孟子研讀講記. 一, 梁惠王上、下 / 徐醒民主講述.
-- 二版. -- 彰化縣花壇鄉 : 雪明講習堂,
2013.05

面 ; 19×26公分

ISBN 978-986-89177-5-0 (平裝)

1. 孟子 2. 研究考訂

121.267

102007505